

論語與做人

袁定安 著



世界書局印行

「做人難！做人難！」這是普通社會上常容易聽到的唉聲。甚至有的人說：「做人還不如做禽獸。」這是多麼消極！多麼沉痛！多麼憤激！實則做人難，做禽獸也未必容易！何況儘管我們癡心妄想做禽獸，好，事實上我們到底是人；我們的自身和環境種種，不容我們去過禽獸生活。這卻怎麼樣呢？不行；那麼，自處之道，非將做人的問題謀一解決不可。作者覺得論語這本書，對於此問題有相當補助，特為提出來貢獻給大眾。因為論語既是儒家祖師孔子學說的討論集，又是記載他門中數十位學子人格的交換情形及其各自的生活狀態；而他們所討論的學說，又都是切近人生的問題。所以牠不是甚麼寫意的空談，抽象的理論，乃是具體地指示我們以某種人應該怎樣做；某人有某種性質才能與境遇，用甚麼態度，做甚麼事業，有甚麼成就。因此，我們藉以探究孔子整個學說固宜，尤須把牠當作人格課書讀。

新化臥雪山人袁定安謹識



本書敬獻給

先慈彭太夫人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七日生
一九三七年四月八日歿

她生長在一個儒者的家庭受過相當教育

雖家庭經濟極度困乏仍苦力造就子女們

凡例

一、本書理論，以論語爲主；惟爲廣大其說，亦不厭旁引經子史傳，藉資印證。

二、本書所用論語語句，約佔原書十分之九點五，統於括弧內，注明篇目；其他引自經子史傳者，文下惟載出處，不用括弧，以資識別。

三、本書着重人格之描述，故下編論語人物較上編論語學說特多；良以論語原爲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錄，匪第研討問題，且關於人格之顯示與訓練。

四、本書所引古典，非敢必其記載確鑿無訛，姑錄存以備考云耳。

目次

緒言

一 論語的沿革 二 論語的編纂 三 論語的命名 四 論語的內容 五 論語的價值——學說上的評估——道德上的評估——實用上的評估 六 論語的地位

上編 論語學說

第一篇 論語的人生觀……………七

一 積極的精神……………八

二 中庸的態度……………一一

三 道德的綱領……………一三

(甲)孝——1 孝順——2 孝敬 (乙)仁——1 仁之體——2 仁之相——3 仁之用

四 人格的標準……………一九

(甲)高等的人格——1 聖人——2 君子——君子的名義——君子的修養——君子的思想——君子的氣節——君

子的情態——君子的儀表——君子的才具——君子的自治——君子的處世——君子的待人 (乙)次等的人格——

1 善人——2 有恆者

第二篇 論語的性命觀……………三九

一 性論……………三九

(甲)世子說 (乙)告子說 (丙)兩或說

二 論命……………四三

第三篇 論語的教育觀……………四五

一 教……………四六

(甲)教旨 (乙)教法——1 基於學生的個性教授——2 基於學生的心情教授——3 基於學生的才力教授 (丙)教科

二 學……………五五

(甲)爲何要學——1 從求知言要學——2 從成德言要學——3 從致用言要學 (乙)所學何事 (丙)怎樣的學——1 勤奮——2 多記——3 思疑——4 會通——5 實習

三 士……………六四

(甲)士的品第——1 上士——2 中士——3 下士 (乙)士的精神 (丙)士的態度 (丁)士的處世——1 怎樣處常——2 怎樣處變 (戊)士的達德——1 質直——2 好義——3 察言——4 觀色——5 思慮——6 下人

第四篇 論語的政治觀……………七七

一 賢才主義……………七九

(甲)賢才主義的根據 (乙)賢才主義的實行

二 節化主義……………八二

(甲)德化主義的背景——1當代的重稅政策——2當代的重刑政策 (乙)德化主義的意義 (丙)德化主義的功用——1悅近之道——2來遠之道

三 正名主義……………九三

四 安民主義……………九七

(甲)富民 (乙)牧民

五 大同主義……………一〇一

下編 論語人物……………一〇二

第一篇 論語的仲尼觀……………一〇三

一 孔子的先世述略……………一〇三

二 孔子的出生成長……………一〇五

三 孔子所處的環境……………一〇七

(甲)家庭景况 (乙)家鄉地理——泰山與其影響 (丙)社會情形——禮文甚盛——君子頗多 (丁)國際大勢

四 孔子時代的思潮……………一一〇

(甲)時代的認識 (乙)思潮的湧現

五 孔子所受的教育……………一一六

孔子求學之勤——孔子從師之多

六 孔子的日常生活……………一二〇

(甲)私人生活——1 飲食 2 起居 3 情感 4 意志 5 言談 6 儀表 7 態度 8 信仰 (乙)家庭生活——1 父子 2 夫婦
(丙)社會生活——1 投身社會的準則 2 幾種特別的關係——鄉鄰——朋友——門人——弱者——君上

七 孔子的政治生活……………一四〇

(甲)仕於魯——爲中都宰的政績——司空司寇的政績——攝行相事的政績 (乙)仕於衛——衛靈公際可之仕——衛出公公養之仕

八 孔子的遊歷生活……………一四八

(甲)適齊——1 學韶 2 論政 (乙)適周——1 問禮樂 2 親問堂 (丙)適衛 (丁)過匡 (戊)適宋 (己)過鄭
(庚)過蒲 (辛)適晉 (壬)在陳 (癸)適楚 (子)返魯

九 孔子的終身事業……………一六二

(甲)序書 (乙)贊易 (丙)刪詩 (丁)訂禮 (戊)正樂 (己)修春秋 (庚)終身

十 孔子人格的品評……………一六九

(甲)孔子自評——1 從學問上與時人品評 2 從處世上與前賢品評 (乙)當代輿論——1 反對孔子的隱士意見
2 在位執政的大夫意見 3 普通一般的平民意見 (丙)弟子贊美——顏子——曾子——子貢——有若——宰我
(丁)後賢景仰——1 子思 2 孟子

附孔子年譜……………一八一

第二篇 論語的孔門觀……………一八七

一 總論……………一八八

(甲)性別 (乙)派別——1 孟子書的派別觀 2 韓非子的派別觀

二 分論……………一九一

A 顏回……………一九一

(子)顏子的學問——1 怎樣為學——知學——好學——樂學 2 所學何事——博文——約禮 (丑)顏子的德行

(寅)顏子的志願 (卯)顏子的處世 (辰)顏子的終身

B 曾子……………一九八

(子)曾子的孝行 (丑)曾子的學養——1 曾子對於學問的講求 2 曾子對於孔學的體認 3 曾子對於自修的學問

4 曾子對於同學的輔助 (寅)曾子的氣節 (卯)曾子的處世 (辰)曾子的終身——1 遺言 2 全歸 3 易簣 4 後事

C 有子……………二〇七

(子)有子的學問——1 學問的方法 2 所好的學問 (丑)有子的人格——1 人格的重心 2 人格的高尚 (寅)有子的國家觀念——1 國家以人民為主體 2 人民對國家應愛護

D 閔子……………二一一

(子)閔子的德行——1 孝友 2 廉潔 (丑)閔子的情操 (寅)閔子的學問——1 求學問的態度 2 致力的學問

E 子貢……………二一四

(子)子貢的能幹——1 善辯 2 善買 3 善政 (丑)子貢的方識 (寅)子貢的學問 (卯)子貢的修養——1 改過向善 2 推己及人 (辰)子貢的處世——1 待人的態度 2 與人的關係

- F 子路……………二二〇
- (子)子路的勇敢 (丑)子路的政才——1善治獄 2善治軍 3善治政 (寅)子路的性質——1野 2剛 (卯)子路的善德——1孝 2信 3義 (辰)子路的修養——1無慾 2寡過 (巳)子路的殉難
- G 子夏……………二三一
- (子)子夏的學問觀——1學的重心 2學的進步 3學的作用 4學的專長 (丑)子夏的教育觀——1教育的目的 2教育的次序 (寅)子夏的君子觀——1在學問上說 2在儀態上說 (卯)子夏的生活觀——1家庭生活 2社會生活——子夏和甚麼人論交——子夏是怎麼樣論交 3政治生活——政治與道德——政治與學問——政治與措施
- H 子游……………二四一
- (子)子游的學問 (丑)子游的特行 (寅)子游的政績 (卯)子游的孔子觀
- I 子張……………二四三
- (子)子張的大度 (丑)子張的學問 (寅)子張的行爲 (卯)子張的喪亡 (辰)子張的品評
- J 子賤……………二四六
- (子)子賤治單的政績 (丑)子賤人格的高尚
- K 仲弓……………二四九
- (子)仲弓的身世 (丑)仲弓的人格 (寅)仲弓的才具 (卯)仲弓的特行
- L 伯牛……………二五一
- (子)伯牛的德行 (丑)伯牛的病患

M	宰我	二五一
	(子)宰我的口才 (丑)宰我的不德	
N	冉有	二五三
	(子)冉有的才藝 (丑)冉有的政事 (寅)冉有的性質 (卯)冉有的行贊	
O	子華	二五七
	(子)子華的能幹 (丑)子華的孝養	
P	原憲	二五七
	(子)原憲的清高 (丑)原憲的學問	
Q	子長	二五九
R	子容	二五九
	(子)南容的就學 (丑)南容的德行 (寅)南容對於文化的貢獻	
S	子開	二六一
	(子)漆雕的學問與派別 (丑)漆雕開的德行與善言	
T	子羽	二六三
	(子)澹臺滅明的遊學 (丑)澹臺滅明的特行	
U	子遲	二六四
	(子)樊遲的求學生活 (丑)樊遲的仕宦生活	

V 子牛……………二六六

(子)司馬牛的身世 (丑)司馬牛的學問

W 子羔……………二六八

(子)子羔的愚性 (丑)子羔的孝行 (寅)子羔的政治生活

X 子期……………二七一

(子)巫馬期的操守 (丑)巫馬期的治功

Y 琴牢……………二七二

Z 申根……………二七二

a 曾皙……………二七三

b 顏路……………二七三

三 名表……………二七四

(甲)考異 (乙)題名

第三篇 論語的古人觀……………二八二

一 三代三聖……………二八二

(甲)堯舜禹人格的高尚 (乙)堯舜禹開創的文化 (丙)堯舜禹政治的成績

二 般末三仁……………二八六

(甲)微子 (乙)箕子 (丙)比干

三	周的至德·····	二八九
	(甲)泰伯 (乙)文王	
四	兩大霸主·····	二九一
五	魯卿大夫·····	二九一
	(甲)臧文仲 (乙)季文子 (丙)臧武仲 (丁)孟公綽 (戊)卞莊子 (己)孟之反 附魯二名士——微生高——	
	原壤	
六	衛諸君子·····	二九六
	(甲)蘧伯玉 (乙)寧武子 (丙)史魚 (丁)公叔文子 (戊)孔文子 (己)祝鮀 (庚)王孫賈 (辛)公子荆	
七	齊三賢臣·····	三〇二
	(甲)管仲 (乙)晏平仲 (丙)陳文子	
八	楚二令尹·····	三〇八
	(甲)子文 (乙)子西	
九	鄭賢子產·····	三一〇
	(甲)子產的爲政 (乙)子產的人格	
十	一班逸民·····	三一九
	(甲)伯夷叔齊 (乙)柳下惠少連 (丙)虞仲夷逸	

論語與做人

袁定安編著

緒言

一 論語的沿革

論語原有三種，即魯論、齊論和古論。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合璧所得謂之古論。向例據漢書藝文志：漢代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吉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古論語，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行，後馬融爲之訓說。何晏集解。

古論計共二十一篇，較魯論多一篇，即自堯曰篇。子張問何爲可以從政，句起分篇，次既不相同，文字也有四百多和魯論異。齊論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共計二十二篇，章句也較魯論稍多。至於魯論，相傳牠原來共只二十篇，其中字句頗有更動。唐陸氏釋文說：鄭玄曾據齊古論讀正魯論凡五十事。

何解論語有這麼三個不同的本子呢？皇侃說：「簡章缺落，口傳不同耳。」漢張禹善古論，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王吉庸生受齊論，他比較三本異同得失，擇善而從，編一混合論語行世，授於成帝，後周咸包氏并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即據是本作注，何晏又集衆注而爲之解，自是以後，論語不能復分。唐書藝文志已不載齊古論篇目。

二 論語的編纂

論語的編輯人，鄭康成說是仲弓子游子夏；其說不合書內所表現的時間性。因為孔門弟子以曾子最年幼，泰伯篇載有他臨終的言論，非仲弓等所編纂也。顯然程子以論語爲有子和曾子門人所纂輯，所以書中獨二子以子稱，其他孔門高士如顏回子貢皆稱名，這說雖在時間上無問題，可是又與書內事實相背。因爲雍也篇稱冉子，先進篇稱閔子，豈不又要以爲冉閔門人所編，而且柴也愚章直書參名，足見曾子獨以子稱的理由不能成立。宋代學者原也有的疑其非是，所以楊龜山說：『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以有曾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這個解釋，與其說楊氏辯護師說，毋寧說自認不是。憑論語內容觀察，我們知道記述者不止少數，編輯人也非二三子，以致二十篇中有許多重複語句。例如『巧言令色，鮮矣仁』見於學而與陽貨；『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見於學而與里仁；『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見於學而與子罕；『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見於雍也與顏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見於泰伯與憲問；『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見於子罕與衛靈公；他如南容可妻，公冶長與先進所載也相類不相及。假使論語爲少數人所編纂，他們爲甚麼不刪除其雷同點呢？至於這些編輯人究竟是誰，勢難確指；籠統的說是孔門再傳弟子，不會有錯，他們故不但可記曾子死事，又將子張子夏門人的話一併採入，所以論語成冊當去孔子已遠。正如論語通說：『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人共所撰錄也。』

他們爲甚麼要公同撰錄呢？邢昺論語疏序說：『夫子既終，弟子恐離居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

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爲一法，謂之論語也。」據這說法，是羣弟子爲保存聖訓而書，以之說明羣弟子記述之旨則可，至其直認論語爲七十子所作成冊則非。

論語成冊原非一時，日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彼由說：「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三集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爲二十篇云。蓋觀鄉黨一篇，其體制要當編在全書之最後，而今適居第十篇，則知前十篇本已自成爲一書矣。」按伊藤仁齋以論語非一次所撰定，誠然，惟其謂上論在下論先，執鄉黨體制應居最後爲由，不足據。因爲鄉黨列居第十，乃成書後改定的位次，古論故列鄉黨爲第二，見皇侃論語通，足徵原本篇次并不一定，似乎原先有好些記載孔子的語錄發見，儒者一一徵集，積少成多，後始經人釐訂其篇次。釐訂篇次之際，是就儒者已搜藏的整章分爲二部，一部以鄉黨爲殿，一部以堯曰爲殿，并非有先後存於其間，惟各篇發見則有先後，然已不能復考。看到各篇篇名，皆不能包括各該篇內容，現得那是隨時發見而隨時收編者，至於改定成今本篇次的人，當在漢代。

三 論語的命名

論語何爲得名？

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梁劉勰文心雕龍說：

『聖哲繫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論說篇

宋邢昺論語疏說：

『論者，綸也，翰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翰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萃賢集定，故曰撰也。』

四 論語的內容

論語共二十篇，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這些篇目，并不能概括其篇大旨，似乎是編者隨意將開首二三字以爲篇名，聊以示別此一簡編與彼一簡編，卒而篇并不專門論學，爲政篇并不專門論政，內容散亂複雜，毫無系統可言，全書有分類整理的必要。

論語內容雖然複雜，牠卻也有一定的重心，不外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并若干古聖遺訓；那些遺訓是因與孔子學說相類而聯帶附及。

五 論語的價值

論語有甚麼價值？這有幾方面的評估。

(甲)學說上的評估 論語爲記載孔子學說的專冊，捨論語不足以明孔子學說及其生活情態書中所載，雖不敢必其皆爲純然可靠的材料，究竟大體上有大量的真理在。孔子學說爲我國的大成學說，論語關係至重，牠的價值寧有限量。

論語又不單記孔子學說而已，兼及古代名聖心傳，對古代文化有過簡明的敘述和論斷，是以在古代文化上牠也有相當貢獻。漢趙岐孟子題辭中有話說：『論語者，五經之館鑰，六藝之喉衿也。』牠的重要雖或不如趙岐所誇之甚，沒有論語不能得儒學的大全，卻是事實。

(乙)道德上的評估 論語所注重的是『人格』，不單在學理上用『仁』用『君子』來抽象地說明，更是用堯舜禹文武周公及若干忠臣賢士所有的歷史來具體地示範，總期使讀者做個有完美人格的人。在那些人的講論中，自然地，更多地，講論到孔子及羣弟子的心理，言語，行爲，和生活的全貌，所以論語一書，無異於是孔門人格一覽表。人格有多大價值？論語也隨而有那麼大的價值垂於永久！

我看論語是人格課本，本概論的編製，故也注重在這方面。

(丙)實用上的評估 趙普曾對宋太宗說：『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可見在人生社會的各方面，這是怎樣重要的一本書！牠雖在若干點上或已失去時效，究有若干萬古常新的真理蘊藏其內，我們今日還可取用，本書正文中有所指陳。

六 論語的地位

論語地位的重要，自古已然，不過牠在漢代似較次於五經，雖然，據文心雕龍論說篇，論語早已有被尊爲

經的趨勢。降至唐代，乃竟成爲事實。文宗開成年間（公元後八三六），牠和孝經爾雅同時躋入聖域，和九經——書易詩三禮三傳——併刊爲十二經。待宋朱熹集註出，八百年來，論語就成了通行的讀本。

補白

論語舊分爲五百〇八章，第一篇十六章，第二篇二十四章，第三篇二十六章，第四篇二十六章，第五篇二十七章，第六篇二十八章，第七篇三十七章，第八篇二十一章，第九篇三十三章，第十篇一章，——分十七節，第十一篇二十五章，第十二篇二十四章，第十三篇三十章，第十四篇四十七章，第十五篇四十一章，第十六篇四十四章，第十七篇二十六章，第十八篇十一章，第十九篇二十五章，第二十篇三章。

上編 論語學說

第一篇 論語的人生觀

我們是些甚麼東西？自然誰都知道我們是人；人既生而爲人，就該認清人生，所以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人最要緊的是把握着現實的人生，這是孔教的中心思想；人不是鬼神，不必以鬼神和其他的物事爲念，要以解決人的一切爲前提。人若於人道有虧，就談不到事奉鬼神之道；另一方面，人若在人道上完全，那也等於完成了宗教義務。是故「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據孔子的意思，人生存心說話，待人接物，事事已求慊於人我，卽事事釋憾於神明，何待「急時抱佛腳」？有病纔去祈事呢？而且祈事鬼神，豈必待禱告爲然？「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事鬼神之道，已包含於爲人誠善之中。

人又不但非爲鬼神而生，不必彷彿一般宗教家的生活態度，以專心事奉鬼神爲其人生觀；而且人生是只爲人生，并非爲人死，更無須顧及死的問題。惟人類中的季路，何止千千萬萬，總多爲死後計慮，生而用其光陰，精力，機會，金錢，以及整個生活，營謀一個棺木，一塊墓地，和若干裝殮物，煞像人生本無所爲，生來就是爲死，對於死很講究，早預備，或感死的悲哀，恐懼，於是力求解脫；有的避世遯處，有的採藥鍊丹，有的尋仙訪道，有的吃齋念佛，整個人生消磨於求死的解脫中。實則死終究解脫不得，其生反被斷送，這何苦來！人生若不體認現前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怎配探討將來死後的問題？所以人生就是要把握着人生。那麼，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呢？我們且看看論語的人生觀：

(一)積極的精神

據論語，人生第一要有積極的精神。從前孔子在泗水上，看到那種滔滔不絕，滾滾長流的現象，因而有感於懷說：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流水是怎樣一往而前，百折不回，無時或已的進行，人生正也應該這麼着；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原來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宇宙既是這麼健行的宇宙，人爲宇宙中的一分子，又豈能外乎這種公例而生存？自當不尙空談，惟務實行，勤勤懇懇以求盡其人生本務，達其人生目的。顏子在孔門羣弟子中特別受賞識者，正因他對於人生有這種認識，有這種精神；凡有所聞，務必力致其知，知之未嘗不行，行之未嘗不力。孔子故說：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

顏子在學業上力行不怠，進步不休，假使他的壽數不短促，他的造詣寧可限量，就是孔子之所以成爲孔子，也不過這點自強不息的精神而已。正如他曾自道：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述而)

所謂『不厭』『不倦』，是何等勇猛積極的人生！這不但在他爲人師表的時間如此，我們知道他的這

種人生觀，原來養之有素，操之有恆，從小就是這麼黽勉求學，如他又有話說：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好古敏求』四字，足以表示孔子求學的生活，正同於其教授生活那麼孜孜矻矻，所以他的生活常隨時代的更新而變化，而進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年事愈長，造詣愈深，進境愈新，前程愈大，以致他的人格偉大，令人莫測高深。子貢所謂：『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張）實則孔子自明，他的人生并無特別奧妙，妙在他有積極的精神，此爲常人所望塵莫及。正如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葉公沈子高來問，是其平素已聞知孔子人格的奇異，欲一探其究竟；子路又以聖德難言，而竟置之不答；他兩人的情態雖不同，其以孔子爲一高深莫測的人物則一。孔子覺得問者不得所問，勢必疑惑滋甚，答者不能置答，表其認識不清；兩人在知識上，程度是一樣的幼稚，孔子故行自白他的爲人。『當理之未得，則發憤以求，刻勵之專，雖食在當前而亦忘之，及理之已得，則欣然而樂，涵泳之至，雖事有可憂而亦忘之。未得而憤，憤勉無已；既得而樂，樂後仍憤；憤樂相循，雖老之將至而仍然憤，仍然樂，孳孳汲汲不自知年數之不足，我孔子的人生如是而已。』這已將他人生的積極的精神，活躍地描述而出。人生又豈但孔子或顏子要如是，誰不當然是故孔子有言：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陽貨）

人生天然的要勤奮度日，不宜閑散，閑散的人還不如好博奕者；博奕雖非正事，然其較盈絀，爭先後，未嘗不用其心。——單是他肯用心可取，孔子并非獎勵人去博奕，無非要人勤奮而已。在家語困誓篇有一段記事，最足以說明孔子的意思。（并見於韓詩外傳）可以引來一看：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商頌刑之篇）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之篇）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大雅思齊之篇）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於威儀。』（既醉之篇）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豳風七月之篇）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畢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列子天瑞篇也說：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墻，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生無所息」這確是孔子所認識的人生；人若果真了解人生如孔子，則知人生不論求學，從政，持家，理事，交游，務農……無一不要勉力，精進。我們前途的創造，希望的無窮，完全繫乎我們有這點勉力進取的精神；

否則人若在大有可爲的時候，仍不勉力進取，還有甚麼前途希望呢！此孔子所以一再說過：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子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陽貨）

四十五，年已半百，還沒有甚麼成就，還沒有甚麼進展，宜乎他的人生有了止境而不足觀；雖然四五十也未嘗不可進德修業，以底於成，可是他在年富力強的當兒，尙是那麼平凡而無建樹，則其後此晚年不能有何特別造詣可知。所以人宜及時進取有爲，這確屬人生真理；否則「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固然人生應積極進取而不稍懈怠，只是人怎能這樣呢？這沒有其他方法，獨在我們自己。因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所以我們不及他人，要怪我們自己不肯用功，不能歸咎於他人。時代、環境及任何物事，自己肯用功的人，他也不難爲聖爲賢。孟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二）中庸的態度

人生固宜有積極的精神去力求進步，可是我們若以論語是訓人作個進取的「狂者」，那就大錯。「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皆非人生上選。「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子路）那明是孔子退一步的說法。是故孔門「狂者」雖多，似乎大有可爲，孔子仍覺得非加以造就不行；當他周遊列國，而不見用於諸侯，感到道既不行於當時，要備人傳揚於後世，乃決計返魯專門教育。公冶長篤記其當日在陳的感慨說：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那些孔門弟子，大都志向高遠而狂，因脫略世事而簡，在規模氣象上已各斐然可觀，足負傳道責任；無如

天性雖高而學問未至，時或出於規矩法度之外而不自知裁抑，以合中正之道，美中猶有不足，孔子故思歸去再施一番訓練。原來人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易走極端，「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太過雖屬智者和賢者的事，似較不及的愚者和不肖者勝一籌，實則在人生中道上同樣的不足取。所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先進）

不及固然不好，過也不對，人生貴能適中。雖然，「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那就是說，人要做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容易，做個中庸的人卻很難。此孔子曾所以不勝其感慨說：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人生不是太過，就是不及。聖人惟在抑其過而引其不及，以使適中而止；「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葉公子證父竊之說，或人以德報怨之間，皆爲孔子所不贊同，并非以直德不善，實以其行太過之故；明乎此，可以曉得子路動輒見責於孔子的原因何在。另一方面，孔子對於古聖所崇拜者爲堯舜，堯舜的聖德殆無不在乎中。當堯年老倦勤，以天下禪於舜，本其豐富的人生經驗，加以指教說：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堯曰）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叮嚀告誡，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朱子序中庸）誠然在我們這大平原的中國民族心目中，理想生活莫過於從容中道，歷代聖賢，即皆深得此中三昧的人。禹於受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的心傳後，雖未見其如何傳授，他的生活，卻確屬執兩用中，如孔子說：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

何以禹之爲人全無罅隙可議，無非以其或豐或儉，處公處私，莫不協中適宜之難能可貴。及乎孔子本人，後來受門弟子稱讚者也卽以此：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通常重仁者容貌溫和，難乎爲厲；惟孔子以仁德著爲溫，令人可親，而其氣存嚴肅，又不可犯，此其得溫之中。行義者容貌威儀，難乎不猛；惟孔子以義德發爲威，雖然可畏，而其持躬醇厚，又厲可近，此其威之得中。依禮者容貌恭莊，難乎爲安；惟孔子以禮德形爲恭，令人起敬，而其不慢不拘，又極自由，此其恭之得中。所以孔子的生活態度，完全是中庸的態度；孟子批評『仲尼不爲已甚』而爲『聖之時者』，正是指他這種態度而言。

（三）道德的綱領

上文已經說了人要把握着人生，以積極的精神和中庸的態度去生活，那不過是根於人生的認識而採取的一種生活方式；究竟人要做怎樣的人，或是要以這種精神和態度怎樣表現自我人格，純屬道德方面的事。人若沒有道德，簡直沒有人格；沒有道德的人，他的人生有甚麼意義和價值呢？所以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
亦祇以異。』註一其斯之謂與。』（季氏）

足見人生富貴名利何足算？有價值的人生必不能離開道德說話。孔子曾說：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意問）

驥在走獸中獨得人的賞識，不惟以其力能馳騁如飛，行遠不倦；要在牠已調良著美，泛駕無虞，具有可乘的善德。禽獸尚且如此，人生豈能反是？是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開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引爲深憂。良以這與人格有關，非如此則其人格不得光大。通常人不以道德爲意，專在富貴名利上用心講求，實是不思之甚！莫說常人難得在物質上滿足其慾望，即使能如齊景公那樣做一代中興霸主，又算得了甚麼呢？述而篇有幾句話說得好：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德爲人生首要，人故須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與言游藝；否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漆伯）這種本末，人生不宜倒置；有周公之才而無其德，尚且不可，何況才不如周公者。

既然這樣，人生要講究甚麼道德呢？歷來哲學家皆不一其說，一考世界倫理學史，則知道道德觀念的複雜。即如論語一書，所稱道德條目也不齊一；不過孔子曾經就整個人生加以觀察，而歸總說出其道德綱領。他看人生一出母胎，在家庭爲子弟；及長，投身社會爲一社會公民；他的道德觀，即由人生的這階段出發。他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這裏提出了兩層道德，算是一切道德的綱領。人在家庭爲子弟，當有孝弟；在社會爲公民，當有仁愛；至於學文，乃其餘事。不過這還是爲說明便利言，并非以人生截爲無關的兩段，又非以道德割成不同的二面；實則人生本是整個的人生，道德也是一貫的道德。孝弟者心仁愛，仁愛者必孝弟，所以宰我不服三年期喪，孔子斥其不仁，即以不仁爲不孝；足徵仁愛與孝弟一致。又豈但仁與孝通，舉凡人生社會一切道德，何嘗不聯串在內。

呢？有子故說：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犯上作亂，爲擾害社會人生者，皆是人們不恭不順，不忠不義等等不道德的表示。這一切不道德的行爲，無不歸根於其原不孝弟。人若果真孝弟，則必心存溫和，富有親情，其所釀發者，均爲溫情所周流，何致有那種擾害社會人生種種不道德的事實發生？孝弟故是爲仁之本，乃君子所專心致力，因爲「本立而道生」，先行孝弟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者是。茲試就論語中記載的這兩層道德綱領分述於次：

（甲）孝 孝主宰我國民心，支配我國社會，至今已數千年，在世界文化上放一異彩。這種情形，當歸功於儒經的特別提倡與教化。論語記載孔子論孝雖僅數節，而其爲孔門所時時探討的問題，可以概見，并且表示他們對於這一問題非常重視，比較其他倫理爲高。這樣，究竟甚麼是孝？據論語載孔子應答時人門弟子之問，不一其說，歸總起來，可別爲二大端。

1 孝順 孝父母者，必具順德，親志宜申，親命勿背，是故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爲政）

雖然人子固宜孝順，可是親志親命未必盡善盡美，人子豈可糊行妄爲，以從孔子曉得這話易滋流弊，可惜孟懿子不復追究，使其言不盡意，恰好有少事季孫氏而與孟孫家素有往來的門人樊遲爲其執御，特告以這種經過。樊遲也有所不達，追問那是何解？孔子正欲藉他將其真意表明，特爲申述他所謂「無違」者，當以禮爲準。「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假使在孝親上一違於禮，還有甚麼孝順可言？是故遇親有何

乖謬，并非也要爲人子者去順從。那時爲人子者既不順從，又怎麼行？讓其父母陷於不義，當然不好，必須善爲，使父母曉得那種錯誤，加以諫阻，不過諫阻有道，不能粗暴攔截。孔子故說：「事父母幾諫。」（里仁）諫若不入，仍要起敬起孝。所以孔子於幾諫下緊接着說：「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不怨依然不違，始終是孝順。

2 孝敬 孝不單順，尤要敬。所謂敬者有三：即謹其身，敬其養，和怡其色。

1 謹其身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毀傷了身體，就有傷於親心，不孝孰甚？所以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爲政）

因爲父母之於子女，惟其愛之也深，是以憂之也切，無疾常慮其有疾，有疾更是惴惴不安；爲人子者能够體念及此，謹守己身，不縱耳目之慾，竭力免除一切致病之由，即爲孝敬其親。

2 敬其養 養生爲人子對於父母應盡的起碼義務；不過徒養其身，而不能敬以養其志，殊非所以孝親之道。所以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爲政）

3 怡其色 有些直義的人，每每孝心有餘，孝行不缺，就在詞色之間，不免因何疾怨而露不愉，致父母也感受不快，這也是不孝敬。所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爲政）

服勞奉養，固可使親安逸溫飽，凡有力有財者，皆曉得做；惟無婉容以敬愛其親，則親仍不得樂，此爲人子者所以要敬其貌。

孝敬父母，我們已經說過要謹其身，敬其養，怡其色；這些，都是及於親存之道。親若歿，爲人子者又如何？孔

子說孝子必定還是不缺敬意。所謂「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因為親在不敢自尊，處處以親為主，是事理所當然；及親不存，諸事皆由自身擔承，那時仍然不行己意，而以父旨爲重，自非純孝不能。所以曾子曾說：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

（乙）仁 孔子言仁，孟子言義，學者常以之相對舉，足見仁學在孔子學說上居首要。論語子罕篇首雖說孔子平常少有言仁，究竟這一本書關於孔子與其門人論仁的記載也不爲不多。我曾就論語所記載關於仁的一切，分仁爲體——相——用三方面說。

1 仁之體 仁體廣大，人的各種善美的品德，幾乎無一不包，以致孔門弟子皆莫明其妙，都欲一探究竟，而孔子對於他們的答覆又各別，正足以顯明仁體的不易捉摸。所以子思直謂：「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有同樣的話，以仁體卽人格，汎指人格有關的誠信，忠恕，直義，恭敬……在內，捨仁不足以言人。是故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乃儒家理想的人格標準，不仁不足以稱君子，卽言其人格有虧。是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堯仁）「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正是因爲成仁卽成爲人，失仁卽失爲人，關係於人格者如此。

2 仁之相 仁體雖然廣大，并非不能認識，因爲仁有其相；執其相，就可以認識仁。其相何如？

1 性質 孔子說：「仁者靜。」靜就是仁者的特性。性靜自然安舒，安舒能影響肉體生活，所謂「心廣體胖，」所以又說「仁者壽。」（雍也）

2 言語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顏淵）是以言語不苟爲仁，否則「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

態度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又「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路）這都是言仁者態度必莊敬，必忠厚。這樣的人，自可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他的態度當又愉快，所以又說「仁者不憂。」（子罕）

精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所以「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裡仁）問題只在人有沒有這種克己精神，克己精神就是勇敢。王陽明說：「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克己并非易事，須有勇敢始底於成，孔子故說「仁者必有勇。」（憲問）

行為 行為有積極與消極之分。

從積極言仁者的行為，如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從消極言仁者的行為，即顏回所說「約我以禮，」凡事以禮爲準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待人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人既愛人，自然處處爲人着想，要人得利，不單爲己打算。孔子故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雍也）

仁者待入之道，就在善能推己及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以上六項，皆言仁相，顯出仁之不能拘執，所以『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所顯仁相不一，而『孔子曰：『般有三仁焉。』』（微子）子路問子貢皆懷疑管仲人格，以『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是似不仁，孔子卻又本乎他的功業，稱贊他說：『如其仁！如其仁！』（意問）

3. 仁之用 仁的作用有二，即主觀的與客觀的。所謂主觀的作用，可說是倫理的，關於本人的修養；如克己復禮，愛人敬事，無一非爲求仁，以完成其內生活。是故孔門弟子莫不以此爲學，結果『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雅也）雖高明如仲弓，子路，冉求，公西華，賢達如令尹子文，陳文子，孔子皆不許其爲仁，可見求仁之難！只因牠這麼難求，曾子故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人必下大決心，方足行仁。求仁行仁的人，是以仁爲目的，爲職責；假使職責已盡，目的已達，內生活業經完成，自可不顧其他一切，所謂『仁者安仁。』（堯仁）正如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

所謂客觀的作用，是政治的，又是倫理的，關於外界的交接。如孔子說：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路）

這是仁的政治作用，王者施行仁政的效驗；是故孟子後來力勸當代諸侯施行仁政，惟仁者足以王天下。假使仁者不得其位，對於外界仁的作用并不失去；如敬人，恕人，愛人，立人，達人，固皆仁者的社會道德。

（四）人格的標準

據論語，人們可取的人格有四，即聖人，君子，善人，和有恆者；這四種人格，一級較高於一級。孔子曾論其等第說：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述而）
按這四級，又可分爲二等；聖人與君子是高等，兼學行言，爲士子所企及的人格；善人和有恆者是次等，是以質言，爲平民所應具的品德。

（甲）高等的人格 聖人與君子，不但要有德性，而且要有學識，是故決非普通人所能修到；惟志於道的士子，所學者即聖人，即君子，此孔子所以曾勉子夏爲君子儒。聖人與君子怎麼樣？

1 聖人 聖人爲人格的尤最級，極其難得，孔子深嘆未之曾見；當時有人以此擬議孔子，孔子也不敢自承，或以其人格過於高尙，孔子故少勉門人以聖，而僅以君子示範，此論語對於聖人講究所以稍略。雖然，我們據孔子答子貢問博施濟衆之不但爲仁，斷爲「必也聖乎」，可見聖之所以爲聖，無所不造其極。是故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罕）

按吳大宰語這問，顯以孔子多才多藝爲聖者，偏於能的方面說話，對於聖人人格的認識不全。子貢故加以糾正說：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聖人不單多能，多能乃聖人的兼有事；他在一切德業上皆不可限量，所以說是「天縱」。正如五儀解說：「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鄰。」

荀子也有類似的話說：

『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

2 君子 『君子』原爲我國古代貴族階級的通稱。如詩經中『君子至止』、『君子來朝』等句，皆指諸侯而言；周末，不但諸侯稱此，卿大夫等均同，如論語泰伯篇曾子臨終對孟敬子言，即以君子代名在位執政掌權者。因爲這種名號已隨封建制度而漸次破壞，浸假而由分別社會階級的稱謂，又變爲分別個人品格的稱謂；在論語中，除有三數點以君子指有位者外，大都係指才德兼具之士，所以這裏所謂君子，已非古之所謂君子了。論語所謂君子者何？按論語全卷講君子處，約八十次，可總歸爲以下幾層說明：

1 君子的名義 甚麼叫作君子？孔子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

人們最易偏向，不是重彼輕此，就是重此輕彼；惟君子深有得於中庸之道者則不然，輕重莫不適宜。是以爲文爲質，既不使過，又非不及；文足以副其質，質足以實其文，兩不相勝。人若徒然質勝，如『由也喭』，任意率真而不知周旋之度，徑情直遂而不知風雅之遺，或若徒然文勝，如『師也辟』，專事繁縟而朴誠之不足，習熟儀節而實意之多疏，皆非君子之道，皆爲孔子所不取。雖然君子固要文質適中，惟不得已，人生與其文勝質而史，不如質勝文而野，因爲『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集註是故孔子曾經發出以下補救時弊的話說：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

周代本以文名，孔子所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是。然而那種文制仍是從夏商之質，二者相得益彰，孔子故說「吾從周。」（八佾）及其末世，喜其繁文以爲有度，習其縟節以爲有章，反視先進於禮樂者爲簡陋，爲俚鄙，雖以君子自居而實乖其義甚，孔子故在此又說吾寧從先進野人之用禮樂，而不願從時下君子者流，以文勝不如質勝之爲得。雖然質勝較善於文勝，然而我們若以孔子完全贊同人爲野人，那就大謬不然。當代固有一班人嫉俗崇尚虛文，徒務外儀，乃提倡還真返樸，主張廢棄一切文飾，可是那是老子學說而非孔子本意。所以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顏淵）

棘子成欲僅以真誠之心，行簡樸之事，抹煞一切文采價值，正如老子一樣，未免矯枉過正，子貢故以其出言失當爲可惜。文雖不及質的可貴，然而除掉文無由顯其質的真實價值何如，好像犬羊與虎豹之鞞，徒以毛去而難分軒輊。是社會上的諸般文物制度，怎可廢棄掉？質固君子所宜崇尚，文也是君子所不可忽。然則質是甚麼？衛靈公篇有言：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可見「質」是概括一切德性而言。人若沒有道德，怎能算爲君子？是故「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又不單這麼專務道德而已，還注重文。文是甚麼？公冶長篇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據此可知『文』是直指學問而言。學問是對於客觀事物的探究，爲君子致知的功夫；通達諸般文物制度以養成一種斯文性格和禮貌，皆屬學問上事。君子要在非徒有此學問，乃在以此涵養其德性，培植其品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使其身修者是。孔子故說：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雅也）

君子博學是爲約禮，子夏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者是；假使『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就必蹈文勝質的弊，求其不背於道也難。惟君子既對諸般文物制度考究精博，又約而歸諸身，循謹合法，已是知行并進，雖不及聖人那麼與道合體，究竟也已至於道了。是即君子之所以爲君子。

君子的修養 上條已經論過君子是個『文質彬彬』的人。可是要追問一句，人怎樣能得到這地步？這不是生成如是，純係修養得來。那麼，爲君子者是怎樣修養？在學而篇有一段論到君子修養的話說：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於以見其志之篤，敏而且慎，於以見其行之力，就正有道，於以見其學之誠。『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據孔子說：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靈問）

爲君子者，既然這麼修養，篤志力行而好學，深合於君子的智仁勇三道，則其得成功爲一君子，自在意中。我們不妨將君子這三種修養分別一說：

A 篤志 君子的志，不在飽煖，不求安逸，是因另有所向，較之安飽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就如孔子的話：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澁澁）

君子所志在道，以道爲高，自不會以求飽求安爲事。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道且勝如生命，那樣，在志於道的君子看來，食何足謀？貧何足憂？孔子自道：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他的高足顏回也是一樣，所以他稱贊他說：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孔顏雖然貧窮而仍有樂，是其得道之據；樂是樂道，即千古來儒者所追尋的孔顏樂處。至於志道不篤的人，處在他們那種境遇，豈能免於憂而不急謀解決呢？以子路之賢而從學孔子有年，當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還不免中心忿怨而問孔子說：「君子亦有窮乎？」孔子答覆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我們不曉得子路聞言之下，當是怎樣慚愧！這正證明他志道不篤，致遇窮而不能作安於窮的君子。君子難保一生沒有窮困，惟其處窮而樂，不像小人遇窮則放蕩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這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分歧點。小人「以食爲天」，難怪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以求其生活問題的得解決；至於君子惟道是務，則凡「道義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不可改也。」（張南軒語）所以孔子曾說：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又說：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

「喻」是說人有此知識，有此見解。人爲甚麼單有這種見識呢？要在他們各人的志趣不同。志於利者，則處處所見到的是利祿，所知道的是利祿；志於道者，時時所見到的是道義，所知道的是道義。所以「君子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是因篤志於道而極自然的，不以那些爲念，并非矯揉造作，正同於小人惟利是圖那麼一樣，不假造作而然。因爲君子若還顧及食恐不飽，而居或不安上去，還能盼望有何長進？有何成就？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所謂「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憲問）意卽在此。君子故以篤志爲其修德進學，以成其爲君子的第一步，卽如孔子能夠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當基於他十五歲時立志誠篤而後自甘淡泊的緣故。

B 力行 君子不單篤志於道，而且力行其道。事易至不足，則敏焉竭蹶以圖，不敢有一念的怠惰；言易至有餘，必慎之謹凜以出，不敢有一語的縱恣。這麼「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順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中庸卷二十三章）從此看來，人成功爲一慥慥篤實的君子，又是由他「敏於事而慎於言」那麼力行修養所致。「敏於事」是積極的創造行爲；「慎於言」是消極的保守品德；兩者相輔而成，有一不當，不足以顯其行之力，其行不力，就是怠於體認，怠於體認的人，又可反證他志不篤，不以安飽爲念的志道者，事必敏，言必慎，這是自然一貫的事；他愈敏勉謹慎的體認其理，愈使其志篤實堅定，進行不懈，所以「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爲政）

君子行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是敏於事；言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是慎於言。他爲甚麼這樣「敏於事而慎於言」呢？原來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君子具有古風，「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是以「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故君子名之必可實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他所言的，就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就是他所言的。

因爲他是這麼敏勉，又是這麼謹慎，宜乎君子言行未有不相顧者。至於普通的人，「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憲問）那是事情還沒有做起，「法螺」已吹得震天價響。孔子故惡佞者，爲此我們若僅憑言貌取人，極不可靠。孔子有言：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

言貌不足憑以辨別君子人品，於此可見。從前孔子也曾有過這種錯覺，如他自述其經驗說：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

宰予在孔門中是一位辯士，和子貢同有能言名；然而他雖能說會道，可是志氣昏惰，如不可雕的朽木，不可污的糞土，無所取材，致令孔子一變向來對人的觀察法，不再以言取人，而以能否力行爲斷。力行然後見君子。

C 好學 君子篤於志，驗於行，使其道深切著明；惟所志合不合，所行對不對，他還怕不自知，或知之有不善，乃「就有道而正焉。」君子的謙虛爲懷，勤懇用功，有如是者。「可謂好學也矣！」惟其好學，缺欠得以補足，差謬得以更正，道德學問自會日新月異，他何得不成爲文質彬彬的君子咧？至於平常的人，「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述而）怎麼願學，更不能說到好學了。這種人才本極難得，不但普通社會爲然，連當日孔門中也不多。如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食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是何學？』與「程子曰：『學

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看了這段註解，足明記誦文辭，游玩藝術，顏子無何異於七十子之徒，惟其不遷不貳，乃其好學的符驗，爲他同學所不及，此其所以獨得好學之稱。後來曾子也有同感說：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參伯）

集註馬氏以這話是指顏淵，據上所引孔子答哀公問，論及顏子的話，可證馬氏斷語不錯，因爲孔門中除顏子外，無第三人有此資格。在這裏不單可看到顏子好學的情形，更可看到他所以好學的原因，因爲他雖多能實有，自視卻是虛無，反乎常人「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的心理與習尚，他故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此顏子之所以爲亞聖，并藉以叫我們愈知君子好學之謂何。

上列篤志力行和好學三項修養，是關於君子成功法；下文，我們對於君子整個人格尚須加以詳細剖視。

君子的思想 孔子說：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X君子的氣節 曾子說：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參伯）

君子的情態 君子的情態，可用「樂而不淫」這一句話包括；這一句話是說明君子情態的兩面，一是快樂，一是虔誠。

A快樂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不論生活是否順適，環境有無變遷，他的心情總不改常，因其不爲物欲所

蔽，不以名利爲役，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所以他的快樂是沒有甚麼奪得去的。故孔子說：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

小人遇事患得患失，多怨多尤，快樂從何而來？此其一生所以長是戚戚不已，和君子平安寬舒的生活情態正成對照，因而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據司馬牛意思，人而不憂不懼，似頗平易，君子爲一有高尙人格的人，怎麼僅有這種平易的情態就足以爲君子？詎知不憂不懼，是仁者勇者的事，乃君子的三道。假使仁勇不足，內省有虧，憂懼在所不免，那還怎能有一資格爲君子呢？在荀子中也有一段記載，可資互相發明，錄之於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

B. 虔誠 樂易流於放蕩，可是君子雖然終身快樂，并無放蕩之弊。何解呢？君子原來一面快樂，一面又很虔誠；虔誠足以免除快樂流弊而保其快樂長存，可說君子快樂不在虔誠之外。君子的虔誠情態，顯於三戒三畏上。

何謂三戒？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試想君子一生都是戒慎，敬畏，何致於放蕩呢？三戒是本於自身的生理作用，三畏是基於客觀的道德價值；無論內外情形，皆使君子不能不採取虔誠的生活情態。

「君子的儀表，君子的儀表是威嚴，是莊重，令人見而肅然起敬；不過決不盛氣陵人，使人畏懼。所以說：」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堯曰）

「威而不猛」是顯君子莊嚴的是表面，實則內裏德性充盈，和善易與。子夏故說：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所謂「三變」并非說君子有幾種變相，實際上君子但率其常而未嘗有變，不過自人望之即之聽之則覺其有異；又非人望之聽之即之的時候，忽幻為儼為溫為厲，君子本儼而溫，溫而厲，具備這種全德而著為儀表。所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漆伯）

「君子的才具，君子博學，應該有才有藝，不過不以一才一藝見長。所以說：

「君子不器。」

器雖有用，可是他只能有某項專門作用，或遷其地不能為美，或易其事未必適宜。惟君子德藝雙絕，才學兼優，像孔子為委吏而料量平，為乘田而畜蕃息，以之攝行相事則國治民安，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君子豈局於器之為用呢？然而人得成為這種全材，談何容易！以子貢聞一知二的幹才，孔子但許其為瑚璉，而不能說「不

器；夏璉商瑚，註二飾以金玉，盛以黍稷，承祭祀於宗廟，雖算貴重華美，究竟爲用有限。所以君子雖然博學，而不拘於小技，他并非對於百工百藝都會，莫說那在事實上萬不可能，即使能够做到，其爲用也有限量得很，仍不足算爲不器的君子。因而吳大宰贊美孔子多能，孔子聽了卻說：

『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君子不在多能鄙事，以其爲學自有大道之精，本原之地，何暇爲瑣屑之務？爲此樊遲請學稼圃，孔子拒絕教授，并斥其爲小人。何解這些瑣屑鄙事？君子不以爲務呢？子夏說：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張）

君子不學小道，并非將牠的價值抹煞掉，牠自有牠的價值在；徒以『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然一偏一曲之士，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也。』（莊子天下篇）這樣，爲君子者，豈肯忽大而圖小，以一技一藝累其生呢？故孔子說：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

君子對於小事，或還不及小人那麼理會得來；不過若和君子講到大道，擔負大任，則自優爲，而非小人所可得以相提并論了。

君子的自治 君子很講究克己工夫，不容自身稍有非禮越分的言語舉止；他故能夠『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禮記表記篇）那麼，君子就完全沒有差錯了麼？那很難說；因爲君子對於人或可周旋得體，終難保其心時時不離於仁。如孔子說：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

顏子大賢，其心也不過三月不違於仁，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可見人要完全之難！君子固也有時不免不仁而生過失，不過他能急起直追，痛切悔改，具有自治的勇敢，使其過失日漸減少，仁德日益增進。子貢故說：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文言）『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易益）『惟』『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文過，則過愈重，孔子故謂君子『過則勿憚改。』（學而）在自治上，君子和小人是這樣大異其趣，所以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憲問）

何解人生必是這樣勇於自治以求上達呢？殆因人生稍有不慎，則足以玷生平，俗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生豈可怠於克己呢？例如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

『下流』乃小人不能自治而下達的結果；人居下流而衆惡歸於其身，不但人這麼皈之於他，他自身已因習於惡而失自治能力，放辟邪侈，無所不爲，欲天下之惡不皈聚於其身不得。人不勇於自治的弊害如此！

文君子的處世 君子的處世態度，有從其自身人格出發，有以環境關係而然者。我們當從這兩方面加以觀察：

A 據本然人格言 君子處世爲人，可說是不越分，不好名，不爭執，不結黨，不驕傲。

不越分 君子處世，惟求盡其本分當然的事，不敢作非分想，不敢胡行妄爲。如孔子說：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

「謀」字，舊解作籌計；我看應作營謀講，和「君子謀道不謀食」的謀字同義。曾子故曾就孔子這引用易卦大象傳申述其意義說：

「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在職位以外的政權，君子不去營求，單是安分守己，腳踏實地的將其事做得盡美盡善，等另外到了一個甚麼地步再說甚麼話，子思子講得好：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卷一第十四章）

且不好名。人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運仁）君子故惟講求實學。我有學問德能，別人曉得不曉得，佩服不佩服，那有何妨？此孔子所以說：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衛靈公）

君子學以為己，虛名何與？是故達巷黨人贊嘆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實屬不知孔子。只是三代以下，誰不好名？君子獨能不好，此其清高可貴！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說學既時習有得於心，并足以孚同類，使朋遠道來從，未必即可在社會上得一地位，受人尊崇；假使因而心懷不平，憤嫉時俗，是仍以學作沽名釣譽的工具。不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

雖然君子不好名，能不以人不知其實學為怪。「實至名歸」難道君子也不動於中麼？所以君子不好名者是虛名。至於副實之名，又何嘗不好呢？孔子故又有話說：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

人生『名之所在，利亦隨之。』此常人所以汲汲欲成名於當世。君子爲甚麼又反常，不以人生當世之名爲意，而以沒世之名不稱爲疾。這是因爲人生當面討好者多，所以當世之名或不免於虛譽，或不免於阿諛，未必真有其裏。至於死後，人既無求於我，我也無欲於人，那時人還不期然而自然的稱其名，是必實有其事，方足以得。正如齊景公有馬千駟，在生何嘗不享盛名呢？及其離世而去，名也隨而湮沒無足稱述；至如伯夷叔齊做一對餓死鬼，後世居然景仰不置。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非正理？况君子既疾沒世無名，則其在生必努力爲善以求其實可知。

III 不爭執 君子自治既嚴，已忘物我之見，已釋競躁之情，遇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衛靈公）『求諸己而不求於人。』（衛靈公）那麼存心忠厚，何得與人有爭？是故孔子敢於肯定：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

君子處世本來不爭，惟在禮上爭個高低，爭個是非，像行射禮一般，處在必爭之地，行那必爭之事，還是雍容揖遜，足見君子處世不爭的盛德。

IV 不結黨 君子爲人和善，絕無乖戾之心，是以很能合羣；不過合羣并非欲人從己，也不曲以徇人，遇何違禮傷德的事，決不阿附。是故孔子說：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不同』就是君子不黨同以伐異的表示；以君子與人和好原無結黨營私意，所以又說：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衛靈公）

君子不黨，是表其存心大公，合羣是表其用情普遍。惟其用情普遍而存心又大公無私，所以又說：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爲政）

像君子這樣處世爲人，他能合羣而得衆，似乎不成問題。不過他既『不同』、『不黨』、『不比』，豈不獲罪見怪於人？那些與君子能和能羣而爲其所容者，無非也是君子之流。君子與君子以道義相結合，何黨之有？至於那些『比』而從『同』的小人，又當然欲黨於君子不得。在這點上，君子和小人於社會間自然對立，爲此君子雖然不黨，不過情勢使人不能不覺得這一羣和那一羣有異。據人生社會的實際經驗講，人生決難討好於全民衆，也不致成衆矢之的那麼孤獨。所謂『德不孤，必有鄰。』（里仁）善德固然有鄰，惡德也是一樣。所以

又說：『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衛靈公）

衆好之，也許那人是『鄉愿』；衆惡之，也許那人是特立獨行，所以宜察。宋玉的曲高和寡，（楚辭）孟子與匡章友善，（孟子）耐人尋味。

V 不驕傲 君子和而不同，當是君子操守正而固；操守正而固者，往往易流於剛愎自是，君子卻無這種流弊。如孔子說：

『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

真是操守正，不諒卽不剛愎，惟其如此，所以君子處世毫無驕傲慢人之態。所謂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

何謂泰而不驕？

『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堯曰）

B 據環境關係言 我們已從君子本身人格上，看到他的處世態度，不好名與不驕傲；至從環境關係說，他的態度是無所拘牽。最好拿蘧伯玉爲代表來說明。孔子曾讚美他說：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蘧靈公）

君子處世，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初無所容於心。因爲君子修己的目的，原爲『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曰）當然非取得政治地位不行。不過『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倘不足以行義，則君子決不尸位素餐，同流合污以枉其道。此蘧伯玉所以不聞衛侯衙出入而行。見左傳孔子所說：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

這可說是孔子處世態度的自白，正也是他心目中的君子樣範。

十君子的待人 君子待人常以敬愛爲主。

A 愛人 『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孔子告訴過樊遲愛人就是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愛人是君子當然的事。不過君子愛人以德，不是姑息。所以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

君子對於惡人不但成其惡，而且對於惡人惡事深惡痛絕！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陽貨）

君子雖然惡惡人的那種惡行，是惡其惡而不侮辱別人人格。子張故說：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子張）

賢固爲其所尊，善固爲其所嘉，對於俗衆不能者，他也『容』而『矜』之；可見他惡惡是爲欲人除惡，實非有何嫌怨。所以任人怎樣的壞，苟有片長足取，決不輕忽其價值。所謂：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

小人的一句好話，尚且爲君子所重視，何況其他？足見君子善與人同，和愛人以德之至意。

君子對於各等各樣的人，莫不恭敬有禮。『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慢是小人的惡性，敬是君子的特色。所以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靈問）

君子平常以敬自修，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待人自然而不期然的敬而無失，何致以人數的衆寡和地位的大小而易其操。因而君子和各等各樣的人相處，無不如兄如弟。如子夏說：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

（乙）次等的人格，孔子既不敢以聖自居，雖君子也以爲不如。一則說：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

再則說：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憲問）

孔子已否成聖，已否成爲君子，那是另一問題；不過由孔子的這種言態看，足證聖人和君子人格的高尙，普通人欲得到這地步不易。上者難得，則求其次，卽善人和有恆者。善人和有恆者怎樣？

1 善人 甚麼人叫作善人？（先進篇記）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善人在行事爲人上，消極方面，不一定要規矩範圍，禮法約束，他本其良知良能而自然行的合符道德；至於普通一班人則不然，如果沒有人監督，如果不是怕制裁，就常放蕩不羈，至其居心更難究詰。惟善人爲善，純係天真的行爲，固較普通一般已失去天真而但循途守轍的人爲高，究竟對於善不能發揚光大，是故說他『不踐迹，亦不入於善人之室。』『不入於室』何解？這是指一種進德的階段。從前孔子指着子路說：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先進）

集註『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影射堂字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這就是說子路雖沒有進入聖的階段，可是他還有強過門外漢處。那麼，子路的人格究竟怎樣？據子路篇衛君的君子，他可說是一個上等的善人，他處處以質勝。

善人人格低於聖人和君子，推究其功能，也是不及聖人遠甚。例如論到善人的功能說：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路）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子路）
至於聖人執政，孔子說：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路）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受命而興的聖人，足使天下翕然同皈於仁，較善人治國百年之久，不過卽戎禦侮，明識大義，勝殘去殺，拘禮守法而已。功能顯然大大不同。

2 有恆者 人生任作何事，沒有恆心不能成功。所以孔子說：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引易恆卦九三爻辭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巫所以交鬼神，沒有恆心則誠不聚，而神不享；醫所以治死生，沒有恆心則術不精，而醫不效；這兩樣事是如此，推而至於一切，當無不然。恆心關係人生如此其大！既然這樣，人爲甚麼沒有恆心呢？孔子說：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述而）

蒙引謂：「有恆者非他，有爲有，亡爲亡，虛爲虛，盈爲盈，約爲約，泰爲泰，如是質實無僞，所以爲有恆。」今若以亡爲有，以虛爲盈，以約爲泰，那麼浮夸，僞飾，張大，怎能望其有恆呢？此人生所宜切戒。

註一 遺兩句話，引自詩小雅我行其野章，原屬頌詞，錯簡，現據程子校改於此。

註二 集註「反日，謂日也。」朝名錯置，據禮明堂位，是夏器名，是商器名。

第一篇 論語的性命觀

性命說，在儒家哲學中，是個極重要的問題；後世儒家討論集中在這一點，有孟荀和宋代諸子紛紛其說。惟孔子本人，據子罕篇，他少有說到這，子貢故曾有言：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孔子是個講究實行的人，對於形而上學的問題略而不談，自在意中；雖然，爲事實的關係，他也并非絕對不說，所以論語還有一些關於這一類的零星記載。

（一）性論

論語論性，單陽貨篇有幾句：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相近是甚麼意思？習相遠是甚麼意思？孔子皆未明言，因而後此異說紛起；在孟荀那種性善性惡的絕對說未興起前，卽有幾種思想。

（甲）世子說 有的孔門弟子以爲性有善有惡，性近於善者，如習於惡，則日遠於善而會成惡；性近於惡者，如習於善，則日遠於惡而會成善。倡之者爲周人世碩。據王充論衡本性篇說：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性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世碩據漢書藝文志，爲孔子再傳弟子，而非直接門生，惟宓子賤漆雕開與公孫尼子，皆孔子親授學徒，所著書概不傳，僅有其名。

(乙) 告子說 又有告子，年事較孟子爲長，註一主張『生之謂性』(告子上)彷彿詩經『俾爾彌爾性』左傳『各保其性』等句的意思一樣，性猶生命。人的心思行爲，概隨其生命自然，因爲凡有生命之物，自

然的有某項需要，就有某項表現。所以他說：

『食，色，性也。』

食色是自然事，凡關於道德方面的種種也是一樣。這層意思，又如荀子正名篇所謂：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性既是生之所以然，根本說不上善惡；好像孔子那句『性相近』的話，並沒有指明或善或惡那麼有含蓄而概括。告子故對於性的結論是：

『性，無善無不善也。』(告子上)

後來這說影響及於東坡文定五峯等人，如陳新安說：

『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丙) 兩或說 除世子告子外，和告子同時又有兩種論性的學說，都可作孔子性近習遠的注腳看，曾從

公都子口中道出：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乙註二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第一或說性可善可惡，繫於教化的良否，環境的順逆；他對於性的本質是善是惡，也并不決斷其究竟，完全是外界勢力的影響。這和世子的說法相似而實異；世子以爲性有善有惡，所以他所注重的是養，養屬乎自修的作爲，期使個性成爲某種習慣；這第一或說有善惡的可能，在於外力的誘致，注重的是社會風俗的效果。孔子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正是這第一或說民之好善好暴，以上與的人物爲轉移者，同其用意。

第二或說『有性善，有性不善』和第一或說正是對立；他看善不善是生理作用，與一切政教習俗無關。例如堯與象爲君民，瞽瞍與舜爲父子，紂與微子比干爲兄弟而兼王臣，善惡彼此判然，始終不被善感，不受惡化，是見堯之聖，象之凶，舜之孝，瞽之頑，紂之暴，以及微子比干之仁，皆屬生來資質有異。準此以談，性到底是善還是惡，不能依類言，單可以人分。

上所舉甲乙丙三說，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對於孔子性近習遠之旨，似皆各有所得。論性本近而所以爲遠者在個人習慣，則世子主張養性者是；論性原如白紙而始能習染着色者，則告子主張性無善無惡者是；論性可隨時勢發生變化以致近者遠，則第一或說爲是；論性近習遠是社會相對的生理作用底事，則第二或說爲是。這些說法，關乎性的善惡，都是相對的立言，并無絕對的主張；及孟子荀子出，始有偏於善惡兩極端的講解。唐韓愈覺得兩極端太偏，他想調和一下，所以又主性三品說；宋代諸子雖然特別注意性理，然而玄學意

味太重，已非純粹的儒學了。

據我看，孔子并不似後來儒者那麼談玄，未嘗涉及性的本質是善是惡等類的問題，他是說到人性彼此本來相近，爲甚麼彼此在實際上現得出來相距又很遠的原因；有的爲聖人，爲君子，有的爲鄙夫，爲小人，并非生而迥殊，實是習之有異。正如四書鏡說：『天下有過乎仁，過乎義，過乎禮與智之人，而斷無外此仁，外此義，外此禮與智之人；天下有不及仁，不及義，不及禮與智之人，而斷無不可至於仁，至於義，至於禮與智之人；無他，其相近者性也，其相遠者習耳。』所以孔子這兩句話的着重點，不在本性的資質，是在習染的功能；本性的資質是先天的生理作用，和遺傳有關係，習染的功能是後天的改進工作，繫於本人所受的教育，所有的學養，所處的環境，及其人生的整個經驗。對於這兩種作用，孔子并不偏重那一面，雖然性近習遠的話是注意習力的轉移，可是生性的固定資質也爲他所不忽視，他故緊接着說：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何謂上智下愚？據季氏篇說：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在此將人分爲三等，生而知之者，是上智；困而不學者，是下愚；學而知之和困而學之者，是次等人才。人類大概屬乎次等人才者多，那種不移的上智與下愚很少。人固曾目孔子爲天生聖哲，孔子卻說他也是『好古敏以求之者』。顏子聞一知十，子貢聞一知二，都是『學而知之』的次等人。『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那麼，孔子性近習遠的話，是指絕大多數可導以上下的普通人言，或『學而知之』或『困而學之』及其成功則一，至於『生而知之』的上智，和『困而不學』的下愚，固定不變，是

故以聖善的堯舜君臨天下，尙不足以感化其子。此韓子所以說：

『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二) 論命

性是人性，命是天命，從來講命總不離天說話。如書經『有命在天』，西伯戡黎『祈天永命』，召誥等句。論語記載孔子論命，自也基於他底天的觀念。所謂『天厭』、『天喪』、『天生』、『天知』，都是表明他承認天有意志，有情感，有知識，有公義，有權威，凡天所命定者，具有不可遏阻的勢力。例如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

不但道行道廢那種大事有命，非人力所能推移阻止；即每一個人的生死壽夭，窮通利達，莫不有天命在。如子夏說：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

註謂商聞之，蓋聞之夫子。子夏述所聞於孔子者，以勸司馬牛不必憂其所不當憂，良以諸事皆有天命，非我所能改易，非我所能強致。憂之何益，不如安常守素之爲得。所謂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

這是孔子極言事有定命，非人所可求得者，他原不倂於富貴；人不安命而惟名利是圖者，徒然耗費心機，貶損人格而已。是故『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先進)其才雖然足取，究竟未達於道，爲孔子所不許。惟『回也，其庶乎！屢空。』(先進)顏子生產力雖然不及子貢，常常處境艱窮，可是他知天命而順受之，孔子所以獨稱

其賢。何解人生當如顏子知命安貧呢？孔子說：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

人要為一君子，非知命不行。這怎麼講？他說：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

小人不知命而肆無忌憚，那種人格何堪設想？君子知命而戒慎恐懼，庶幾不致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方得中道從容。這樣看來，為君子豈可不知命呢？集註謝氏說：「富貴可淫，不知命也；使知『富貴在天』，安得而淫之？威武可屈，不知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安得而屈之？」似此不淫不屈，知命者的人格何等光明正大！難怪孔子飯蔬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憲問）

知命於人生既有這等妙用，孔子以其為君子所當務也必。只是人要知命，談何容易！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足見天命之不易知；他平常少與門人言及，大概即以其難為之言。待後來子思和孟子等，方始闡述頗詳；子思主張「居易俟命」，孟子主張修身立命，其說在命理上皆極重要。

附論性的參考文獻

1 先秦文獻 子思中庸 孟子告子盡心二篇 荀子性惡正名勸學三篇 莊子善性篇

2 漢代文獻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實性二篇 揚子法言修身篇 班固白虎通德論情性篇

註一 惜子較長於孟子，孟子謂「惜子先我不動心」可證，所以在墨子裏也可看到惜子。

註二 孟子章句原作「以紂為兄之子」，按與史書不符，金吉甫謂「兄」當作「乙」，因紂非微子啓和比干的姪兒，係兄弟行，為

帝乙所生，其說當從。

王充論衡率性本性二篇

3 魏晉文獻 荀悅雜言

4 唐代文獻 韓文公集原性 李翱復性書 宗密原人說

5 宋代文獻 程子語錄 朱子語錄 周子通書誠幾德章又太極圖說 張載正蒙誠明篇 王荆公

集性情論 近思錄心性二條

6 明代文獻 王文成公文集卷五二 胡廣等撰性理大全

7 清代文獻 顏習齋存性篇 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 俞樾賓朋集性說 孫星衍原性 清聖祖撰

性理精義

附論性五大派

1 性善說 代表人物是孟子

2 性惡說 代表人物是荀子

3 混沌說 世碩倡性亦善亦惡

4 中性說 告子主性無善無惡

5 三品說 韓愈說性有上中下三等

第三篇 論語的教育觀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這是任何人所肯定的事，他的一生幾乎盡是教育生涯，自就業後，無時無地沒有

和門人同在，施行教育。論語一書，大半就是記載他這種教育學生的話，所以這是一本教育性質的書。牠所記的教育怎樣？

(一) 教

論語的教育觀，和古代的教育制度似乎有點異樣。按禮王制篇，命鄉簡不帥教者，如果移易不變，就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鄉學這樣，國學也是這樣。足見古代有不蒙教化之地，有不屑教誨之民，並且在那些就教的人中，貴族階級又較特殊，他們都能得優先權益，民間惟少數俊秀可沾其澤而已。至孔子則不然，大倡教育均等主義說：

『有教無類。』(衛靈公)

按『類』字，舊注以其指品性的善惡言，我覺得也是指社會階級，無論甚麼樣的人，他都願意加以教育；所以互鄉難與言，孔子卻與童子見，助其求進步。(述而) 雖然他很願意使教育普及，并無類別，可是他不行現代所說的強迫教育，藉使人民入學，他不過來者不拒，教育那有求學的心志者，所以他說：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凡自行束脩者，是誠意來領教的表證；貴族可，平民也可，使皆不必進國立大學。註一而能受到高深教育，這算是古代教育的一大轉變，不過這種轉變非自孔氏始，孔子本人也是受平民教育者之一，未嘗進過大學，致人莫明他的師承。衛大夫公孫朝就有這種疑問：『仲尼焉學？』子貢答覆他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意思是古代學制雖已隨衰周而崩壞，學術并未因而消滅，已從少數貴族手中解放出來，到了一班平民手裏，是故孔子學無定所，師無專主。雖然

古制教育的改變，是時勢關係，不始於孔，究竟我們不能不承認孔子是極努力教育平民化的一員；他的門生遍滿當日之所謂天下，三千餘衆，那在當代是一個怎樣可驚的學生統計數字！我們可將他的教育分爲教旨，教法，教材，提論於此：

(甲)教旨 三代教育，原是一種政治手段，藉以達其政治目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說：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孔子教育雖也不離人倫，雖也有輔於政治，可是他的宗旨究已和那種貴族式教育有別。貴族式的教育，是在造就一些官僚，祿蠶；孔子教育則不然，是要造就人做個有人格的人，致用乃其次。怎樣的人格？就是君子。他故對子夏說：

『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雅也)

『君子儒』是孔子教育上的理想人格，他特爲要造就各門徒到此地步；這雖是教訓子夏的話，實無異其教育宗旨的宣告。『君子儒』是甚麼學者呢？論語第一篇第一章說：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一章是君子儒最好的描述。君子儒時時講求實學，或個獨自修，或與人切磋，總期日有進益，充積自身的總智技能，度着喜悅快樂（程子謂『悅在心』，屬個人；『樂主發散在外』，屬公同情感。）的生活；能不能得人的知遇，見不見用於當代，毫無所容於心。原來學以修養自己爲本，自非假以沽名釣譽，何容藉以求仕致祿；名位利祿都是末節俗務，非儒者所宜措意。所以子張學干祿，孔子雖未明明訓斥其不可干，卻是指教他的話，仍不外自修之道，要他多聞而慎言，多見而慎行，祿自在寡尤寡悔之中，無須用心學得；博見聞，謹言行，方是

學者的正事。想張在孔門中也是不可多得之士，尚不免有利祿心，况等而下之的學者呢？所以孔子不勝其感慨說：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泰伯）

學三年而不以利祿爲念者，尚且少有，使學日久而稍有本事，豈不更以爲材堪大用！孔子因爲當代不這樣存心的學者難得，於是引起他遠想往古說：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憲問）

『今之學者爲人』，虛榮心重，惟恐人不曉得他有某項學問，才幹，一切都是皮毛，不講實質；至於『古之學者爲己』，在在着重己之修養，『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里仁）像這種古學者的態度，方是一個君子儒的態度；因爲正是『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衛靈公）學者果能如是以提高自我人格爲首要，爲急務，教育的任務算已完成。否則爲名位利祿而學，固無價值，卽爲學術技能而學，似也非爲上選；因爲他看士必慤而後智能，徒有智能而不誠慤，譬如豺狼不可嚮邇。（家語）單單造就一其智識份子，怎能算是教育成功？是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公治長）孔子欲使漆雕開去做官，漆雕開已具相當智能，可以概見他自己卻是不肯苟就功名，不以幹才自恃，還說對於修己治人許多道理，尙未能深信而無疑，不配臨民及物。其志學之篤，其務德之誠，殊爲一般熱中於富貴，及以才自任者所不及，孔子故不勝其喜！因爲他的教育作用正是如此。雖然孔子教育是以修養自我人格爲第一要義，可是我們不要誤會他要造就甚麼清高自守的隱士；一個君子儒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

(乙)教法 無疑地，按着論語所說，孔子是個善於教授的人。他的教授法：

1 基於學生的個性教授 孔子教人，并非有何固定方案，刻板文章；他的說法，完全隨人而異。同一問題，甲生和乙生所得的答覆不同，等到丙丁來問，他的答覆仍然不一其詞。例如論仁論孝，孔子皆曾有多方面的解釋。良以學生各有各的個性，怎能一律告以同樣的道理？所以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公冶長)可見子路素性勇於赴義，所當行的不怕不行，只怕行之有過，孔子故用子弟不得自專之禮以限制他的行爲。至於冉求，嘗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雍也)表明他賦性懦弱，難免見義不爲，孔子故勉勵他即聞即行，不可中道而廢，不可盡地自限。退者進，進者退，莫不針對其個性而發。不但對於子路和冉求，他平素洞悉他們個性，對於其他門人也是一一了解其個性何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嘯。」(先進)他若不熟諳門人個性，怎能這樣簡明概括加以判斷？他因對於學生個性曾經用過精密的觀察，教授乃能恰到好處。

2 基於學生的心情教授 教授所教授的內容要充實而有價值，方能引起學生注意；同時，學生若不注意集中，就不能了解教授事實的意義，這是雙方有關係的事。「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見注意力不集中於某項，則某項事理不能成爲我們的知識。孔子怎樣設方引起學生注意力來，我們在論語中看到他或藉無名的感嘆，或用一句莫名其妙的話語，故使門人發生問難，因爲他知道要教授學生

以某項真理，非促起學生有某項心理預備不爲功。他故會說：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

開啓其意，必原於學生未知此理而不安不知，已有發憤求知之心；發達其詞，必原於學生將知此理而猶未能徹，已有欲言不能之態。否則輔慶源說：「不待憤悱而啓而發，是強聒之耳。」原來「聰明因憤而生，精神因憤而奮，不憤則無由顯示而引誘；意見因悱而化，辯難因悱而明，不悱則無自繁稱而徵告。」（滄庵集）惟因既憤既悱而已啓發，學生假使仍不能因而觸類旁通，是表明他們容受性不大，乃不更端以告；這并非放任學生對於所學不明不理，不反不復之意，係不另外加教課程而已。因爲學生既然執滯不通，告之也是杆格不入，莫如待他細細體會現前所學，使之融會貫通，好像反芻動物那麼食草的動作。

3 基於學生的才力教授 「因材施教」這是教育學上至當不移的真理。「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話。孔子當日有那麼多的門生，各人才力高下不等，或聞一以知十，或聞一以知二，……孔子執教若是一律，怎能教得通？據他高足顏子言，我們知道他常實因各學生才力的高下而不一其教，使各學生皆能竭盡其才其力，以求進步不已。正如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得其要領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欲從無由。」胡註一個教授能使學生如此不得不用全副精神於其所學，力圖知其所應知，行其

所應行，不以其高不可及，堅不可入，在前在後之無方體，難以捉摸而荒怠，這種教授法真也算神妙了。

對於顏回那種高材生，有合宜的教法，使能循序漸進，即使無知無識的俗子，他也善能竭其才力以教。他曾自道：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

鄙夫雖然「空空如也」，無知無識，似難領受孔子的教誨，明瞭孔子的見解；孔子卻就其問題的兩端加以反叩，發其深省，而力爲之開導，使其空空而來，飽飽而去。他若以教高材生顏回者來教無知無識的鄙夫，那就等於對牛彈琴；惟因他能注意到來學者才力的高下，而因以爲教，庶乎教無不當，使各學生能竭其才，欲罷不能。今日常聽見有教師說，教大學生易，教小學生難；這話就是顯示他自身膠執教法與其教材，不善運用所有知能，致非某種程度的學生不能聽懂他所講的。那是要學生合他的式，他不能合學生的式，幾何而不徒勞無功？孔子上可教亞聖，下可教鄙夫，既可爲長者師，又曾爲互鄉和闕黨童子的先生，像孔子才配稱爲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丙）教科 孔子教人，因人心性才力而殊，各自造詣當然不能一致；計那些門人中，各人所見長的約可分爲四科，有十哲爲其代表。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這裏記孔門四科是德、言、政、文，據另一記載，在字面上略有不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指倫理言，當被包括在行之內，何能單獨另列？按「忠」是事君之道，當屬政治；信是「言可復也」，當爲言語；所以述而篇的四科和先進篇所記，名異而實不異。

按這四科，不一定是孔子當日這麼分科教授，不過記者隨各學生的造詣而這麼劃分；實則據顏子所說，孔子教授生徒，不外博文約禮而已。舉凡言語、文學、政事，皆屬博文工夫；約禮雖在某種情形下與政事有關係，要在德性的修養，倫常的實踐。

這所教的科目，用些甚麼書爲教科書以致其用呢？述而篇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詩當屬言語和文學科，書當屬政事科，禮當屬德行科；禮又言執，即表明非誦讀而已，尤須實踐。至於古有樂經、易經，孔子不常言，論者以易道精微難曉，孔子還待假年以學，是以少與門人論及；樂則詩禮相聯，每每以禮樂或雅樂相提并論。書雖也爲孔子所常言，可是論語除子張問高宗諒闡一章外，再無他處論語關於這方面的講論底記述，或有遺漏爲此，今日我們可知道孔子的常言，是詩教，是禮教，正如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也。」（季氏）

這段記載，表明孔子對於學校教育或是家庭教育，一樣重詩重禮。我們不妨分述於下：
1 孔子爲甚麼着重詩教？他曾對他兒子伯魚說：

『女爲周有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有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正牆面而立者，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人不學詩也。是一樣。因爲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詩能這麼發育人的情性，增加人的知識，操練人的才幹，難怪孔子教人以此爲急務。他并且以爲一個人對於詩學假使已經領教，還沒有被造就成材，那個人就難有甚麼大希望。如子路篇所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夏長於文學，子貢善於辭令，要皆深於詩學；論語中惟見他們二人，都曾得『可與言詩』的稱許。

詩雖有以上所舉多方面的妙用，要不外乎博文。孔子教育不以博文爲止境，博文是爲約禮。孔子重詩教，豈僅以其博文可取呢？詩教固不單使人博文而已，詩教也是約禮之道。這話怎講？孔子曾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

『思無邪者，誠也。』程註誠可涵蓋一切詩義，足見詩經仍是要在實踐的倫理道德。本來詩是諷詠的詞，雅頌的歌句，純爲客觀的民情俗尚；約而歸諸於身，又盡在『思無邪』一句之中。是故朱註引范氏說：『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2 孔子爲甚麼着重禮教？因爲人生立身處世，莫不依違於禮。所謂：

『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

『立於禮。』孔子曾經再三說過這句話；人若不知禮，則一切將無定見，無定力，身心無所約束，德性失所平衡。其何以立？因爲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

待人以恭，原是美德，惟若恭而無禮則不安；處事以慎，原是美德，惟若慎而無禮則逡巡；臨變以勇，原是美德，惟若勇而無禮則一朝之忿以逞其血氣，徒然滋生事端；持射以直，原是美德，惟若直而無禮則以親生子證其父攘羊，未免太不近情。這樣看來，人生無禮怎麼行呢？孔子故常常以禮爲訓，并且與其門徒時時加以實習，雖在風塵僕僕中也不輟廢；如在宋習禮於大樹下，致招司馬桓魋伐樹的警告，卽其顯著的一例。但習禮是儀表，和誦禮一樣，屬乎學問上的事，孔子對於禮文雖不忽視，卻更特別重視禮的精神。所以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

玉帛的交奉雖足以彰禮，而禮究非玉帛；鐘鼓的鏗鏘雖足以成樂，而樂究非鐘鼓。蓋必有存乎玉帛鐘鼓之先，貫乎玉帛鐘鼓之中，而後禮不爲具文，樂不爲虛器，是故禮之要在其實質。漢書禮志講述得不錯：

「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咏言，鐘石，箎弦，蓋嘉其敬意，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大本也。」

「敬意」是禮之實，「歡心」是樂之質，離開禮樂的實質，無禮樂之可言。所以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

這是舉吉凶二禮的實質，以明其他諸般禮制的精神及其作用何在。「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爲之簠簋，籩豆，彝時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陽貨）山註語：吉禮如果失德，雖踵事增華，有何價值？凶禮如果不哀，雖弔祭大開，有何意義？此所以說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既然禮以本質爲重，又何須有那些儀文呢？據有子說：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和』算是禮的本質底實用，『節』就是禮的儀文底禮節。雖則禮貴在和，自古以來，小而動作威儀，大而綱常倫紀，莫不遵循此道；惟和又每每使人易於流蕩忘返，非禮節之也會失去本然作用。這就是說，禮也有文有質，二者不能偏廢；孔子故既教人習禮之文，又教門徒講究約禮。（指質言）約禮何解？就是他對顏回所說：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這是孔子教顏子的仁目。視聽言動皆須以禮爲準，非禮則勿，就是以禮自約；以禮自約就是克己精神，能克己方能復禮。孔子說：『克己復禮爲仁。』足見能够約禮的人，人道自得完全；孔子教育以造就人格爲宗旨，禮既可使其完成教育任務，無怪乎他諄諄以禮訓徒了。

（二）學

論教育，少不了學。論語開卷就講到這，可見學在論語中佔着怎樣的地位！

（甲）爲何要學 人爲甚麼要學這個問題，在論語中可得三種答案。

1 從求知言要學 人若不學，知識難開，單憑思慮，想像，并不能增加甚麼真知灼見。孔子故說：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這是孔子極言空思幻想之無益，惟學纔能使人有實質的進步。無論人生何種事件，皆須求學以致其知；大而臨民及物，小而修己尙德，莫不如是。禮學記說：

「發愚慮，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質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得知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也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有嘉穀，弗食，弗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弗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

「學然後知不足」可見人愈不學愈自滿，自滿就是沒有知識的表現；人若學而求知，識見愈高，眼界愈闊，方知我的有限，真理無窮，志學之心愈決。

2 從成德言要學 知識賴學增加，賴學開通，道德也是賴學而成；因爲人若不學，即使賦性純良，終究不得其正。孔子故教子路以學爲人生所不可少說：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泰伯）

仁智信直勇剛六言，誰都知道是美德，是人所宜學；惟好六言，假使未能好學，則難免偏蔽而不能見其全體，單任性之所向而行。仁或至於可陷可罔；智或至於窮高務遠；信或至於傷人害物；直或至於證父謗君；勇或至於肆行妄作；剛或至於驕矜自是。不學何足以明理？不學何足以成德？

3 從致用言要學 求知成德皆所以成己，人類社會不單有我，兼有許多人存在，學以成己故猶嫌不夠，又要成人。成人必須有致用之術，致用之術賴學而成。不學無術，怎能致用呢？所以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先進）

按『柴也愚』足見子羔質雖肫厚而知不足，子路竟欲引用他治費，孔子不以為然；以子羔學問既沒有到可致用的地步，那種政治地位既足以妨其修己之功，并足以妨其邑人之事。子路雖欲強自辯護其過舉，說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究實從政但可證驗所學而非本然求學之道，其言似是而非，孔子故惡禦人以口給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說：『學而後入政，未開以政學者也。』其意見和子產一樣。

(乙)所學何事 學是學個甚麼？上引子路說為學不一定在讀書，也有幾分真理；孔門中雖也免不了讀書聲，可是學非單單誦書學書而已，是可斷言。他們學到底學甚麼呢？從前孔子答哀公『弟子孰為好學』之問，舉出顏回為代表，并說他『不遷怒，不貳過』以為顏子好學之博；又自述他志學以後，每十年有一種新進境，都是關於道德修養事。所以孔門中所學就是這個；從師學，從書學，無非要學成一個完善的人格，朱子故說：『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則效孔子；未能周公，則效周公。』至於讀書造詞，考古稽史，那屬次要的工作。孔子所謂：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學文為行的餘事，行則為學的第一要務。子夏故說：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矣。』(學而)

人能善踐個人倫理，家庭倫理，國家倫理，社會倫理，非有大學問者不能；這種人雖或未嘗學問，然而學問之道尚有何加於此？古代教育即所以明人倫，能是四者，不惟見道明，而且踐履篤，不得不承認他為一大有學問的人。子夏素以文學著稱，他對於學的觀念這樣，足見古之所謂學者，并不在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實；文藝

僅爲入學的初步課程，求道的輔助工事。禮學記曾有關於這種學的程序底話說：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術當作州音近而誤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丙) 怎樣的學 我們已經說過人不可不學，并已曉得儒家所學何事，現要問問怎樣的學。求學之道，在勤奮，在記憶，在思疑，在會通，在實習。

1 勤奮 人生要學，原爲己有所不知，己有所不能；化不知不能以爲智者能者，皆賴於學，學豈可怠惰從事呢？孔子說過：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

『如不及』是要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於後。一個學者是那樣的存心，那種態度，怎敢怠惰？伊索寓言中那個龜兔競走的故事，善走的兔只緣懈心一生，反不及爬行的龜先達目的地，牠終於失去了競走的資格，誠可發人猛省，耐人尋味。我們在爲學上，如果以爲今日不學有來日，今年不學有來年，行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將必一事無成，老大徒悲。是故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公冶長)

宰我雖然口才擅長，獨以志氣昏惰而見重責於孔子，譬爲不可雕的朽木，不可朽的糞牆，以其既不勤學，則循循善誘的孔子也覺得沒有辦法。教師善教，還要學生勤學，教育方得成功。勤學是甚麼一回事呢？子夏說：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子張)

『日知其所亡，』就會敬勉以求；『月無忘所能，』就是服膺弗失；學者這樣在學問上日積而月累，日新而月異，真可算勤學之士哩。呂蒙曾語魯肅：『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看，』當指這種勤學之士而言；不勤學的人，莫說三日無別，恐怕一世也沒有進步，沒有變化，終究是那麼一個不成材的人而已。學者若果勤學，日月各呈其功，新故交致其力，至爲聖爲賢，又有何難？孔子之所以成爲孔子，就在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顏子之所以成爲顏子，就在語之不惰，見其進而不止；爲聖爲賢，莫非從勤學而來。從此我們得明白：『一層人生真理，各人造詣的不同，就在勤學與否；因爲天資雖有高下不等，勤學足可救其偏而補其弊。』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卷二第二十章人而不勤學的話，縱今天資美好，未必有甚麼特別成就？孔子故曾借喻於穀物說：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罕）

『苗而不秀，』喻人單有實質而無學功；『秀而不實，』喻人雖學而未足以成德。這樣看來，人還可以天資穎異自恃而爲學不勤奮呢？

2 多記 人爲學，單憑他的記憶力，死記一些物事，或理論，那不過成爲一個書箱子，似非孔子所重爲學之道。他故問子貢說：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衛靈公）

孔子否認他是一個多記的人，原因他看多記的那種知識，并非學問的上選，所謂：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

雖然孔子不自承爲多記的學者，并且以記憶爲次等的學問，那是很明顯的事實；不過我們若執以爲孔

子不贊成多記以求學，卻又大謬不然。孔子所反對者，不是說記憶不好，是在那些以多能記誦若干典故而自居博雅之士；他也不願意他門人看他是那種學者之一。人之爲學，單能記憶，當然不够有學者的資格，可是人若對於所學不能記憶，也不得成爲學者；譬如以篩承水，灌注勤，接受繁，依然無何成績，以其沒有容納之所，隨流隨漏，彼此不生關係。人若對於所學不能記憶，怎能講究學問呢？例如他說：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爲政）

顏子整天聽孔子講授，好像無知的愚人，一句話也不說，豈不是在默識麼？及退到私室來自省，有新發明，省是省甚麼？發是發甚麼？豈不是他那一天從孔子所聽得，那一天在課堂所記得的麼？他若不能記憶孔子的話，將必無由省發了。然則多記爲求學的始基。孔子有言：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這是爲學的三種步驟。首必『默而識之』，方可言學；繼必『學而不厭』，方可言教。本來孔子教人博學於文，多記是必然的。他本人被人認爲博學，定然由於他記的多——不過，他們不以多記爲求學的惟一至上法門而已。

3 思疑 學要多記，尤貴思疑。顏回若但將孔子的演講詞一股腦兒裝着，不退而深省，那和村童誦讀有何異？又何以足以發？孔子故說：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

『如之何，如之何』，是反省生疑，深思熟慮之意；孔子自謂對於沒有疑問和思考的人，最無辦法。顏回能够退省而發，固然不愚；惟其受課之際，像愚者之沉默不語，使孔子在教授上也要感到困難。所謂：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

顏回對於孔子教言，不論多少博約，精微顯著，皆能默識心通，絲毫沒有疑惑，致現露得無所不悅；這爲顏回自己計，未始不是誠然可喜，究衡以「教學半」（備書之意，他純全不足使孔子得些借助，不像子夏因疑素絢而問，聞繪事而悟禮在後，啓發他的心思，問題由詩的文字探討，進而至於義理的研究，可見學問的無窮無盡，誘致學問作無窮無盡的探究者，是在人善疑，善思，善疑善思的於學問，好像抽絲剝筍，抽出一根又一根，剝去一層又一層，直至最後整理就緒，發現底蘊，所以善疑善思是求學的必要方法。孔子說：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

孟子也說：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

人求學不用思想，不能明所學之究竟，那就等於盲從，雖然記住也不算得真實學問；孔子故常在教授上故意使人生疑來問，多方使人運用思考。

4 會通 學要思考，又貴能融會貫通；人若記得多，對於所記的也思想明達，如不能融會貫通，那是一些零片知識，仍不足算真學問。孔子既曾否認他是多學而識之者，又告訴子貢他是甚麼樣的學者說：

「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他不僅多見多聞而多記，尤其是個善於融會貫通知識的人，好像前代用制錢，一個一個套在一根繩上，使之彼此發生關係，整理而有系統，不復是些散漫的思想而已。這在求學上是怎樣的緊要！子夏曾說小道雖有可觀，而君子不學，即在「致遠恐泥」，膠執不通之故。孔子爲甚麼說：

『攻乎異端，註二斯害也矣。』（爲政）

異端之爲害，即在見道偏而不全，學之徒然散漫其心思，拘執其小見，即使有成，不過莊子所謂一偏一曲之士，於道無足貴。荀子也說蔽於一曲而開於大理，是人之患。可見學者莫不公認學偏了，學小了，皆非爲學之道；學要窺其全貌，學要知其全體。莊子所謂：

『能通一，萬事畢。』

凡欲成爲一個大學問家，就非這麼融會貫通其所學不可。我們不及孔子，即在不能和他一樣那麼一貫。子貢論人事而悟詩意，子夏論詩意而悟禮原，皆能觸類旁通，融會所學，庶近於孔子一以貫之的爲學法門，孔子所以不勝其喜。

5 實習 學既有得於心，又須加以實習；實習是固其所已得，使其學問因經驗而愈明確。實習又不但固其所已得之學而已，并且是以其已得的學問爲研究資料，另圖新的知識，由粗而精，由博而約，以至於徹上徹下，通前通後，好像孩童學步，初雖捫物靠壁，終則獨立行走，起坐來往自如。學者至是，學的本事已完。孔子說：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爲政）

這樣說來，實習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單溫故不是好的實習，必在故中知新；能溫故而知新者，是已不爲客觀事物所限制，已將客觀知識化成主觀生活而創造思想。孔子說這種人不單自己可以爲學，而且知足以辨疑惑，學足以喻道進德，堪爲人師；像他自己能够對付任何學生的任何問題，要皆平素學習之功。問仁問孝，有許多的講解，總皈一個真理；譬如一座大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隨叩隨應，無不需應適宜。

學習的意義已如上述，學習的事項怎樣實行呢？學而篇第一章是專論學習的。第一節說要『學而時習

之；『學習重在時字。時字有二義；一則學貴及時實習，現在學得的現在就習，不要等到下一點鐘；下一點鐘有下一點鐘的課，恐怕過時未習或已遺忘，并且又有別課宜習，稍一遷延，即不免有遺誤。二則時習是沒有間斷，不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乃是念念不忘，牢牢記憶，多多思想，常常分晰之，總合之，篤行之，不厭不倦。

實習又不單爲個獨事，并且有待於朋友；孔子故於『學而時習之』句後，第二節緊接着說『有朋自遠方來』，彼此切磋琢磨，同享求學之樂，同得求學之益。原來『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漸）進德修業，乃朋友事。古者，學校將『敬業樂羣』，『論學取友』，列爲考成之一，可見朋友共學之功；不然，『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何況我的新知得失，沒有朋友怎得印證？實習所以少不了朋友。

至於第三節說的『人不知，而不愠』，那是學習的大成功！或是那是爲學習的大考題；學者果能此道，就已試驗及格，准許授予君子儒的文憑。因爲儒家爲學，本不單屬書文理論，尤重倫常道德，上文會屢言及；實習故也不單溫故知新，願在力行何如。子思論學，於學問思辨之外，以篤行所學爲最上級，篤行就是實習之功。一個學者若是虛榮心重，看見人不佩服，不恭維，便不免心懷不平，那就表明已但能對於客觀事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尙未將其所學化成主觀之德，實習的功力不到，實習的功力不够，不配稱君子儒，是故論實習不忘篤行。孔子說：

『法與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

所以在孔子教育上，教師固然要善教，言之有物，誘之以方；更要緊，學生也要善學，要實習不懈。否則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雖有好教師何益？連孔子也要徒喚奈何了！

到這地步，我們可明白學習是怎麼一回事；學習是在時時重演所學，踐履所學，或是個獨自修，或是與朋友共。

(三)士

士是儒家對於學者的通稱；據穀梁傳，古以士居四民之首，可見他們在封建時代的社會底尊崇。我們已經講過教與學，關於學者的本身自當提論一下：

(甲)士的品第 甚麼資格的人纔能稱爲士？這在孔子有過詳細的說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一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路)

孔子在這裏告訴子貢，士有三等；第一等的才德兼具，第二等的有德無才，第三等的僅知自守。

1 上士 儒教以君子爲人格標準，士卽學君子者，孔子論上士品格故和論君子近同；君子文質彬彬，上士也必立志清高，才堪用世。

上士立志清高，『行己有恥』，凡是不合道義的不爲，所謂：

『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里仁)

因爲上士志在道義，其他非己所計，富貴好，貧賤也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倘若身爲士子，對於富貴尚有欣羨之心，對於貧賤尚有憎嫌之意，其人勢將爲環境所左右，爲外物所蔽惑，與凡夫俗子有何別？孔子故

說：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又說：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憲問）

富貴貧賤，是士子人格的最大試驗；富貴非不可處，貧賤非不可去，不過得之以道，此其所以不同於汲汲皇皇惟利是圖的凡夫。是故從來真正的士子，對於去處莫不審慎，不恥其不若人。韓詩外傳有一段有趣的記述：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而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於天地，如出金石。」（漸序卷七同）

這是士子「行己有恥」的一段事實；原憲就是一個行己有恥的上士。子貢素來「不受命」，不安於貧賤，要去經商發財；然則孔子告訴他行己有恥之爲士，正也是爲他而發。

上士不單行己有恥，那麼志於道而已，而且要有相當才幹，即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個人奉命出使，口才自是必要，行動也很惹外邦人注意；沒有口才不足以達其使命而說服對方，沒有好的儀表行爲也易招人輕視，皆不能不辱。要做到「不辱君命」的地步，非有德有言者不行；有德有言，無論到那一國去當公使

都可所謂：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衛靈公）

子貢能言善辯，和宰我同科齊名，『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又特藉出使不辱以勉其言行兼顧，才德并重。

2 中士 較上士低一格的中士，其品性至少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按孝弟為仁之本，何以較有恥不辱之士為次呢？朱子說：

『孝弟是第一等人，而聖人以為次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匹夫之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

又饒雙峯說：

『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苟；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是行己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為其次。』

3 下士 又有較中士更低一等的下士，其言必信，信是一種美德，曾子曾以為日中三省之一，為凡人所必具。孔子曾說：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輅，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為政）

人必藉信而行，如同車子一般，大車任重以有縛軛駕牛之輅，小車致遠以有鈞衡駕馬之軌，無信者像車已失其任重致遠之具，決然不行。所謂：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衛靈公）

良以人而無信，為人不論做甚麼事，都不能得着好感；即使利於人，忠於事，人也將以其為惡意。正如子夏

說：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子張）
一個本來善良的君子，未取得他人的信心，尚且好的變成了惡的；假使沒有地位的人，沒有信心，豈不更壞麼！所以孔子說：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

信且較重於生命，其為德的價值，於以至極！既然人非有信不可，為甚麼孔子竟以『言必信』之士，硜硜然為一小人呢？原來

『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

朱註『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信固可貴，卻不可必，如果不擇是非而專執，不免偏私，雖有所守，究不得其正理；不如君子踐履其言，原是他所深知灼見的至理名言，沒有輕信盲從之弊。所以從前有一班人對於管仲人格懷疑，以為他先事公子糾，桓公殺其主，管仲不死，反為桓公相，未免太無信義。孔子卻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

管仲即為『貞而不諒』的人，與普通『言必信』的人有別，此其所以受孔子贊美；至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這種行為有多大價值？孔子故雖不說全無可取，於道究為不高。

下士於言必信，於行必果，果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德行，臨事不優柔，不寡斷，必能坐而言，起而行，孔門中子路就是這種人。孔子曾對季康子說：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雍也）

果是子路的長處，可與決大疑，定大計，使之從政，必能振作民氣，所謂「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先進）然而果雖爲善，究竟「行必果」的人，善非上選，因爲不論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弊害頗大，如子路終至死於孔悝之亂，爲此孔子曾切戒子路說：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是「行必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老成持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當行則行，不可則止，那纔是恰到好處的行爲。這種行爲在士子極難得，孔子有言：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

「權」是爲學的最上乘，有知常處變之明；「立」較權爲次，單是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果而已。士而一味固執，拘滯不通，豈非下等呢？然而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於肆，孰若固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拘，所以可取。

（乙）士的精神 士子應有甚麼樣的精神？曾子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曾子從士子所擔負的道義責任，及其前途，論到士子應有弘毅的精神，弘是博大，毅是剛強，非博大不能任重，非剛強不能致遠；士子既然「任重而道遠」，自必具着弘毅的精神，始能擔負，始能力行。孔子說：

「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

士子弘毅的精神，這句話可充分表出。「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朱註）人若身爲士子，尙無仁爲己任的覺心，還同匹夫匹婦一樣的

麻木，那裏够得上爲士的資格？士本然的有此責，他爲學即在乎這個。子夏所謂：

「好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儒家從來不以學問單屬客觀知識方面的事，仁即在其學問之中，仁也是學問；士而沒有仁爲己任的覺心，就是沒有學問的表證，還能算爲士呢？但士若沒有弘毅的精神，單具此覺心也屬徒然。子張說：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張）

「執德不弘」就是沒有弘大的精神，所以有所得而守之太狹，無容納衆善之量；「信道不篤」就是沒有剛毅的精神，所以有所聞而信之不誠，無擔荷強忍之力。無弘量不能兼具全德，不足任仁，無毅力不免半途而廢，更難行仁。這種人，子張說世界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信乎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

（丙）士的態度 精神是含蘊在內的，態度是顯著在外的。士要有弘毅的精神方足爲士，又要有怎樣的態度呢？從前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這是一段論到士子態度的話。據舊解，士子爲人的態度，不外誠懇和悅，朱子所謂「切切者，教告懇切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攻訐之狀，與剛直相反。」「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疏略，未能偲偲；勇則亢直，未能怡怡。」（玉觀齋語）然則孔子告子路以士的態度如此，也同告子貢以士的品格一樣的用意，欲以矯其「行行如也」的氣象，使知於朋友，則「忠告而善導之」，以盡其義；於兄弟則友恭，以敦天倫之樂。此所謂朋友兄弟，特舉以例其餘；并非朋友兄弟外，就可不用此態度。又

并非限定某種態度單爲兄弟，某種態度單爲朋友；無論對於誰何，總是一個態度。

上文士的態度觀，是就他對人的態度而言；我看孔子在這裏的語調，更是着重士子的自持。士子雖受切切之告，惓惓之勸，仍怡怡然，有樂於接受他人忠告之意，所謂「聞人告之以過則喜。」并不以人或有拂逆而生慍。下文朋友兄弟二句，爲上文「切切惓惓怡怡」的注腳，使知切切惓惓怡怡的意義何如，並非告以對待兄弟朋友之道。

(丁)士的處世 士子怎樣修身處世？子張說：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人生最難衝破的是利害關頭，最不易治的是祭喪事宜；爲士子者，就在這些上顯出其學養，和流俗不同。臨難毋苟免，臨財毋苟得，慎終追遠，四者都屬人生大節。大節倘若虧，士何足以爲士？在這些上能够持守得當，庶乎與爲士的身分相稱。這些事可分作兩面觀，一是處常之道，一是處變之道；見危致命是處變，決之於一旦，思義敬哀是處常，思之於平時。試一略爲申述：

1 怎樣處常 平常士子修身處世之道，不外乎義與禮而已；一切以義爲準，以禮爲度。在這裏特別提論的，義之於得，禮之於喪於祭；喪禮祭禮，乃儒家素所重視。

a 見得思義 孟子曾說：「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這段話，是表明孔子對於得失不容於心，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屬定命，無關我事，我惟禮義自持而已。因爲權位名利的得失，與人身家關係不大，要緊的是義理；是故見得，士子并不以其可據爲己有而急遽將就，必深思其合義與否。孔子所謂富貴之處，貧賤之去，皆必以道；非以其道而得，則不處或不去。孟子也說：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曠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告子上）

b 喪祭盡禮 一部禮記，有不少的篇章論到喪祭，儒家重視喪禮祭禮，於此可見。他們爲甚麼這樣重視喪禮祭禮呢？曾子說：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喪禮是爲慎終，祭禮是爲追遠，喪盡其哀，祭致其敬，這是爲德之厚道，化民成俗，乃其大效。是故周政「所重，民食，喪祭。」（禮記）孔子及其門人生在那個重喪祭的時代，他們何得不特別講究呢？故以「祭思敬，喪思哀。」爲士子處常的大節。否則「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八佾）

2 怎樣處變 人生難免沒有憂患災禍，沒有學問修養的人，一遇事變當前，少有不驚惶失措，不顧一切的想法設計去逃避；至於士子素有操守，遭逢甚麼事變，足以妨害其操守者，則雖犧牲性命也所不惜。因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士子的正務，何得以憂患災禍而易其操守呢？孔子故說：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孟子也說：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入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

勿喪耳。」（告子上）

對於賢士見危致命的道理，孟子算是發揮得最透關，貪生怕死，人格攸關，此臨難所以不可不審。憲問篇說：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然則一個有人格的人，爲要保全自己人格，誰又不要有這種決心，有這種勇氣，準備犧牲性命以爲保全自己人格於萬一的時機呢？

（戊）士的達德。前段是論士子修身處世，屬於個人學養；本段論其達德，屬乎士子處世爲人之宜，怎樣和社會民衆發生關係，甚麼叫達？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

平常人對於聞達相提并論，具着和子張一樣的錯誤觀念，以爲聞達沒有分別。詎知聞是聲譽，不必名副其實。人已聽見我，達是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我的人格有實在的感力及人。所以聞與達似同而實不同。孔子故告子張聞達有異，不可相混，并詳辨其異點；達者質直而好義，與聞者取仁行違異，達者觀察而慮下，與聞者居之不疑異。這裏我們但要曉得士子怎樣求達？

1 質直 士子處世，惟本其素樸質直以爲人。原來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人生應以直道相處，庶好共存共榮；否則爾詐我虞，人類社會怎能維繫。是故孔子曾對哀公說：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爲政）

「舉直錯諸枉」是甚麼意思？樊遲曾經問過子夏說：

「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說：「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顏淵）

據子夏的言語看來，「舉直錯諸枉」是推崇直道而以行直道者爲可貴；那麼相率成風，枉者也將變直，彼此推誠相與，人類社會未有不治平者。直固爲人生生存要着，然而怎樣算直呢？論到這問題，從前葉公、沈子高和孔子有過一段有趣的談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

葉公所語，爲矯情立異之論，恐未必實有其人；惟鄭康成論語注，「直躬」作「弓」，以弓爲名，又似確有其事。呂氏春秋曾這麼記載着：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以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無論當日呂不韋門客是否據論語而捏造故事，鄭注又是否因呂覽而定名姓，不過在人類社會中，這種人或是存有葉公那種道德觀念的人，所在多有，矯情以沽名，立異以鳴高，自以爲親莫如父，親的罪惡尙且據

直實說，何況其他，直必無過於是，當受人們欽佩，當受人們敬禮，詎知過猶不及，子證父竊，那麼不顧天倫，不合人情，其直豈是真德？簡直是枉道而行了。因為直道多端，父子相隱乃情理之常，則父竊而子不證，是順常情依常理而行，何必反乎情理方為直呢？子貢「惡訐以為直者」，（陽貨）誠非無因，所以直道必順情，必依理，舉凡不合實情實理的言行，皆不得謂之直，不僅父子相處之道為然。孔子為甚麼不承認微生高直呢？就是因為他的行為與實情不對，「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不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已是行的彎曲。又為甚麼說「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治長）無非以直人怨則怨，友則友，匿怨而又故示無怨，已是行的詐偽，不符理性。

2 好義 君子處世為人，孔子說「義以為上」，（陽貨）凡事的可否，與人的交往，一概依違於義。正如孔子又有話說：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君子的處世態度非常活潑自如，無可無不可；他這樣現得靈通，并非沒有骨節，乃有主義者。因為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

君子聚精會神在義上，和小人喻於利無別；小人惟利是圖，不顧其他一切，君子於義也是這樣。所以凡與義相背的事不做，凡與義相違的人不與；至於「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不可改也。」（張敬夫語）為此，「士窮不失義」，（孟子）士蓋以君子為模範者，士不但不失義而已，甚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3 察言 孔子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

據此，爲人處世，不知言怎麼行？因爲不知言無以知人，人生成的不能單獨存在，必然和人發生關係，度社會生活，在社會間而不知人，那種危險性是多！原來『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善柔，損矣。』（季氏）我若不知其人，貿然與之相交，將蒙受怎樣的損害？這但從朋友方面說，至於用人任事，更非知人不可。要知人不可不知言，士故處世以察言爲善。

4 觀色 言爲心聲，察言固爲知人的一法，惟若專恃人言以判別是非善惡，未見得一定可靠。孔子卽曾失之宰予，是故察言不夠，又須觀色。因爲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

專憑人的言語不能認清人，單照人的外貌也難認清人，所以說要觀色；因爲有的小人色厲而內荏，徒執其色之威嚴神聖，遽然以爲其人有爲有守，那就大謬不然。孔子說：『色厲而內荏者，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陽貨）

色不單指容貌，兼指行止舉動；觀色，是對於整個人格加以精密的觀察。觀察之道，孔子曾經這麼論及：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爲政）

假使人是這樣用心觀察，不怕人在色上善於巧飾，能飾『所以』以逃我之視，必不能飾『所由』以逃我之觀，能飾『所由』以逃我之觀，必不能飾『所安』以逃我之察。士子果能這麼處世，尙有何失？孔子說：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

我怎麼會知道人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使人與言兩不相失，自非察言觀色不可，那就是知者的事。士子以智爲達德，這麼用心觀察也其所當務。

5 思慮 思慮也是爲人處世必不可少之道；爲人而不用思慮，欲其事之有成，欲其與人無尤，決然難待。是故孔子有言：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

惜陰錄說：『爲治不遠慮，則萬幾墮；爲學不遠慮，則百業荒；所行不遠慮，則滋悔；所言不遠慮，則罪集。』無論怎樣，人生雖然不要畏首畏尾，不要患得患失，慮卻不可不有，士子得免於鹵莽滅裂，平生能平安穩妥，卽在其慮而審慎周詳。

6 下人 士子既然質直而好義，既會察言而觀色，而且思慮周密遠到，其德其智，皆已超乎流俗，他卻并不因而自滿自足，自高自大，還是謙卑遜讓以處世爲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下人而不居於人上，這非有大學問，有真修養的士子不能；理學家以爲孔門中只有顏回到了這地步。這種地步雖是士子最難有的功力，可是凡爲士子所應具，否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秦伯）人而有周公的美才，尙因矜夸鄙嗇而無足取，爲人處世還容有驕傲狂妄呢？『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老子道德經）是故孔子說士必慮以下人，方能『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孔子對於那驕傲狂妄而不下人之輩，表示深惡痛絕，如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憲問）

另一方面，對於不驕傲狂妄而下人者，孔子又極稱許獎勵說：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雍也）

註一 古代教民，鄉有鄉教，國有大學，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周代採其制而兼用之，凡

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大學有五：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辟雍，辟雍乃中央大學之名；東學尚親而貴仁，西學尚賢而貴德，南學尚齒而貴信，北學尚貴而尊爵，中央大學則承師而問道。

註二 『異端』集註直指其如楊墨佛等，實則孔子本意是在求學宜全而不偏之道，無與於註中的講解。善哉黃氏日抄的話說：『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他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講論，既者自不必以後命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

第四篇 論語的政治觀

孔子一生過的教育生活，同時也是過的政治生活，雖然在位年數不多，莫由展其抱負，卻是無時無地不求致用，或與當代諸侯卿大夫言，或與門弟子互相討論政治，他故又爲一大政治學家；論語關於他的政治主張，記載頗爲不少。原來他看要行其道，致其義，莫如取得政治地位；平日用以教其門人者，無非也是些修己治人之理，所以在他門下出的政治人才很多。如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雍也）這裏但說子路子貢冉求三人有爲大夫從政之才，是隨季康子所問而答；假使季康子多問幾個，我想定然還有哩。他從前答孟武伯問也說：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赤也，束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公冶長）

除由與求外，又多了一個赤，并且將他們能夠居的地位，能夠做的事工，爲之直捷說明。不但孔子對於他們是這麼期許，他們自己也是這麼自信。先進篇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子路冉有公西華道志的話，正如孔子對孟武伯之所言；孔子雖然哂由，非哂其無此才力而誇大，乃哂其率爾而對，毫無謙讓的禮貌。在這幾個人外，又有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

仲弓不但可爲諸侯大夫，其德且可君臨天下；顏淵問爲邦，顏淵也是這種大有可爲之才。這都是已見於論語記載者，其他未見於論語記載的政治人才不知凡幾，所以先進篇說：『政事，冉有，季路。』那不過是舉他二人爲代表，并非說孔門中僅有他二人長於政治。據傳孔子不得大用於楚，即以他門下政治人才太多，而見忌於人的緣故。史記孔子世家說：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蘧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令尹子西勸阻昭王用孔子的話，爲楚國利害計，殊爲動聽，不容昭王不爲所惑；至於他論到孔子政治學識及其門下政治人物之夥，從各方面可以證明是實。以他們師徒這些政治天才，濟濟一堂，不時研討，宜乎有超人的政治意見發揮出來，總其所論，約可別爲賢才主義，德化主義，正名主義，安民主義數端。

(一) 賢才主義

(甲) 賢才主義的根據 國家政治能否致治，孔子認爲完全繫於執政者；執政者是賢才則政治必得其正，無賢才則天下不平。如他曾說：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中庸卷二第二十章》

「爲政在人，」這是賢才主義的立腳點；從來政治的成功，莫不有賴於賢才。例如舜的天下何以治呢？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

朱子說：「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者，蓋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五人而已，他人不得與也。」五臣是誰？金仁山說：「禹爲司空，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臯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虞舜而外，周代何獨不然？

「武王曰：『予有亂，或作亂治也。』臣十人。」（秦伯）

武王伐紂，成其匡時救世的大功，要由於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等爲之輔佐，并有邑姜爲后，贊襄於內；孔子說自唐虞以降，賢才之盛，不過於是。

孔子默察前代以及本朝所以致治之因，莫非賢才爲用，即在當世諸侯，仍不外此，所以力主賢才爲政。

（乙）賢才主義的實行 凡爲君者，本身賢而又得賢才輔佐，固然盡善盡美；倘使本身不賢，只要用人得當，仍可保持現勢。例如：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憲問）

衛靈公雖然荒淫不德，其國終不至於滅亡，以有仲叔圉等從政之故，賢才爲用之關於國家，不很大麼？賢才爲用，又不單以其有能治事，使其國家底定，并且用賢才是樹之風聲，使不賢不才者知勉而化。此子夏所以說：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假使爲政而不以賢才爲主，朝廷若屬一班小人，那還談得上政治麼？孔子有言：

「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

「無所不至」包括鄙夫多少罪惡而言，其爲政也何堪設想！試考孔子時代一班從政者怎樣呢？

「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孔子看當代卿大夫如魯三家之屬，譬如斗筭之器，才具小不堪大用，致其政治也不足觀，人才之賢不賢，

關係政治如此。是故詩說：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大雅抑之篇）

可見人選是怎樣要緊的事，無論強國弱國，大國小國，莫不皆然；孔子既深明此道，他故在政治上教門人以舉賢才爲務。如對仲弓說：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

他對於當代在位者的人格，卽常就其能否舉賢才爲斷。對於那舉賢才的人，不勝其贊美！如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憲問）

公叔文子以其家臣僎賢而有才，既不以其原居己下而恥與同列，又不以其賢才自私，推薦之於公朝，使爲國効勞，孔子故稱其真有人格。反是，人若有舉賢才的地位和機遇而不爲，孔子又不勝其恨惡！如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也。』」（衛靈公）

臧文仲知柳下惠賢而不引與共事，似有獨享榮華富貴的欲念，孔子看這種人行同盜賊，以其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爲此他雖稱贊管仲爲「人」，「子產爲「惠」，可是他說子產不及子皮賢，管仲不及鮑叔賢。那是何解？因爲「鮑叔進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賢達己之才者也。」（家語賢君）「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韓詩外傳）足見進賢達賢，原非易事！

孔子理想中的世界，就是共同以賢才任事的社會。禮運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

怎樣選舉賢才呢？仲弓曾經拿這問題和孔子討論過。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

可見孔子之所謂選舉，選是在位者的挑選而非民衆的推選，舉是在位者的薦舉而非民衆的公舉；他的選舉觀，非同於今世的選舉法。

（二）德化主義

孔子既然注重賢才，當然趨向德化；可說賢才入選，即爲德化政治故。德化主義怎樣？

（甲）德化主義的背景 孔子爲甚麼提倡德化主義呢？

1 當代的重稅政策 孔子時代的執政者，既屬「斗筲之人」，還能有甚麼好政治出現？那種小才小器的人，自不知從大處着眼，專門只顧目前一己利益，那管百姓的死活。於是橫征暴斂，多事搜刮，他們將古代稅制改變，以遂其私慾。如左傳說：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註一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他們欲改變古代稅制，孔子知其必行，不明諫阻，惟託冉求一言；後果不遵先公典籍，竟用田賦，其稅率於以特高。高到甚麼程度呢？哀公之言可資參考。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註二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顏淵）

按哀公語意，那時稅率已較做法加倍，十取其二；賦稅雖然加重，可是於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蝨，加以連年有事於邾，又有齊微，以致政用仍感不足，正應了孔子「貪冒無厭……將又不足」的話。不過公家雖然貧乏，大臣卻已私藏甚豐，甚至「季氏富於周公」，那時冉求正爲季氏宰，初既與聞其政而不阻其行，繼且爲之聚斂附益。孔子故表示深惡痛絕說：「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參孟子離婁所以孔子對於當代重賦政策，始終立在反對地位，因爲那種政策的推行，徒飽私囊，徒招民怨。

2 當代的重刑政策 上文雖但就孔子本邦魯國而言，我們讀詩伐檀、碩鼠等篇以及別的书傳，知道那是周末其他諸侯的普通行爲，以致當代人民皆不聊生。如茗之華詩說：「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代人民這種厭世思想，即當代那種政治所造成。老子所謂：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以賢於貴生也。」（道德經七十五章）

人民既然因爲賦稅不堪擔負，一旦年荒歲歉，老弱者轉乎溝壑，或是自尋死路；少壯者不免挺而走險以求生，以致盜賊讜起，社會紊亂不寧，如魯季康子即深以此爲患。顏淵籍記其事說：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參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載武仲與季孫氏論盜一段。

足見盜賊的發生，政府應負相當責任。上不重稅，民不缺食；上不有爲，下不難治；上不厚生，下不輕死；上不逞慾，下不竊取。可是那時執政諸公并不如是反省而顧及該項社會病態發生的原因，力求弭除，反倒嚴刑峻法，僅事消極的制裁。詎知民已厭世而無以生爲，以爲生不如死，那種嚴刑峻法有甚麼用呢？徒使社會那種紊

亂情勢愈增嚴重而已。老子所謂：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道德經七十四章）

政府不能隨民之好惡以爲治，專門運用政治手段以臨百姓，拿着就殺，結果政治行的不通，『希有不傷其手』而發生困難。這樣看來，重刑有何益呢？是故莫如重德。

（乙）德化主義的意義 對於當代那種主殺政策，孔子原也極不謂然。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他看專門主殺不是事，要在位執政的以德化人，以德化人者，好像風行偃草一樣。所謂：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儒家認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他們責望政府故殷，人民不德是因政府中人不能爲之表率，人民善良惟在政府中人教勸示範。孔子故說：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爲政）

曾子也說：

『君子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

因爲『未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學之道，言治平必自修身始。正是：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又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顏淵）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

人民好，還要執政的好，因為凡事，執政者必先為之導，不能責成人民如何如何，自身卻不去做，或是做的不對，所以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

這是孔子的政見，和當代刑治主義最大的分歧點；刑治主義以法令威嚴來制裁并鎮壓反動，德化主義是要以自己人格來教勸。前者相信客觀律條的束縛力，後者着重道德的感動力；這兩種力量之於人，前者萬不及後者的自然而著效。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為政）

刑治主義雖或使人因其法制之密，禁令之嚴，而知所恐懼，不敢為非作歹；究竟他的心念仍不忘惡，有了相當時機就會放肆起來，那非根本為政的好辦法。何況據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即從消極的制裁言，刑治主義也未必有效呢？何如以德為天下倡，使民歡感興起，以禮齊其風俗，使民循規蹈矩，無形中發育其善善惡惡之心，而格其非。這麼樣去為政，天下豈有不治呢？孔子故說：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為政）

北辰，古視為天的中極，凝然端居其所，不覺其動，而左右經緯的衆星，皆四面環繞以一其趨向；孔子說為政以德，也有如此妙化之功，必可得到羣衆的擁護與愛戴，自然無為而治。集註引范氏說：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這種論調，可說和老子共鳴。現代雖有一部分人士懷疑老子在孔子先，我覺得論語中有好幾處學理和道德經可互相發明，私衷總以老孔先後同代的意見爲然。雖則他們兩個在政見上有若干分別，可是他們注重德化是一樣。後儒以爲老子『無爲而治』是清靜無爲，和孔子爲政以德有異，爲政以德還是有爲而後顯其不爲之治云；詎知老子無爲之旨，本也不能視同佛教徒的禪寂，他不過不滿意於當代『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道德經五十七章）那種政治社會的情況，提倡『爲無爲，事無事，』使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不必用甚麼條文去督促，限制，并非道德也不躬行了。孔子說：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

這話，正像是老子無爲而治的註語；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明是在上位者正己以正人之意，不用律上加律，令上加令，這裏一點，那裏一點，那麼多是非的做。不過孔子的德化主義，我們若以其卽老子的無爲主義，那就不免毫釐千里之差。孔子主張爲政，不但『道之以德，』又要『齊之以禮，』老子看『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德經三十八章）禮治使人趨向文飾，和刑治使人徒謹外行一樣。孔子卻極主張禮制以爲德化天下的輔助作用說：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弗善也。』（衛靈公）

知及仁守，內美算已充實；莊敬涖民，威儀也已顯著；個人修身之道，可說無虧。惟使民若不以禮，則但能使

民敬其德而不化，較之刑治主義雖已進步，究未竟德治主義之全功，必定：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

何解好禮則使民易？李岱雲說：「好禮則禮達，禮達則分定，分定則情安，而易於使。」原來「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禮運：「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坊記）因爲「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禮禮運）故禮在孔子政治論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曾說：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里仁）

不能以禮讓爲國，國將不成體統；能以禮讓爲國，則國家致治不成問題。正如家語史記及說苑等書記載着一個故事：虞芮二國之人，爭田不已，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絜；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見而感之，乃以所爭之田爲闕田。這個故事，可充分的說明孔子德化主義注重禮治的意義。

（丙）德化主義的功用 德化主義有甚麼功用，可舉孔子答葉公問的話說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

近悅是國內治平，遠來是國際誠服；所以不論對內對外，德化主義比刑治主義徒使人懷明威而生畏者強。近悅遠來之道，其詳如何？

1 悅近之道 悅近之道有二，一是寬，一是惠；寬對重刑主義而言，惠對重稅政策而言。

A 寬 孔子既不贊成刑治，對民自然主寬，在上者以寬容爲原則，否則「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

哉！（八佾）他告仲弓以政，即在「先有司，赦小過；」（子路）凡執政者，都應具有這種寬大精神。像湯說：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曰）

又秦誓說：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堯曰）

執政者能够這麼存心，對於罪犯自負責任，豈願過事苛求？所以大禹途遇罪犯，下車垂問而泣；他以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至其爲君而民心不向善，是其德不足以感化人民之故，他故覺得這是深可痛心的事。歷來談德化政治者，莫不以堯舜禹湯文武爲則範，總以社會問題的發生，執政者必須代尸其咎，是故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

士師執掌法權，不要以審明案情爲快，要心存哀矜，卽有寬容之意；因爲民之不德，是由「上失其道」而然。照這麼說，政府官吏，不在會辦奇案，不在會辦冤獄，如一班人所欽羨的包龍圖；要在使他的政權所及地的屬民，沒有甚麼奇案或冤獄的出現。孔子所謂：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怎樣能使無訟？是非明，曲直判，未必可以做到；必然像文王之爲國，使虞芮二君受感而自動放棄其爭端。換句話說，刑治主義不能達到無訟的目的，惟有德化主義方可成功。刑治主義不單不能使人無訟，恐怕愈使社會人士增加糾紛，纏訟不休。荀子說，在孔子爲魯司寇的任期内，有某父子來告狀，他老先生將他倆一齊收監，三月之久，既不審判，又不開釋；後來那爲父的自己呈請休訟，他始將他們一齊放出。事聞於季桓子，桓子很不喜悅，對冉有說孔子欺他，以其曾說國家以孝爲先，他若治不孝子以罪，豈不甚好？爲何將他放了？冉有

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息着說：「嗚呼！上失其道，而罪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恭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恭三年而百姓往矣。先修正乎在己者，然後徐青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按這一段傳說，除荀子外，并見於韓詩外傳、說苑及家語、外傳與說苑以此爲季康子時事者誤，因孔子爲魯司寇，乃在康子父桓子秉政時代。）魯國自經孔子那麼治獄，劉向加述其後效說：「訟者聞之，乃請無訟。」可見孔子已曾在司寇任上根本化除民間的不平現象，無訟於庭！易象言刑者六，始於訟，終於中孚，訟者刑之始，而象不言刑，但戒以作事謀始，即欲其無訟以期於無刑之意。

爲政雖然以無訟無刑爲上，必要時也并非絕對不可用，所以「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行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誅一少正卯而魯政得以不亂，刑又何不可用？易象故於訟後，繼以噬嗑曰明罰勅法，解曰赦過宥罪，豐曰折獄致刑，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曰議獄緩死，必終之以中孚者，以訟之起爲有孚望，上以孚感，下以孚應，於是望化爲孚，望化爲孚的過程雖其間或不免於用刑，究以德化及民爲的。

B 惠 德化又不單消極的待民以寬，至使民間無訟而無刑，并要養民以惠，惠是積極的施與，堯曰篇故引述周之大賚以彰武王德政，書武城篇說：

「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散鹿台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紂以聚斂爲事，大招民怨，武王反其道而行，散財發粟，以濟貧乏，於是萬姓歡騰，足徵惠則足以悅人，足以使民。惟惠民豈必在財粟的施與呢？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

博施濟衆，聖如堯舜也，覺歉然而爲難，則爲政如必以財粟惠及羣黎，那在事實上怎能辦到？孔子說：

「君子惠而不費……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堯曰）足見惠不一定在財粟上；爲政者能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則民已受惠無窮。是故憲問篇記孔子稱許子產爲惠人，何嘗以其如周之大賚於四海呢？子產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其事多嚴，仍得惠人之稱者，是因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治長）

當子產時，鄭多強族，食於都鄙，常越其分，子產則爲之章以示限制，火作而焚民居，則寬其居而與之材，以及史記呂覽所載，惠跡昭著。當日鄭國百姓故有誰嗣之頌。（左傳襄公三十年）孔子稱其爲惠人，不是很合式麼？那時鄭國因子產而國泰民安，數十年蒙其澤，足徵惠政易行以及惠民之要。孔子答子張從政之間，故以惠爲「五美」之首，不惠爲「四惡」之極。（堯曰）惠與不惠之於民於政，關係甚切。

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

「勝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禮記》）
何謂四惡？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中的不怨，不貪，不驕，不猛，皆與惠相聯帶；四惡中的虐，暴，賊，吝，皆屬不惠的表證；為政以惠，方可與言「尊五美，屏四惡」，方可與言德化。

②來遠之道 德化主義又非惟安內，并且是服外，對內既主寬主惠而不用刑，對外也是一樣，凡屬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皆德化主義所排斥。論語第十六篇載：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

按這一章，儒家頗有人疑其偽。朱註以冉有季路二子仕季氏不同時，已開其端，後來儒者聚訟不已，總合那些反對意見，可以崔東壁為代表。洙泗考信錄錄說：「此章可疑者五：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直，此章

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二也。子路主墮都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墮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顛與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中止？其事無徵，四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顛與，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有；其說不同，五也。且此篇稱孔子，與前十五篇異，其非孔子之徒所記甚明。」

按崔氏這些意見，不無可商之處。第一項論論語之文及最後論孔子之稱，以論語原有三種，今本乃混合編輯者，則其行文與稱號之不一自在意中。第二第三，本章并未確定子路和冉有同仕於季氏，全章語氣是重在冉有，冉有拉上子路來說話，孔子方始聯帶及之；因爲子路那時雖沒有和冉有共事一主，他究竟曾爲過季氏宰，何況據韓非子「季孫爲魯相，子路爲郈令」，郈雖爲叔孫氏邑，到底是魯官吏，他又何嘗不可對其舊主家進一言，則孔子謂「由與求也相夫子」云云，未始說不上。至疑子路剛直，決不肯承順季氏私意而行的話，本來子路未曾參與是謀，不過間接聽冉有言及，并已表示反對，致冉有有「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之詞，何得說他阿附？其間又有足令我們注意者，子路素來喜歡說話，惟獨這一次守緘默，在旁邊聽冉有和孔子對談，始終未發一言，是其本來置身事外之證。而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子然，季氏子弟，自誇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則由與求也或曾有一個簡短時期共事呢？又季子章內說由求不知進退，并有非弑父與君等大逆不道，未嘗不從之意；從是因其不知其不可而爲，并非阿附季康子。至於第四、第五，經傳未必一一信而有徵，見於此者不見於彼，錄於乙者不錄於甲，似非希罕的事。爲此，我看姑以季氏曾有伐顛與之議，季氏要伐顛與，爲闢土地，爲充府庫，那是一個野心政治家的常情；孔子覺得那是當代所行的霸道，政治

未得其正，乃極不以爲然，嚴詞責成，冉有子路當諫阻。他看遠人不服，不在重武而在重文，不在用力而在用德；文若已修，德若已著，全不須以武力施展至外邦，自然『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大雅）行見『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路）正如周初政績。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魯自）

這種事實，給與我國人以良好深刻的印象；這種主義，成爲我國人強固有力的思想；一路來，我們對外重文不重武，尙德不尙力，『柔遠人，懷諸侯，』乃爲天下國家九經之大者。（中庸卷二十章）如秦始皇，如元太祖，那種趨向武力統一的人，在我們民族中的地位只有那麼高貴；我們的聖人，是堯舜禹那些德化主義者，到了競雄尙武的今日，我們這惟修文德的民族就吃了大虧！

德化主義排斥武力，是以武力對外爲不可靠的方法；以人縱然屈服在我武力之下，那究屬表面的暫時的性質。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所以即使萬不得已採取武力，也是『攻城爲下，攻心爲上。』（馬謖語）無論如何，總以德化爲歸。何況專門武力對外，國內民生也不免受軍事影響，或足引起其他革命爆發之虞。孔子故說：『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三）正名主義

上文已經說過孔子的政治觀，既在『道之以德，』又要『齊之以禮。』（禮運說：『禮達而分定，』注重禮的作用，當然注意名分。這就和老子學說大相逕庭，據老子看，名是起於人的分別心；有甚麼好名，人會盜名欺世，所以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不美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是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道德經二章）

有有就有無，有難就有易，有長就有短，有高就有下，有音就有聲，有前就有後，不如將這一切名兩相泯滅，使人自行其道，自著其德。所以他說：「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道德經三十七章）原來真實的善美，不在名上；名爲善美者，未必果有其實。正如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道德經四十一章）

似此名實不相符合，我們還可執名以論實呢？是故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道德經五十六章）

人生貴能實事求是，於名何與？有名方足假借，無名則人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之了。故兌要塞，門要閉，銳要挫，紛要解，光要和，塵要同，總不落言詮跡象而已。但孔子則不然，以爲沒有文物制度，是野蠻社會的光景；及至人文進步，禮教興，名分定，乃屬世界的必然趨勢。人豈可忽略名的作用呢？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

請看孔子是怎樣注重名的作用！以爲言之順，事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以及人民的治安，完全在正名。名若不正，就談不到政治。此尹文子所說：

「萬物并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自古及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

（大道篇）

周末那種混亂紛擾的局面，莫非由於名不正的緣故。荀子所謂：

「今聖王起，名守慢，奇辭起，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

像這樣，名有大的關係於政治法律，道德學問，名還可不求其正呢。原來董子有言：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闕已。」（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深察名號）

名正而後可顯物事的真實意義，凡百物事的真實意義即繫於名。顧名思義，循名責實，無有不得。人或盜名欺世，「掛羊頭，賣狗肉」，那就是「異物名實互紐」，那就是非其真而以爲名；這種情形，并非由於名不好，名的本身原是對的，不好是在「名分混」，不好是在「名守慢」。以致是非之情可以相闕，「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即孔子所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假使「詰其名實，觀其離合」，誰還能盜名以欺世呢？故孔子看正名，爲爲政切要之圖。名不正的話，一切措施都難適宜。即如那時衛出公就是一個名不正的執政者，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并且其立是由於南子（見左傳哀公二年）南子原爲乃父蒯聵所欲

發的淫母，〔見左傳定公十四年〕立剗賸子以拒剗賸，那是怎樣亂倫而名不正已至極！祖非禰而禰，父非仇而仇，無父之人不可爲君而竟君臨衛國，衛政尙可爲呢？是故衛不待孔爲政則已，信如子路所言「衛君待子而爲政」，則第一件事非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不可。不過正名主義非單爲衛而發，在政治上乃是普遍的應用。例如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顏淵〕

君要認真的爲君，臣要認真的爲臣，父要認真的爲父，子要認真的爲子，那就是名副其實，名正言順，爲政之道已盡於是。君臣父子若不認真的爲，則倫常亂，紀綱壞，莫說政治，連生存也是問題了。這種事實，春秋時代極爲普遍，舉不勝舉，諸侯不以天子爲君，大夫不以諸侯爲主，陪臣又不以大夫爲上，民間也失其尊卑長幼之序哩。故孔子不勝慨嘆說：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

「天下有道」是「名分察」，天子諸侯及大夫等皆各按其本分去做，無道就是「名分混」，天子諸侯與大夫等皆不按本分行事，致不免有僭越之情，諸侯與大夫居然擅自使用起禮樂征伐來，陪臣而竟掌持國柄，庶人在下妄發議論，攪得周代一團糟。孔子嘗有志於改革這弊端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陽貨〕

他之所以周遊列國，以求見用於諸侯，就是想藉一政治地位，率使天下諸侯皆能尊周，以貫徹其正名主義。無如懷志不遇，晚年乃退而修春秋，假以達其心願。宋均所謂「孔子志在春秋」者，是（孝經緯包命決）他藉春秋怎樣表達其志呢？就是正名。正名為春秋第一義。所以董仲舒春秋繁露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深察名號）

又說：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精華篇）

「春秋以正名為其內涵，牠的作用也即在是。所以莊子說：

「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春秋的作用是正名，禮經解說說春秋使人不亂，亂是名不正的結果，名正則會治而無亂事發生，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而「庶人不議」，政治很有軌道。

（四）安民主義

安民主義，可說是政治的究極目標。舉賢才，行德化，正名分，無非為的治國安民。一個國家最大的困難，是民不安；政治上最大的成功，又莫過於人皆以我為樂土。孔子故說：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季氏）

國家的顛覆，惟在民不安，安則無傾，是故對內以安民為第一意義；對外邦人之因慕化而來居是邦者，也是在「安之」，而無使其感到任何不適。這就是孔子生平的大志。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治長）

孔子本人以老安少懷自矢，他理想中的模範人格，也是以安民爲最高鵠的。如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君子修己的用意，非徒爲己而實爲人，期天下人人因其才德充實有位而得安樂。足證一個真正儒者的懷抱要怎樣高超，眼光要怎樣遠大！可是修己以安百姓，談何容易？至聖如堯如舜，尙以爲病，何況通常的人呢？那麼，究竟安民是怎樣一回大事，或說要怎麼樣纔能安民呢？

據上引季氏篇所載孔子的話，人民不安是因貧乏及財富的不均；又因教化不行，遠人不服，必須修文德，使其來而安之。可見安民主義的實現，有兩種要素，一在富民，一在教民。所以富民教民之道，爲孔子所極重視。例如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孔子一入衛境，看到人民繁衍，讚嘆之聲衝口而出；以人民爲國家基本，人民衆多當是國家之幸；他老先

生假使生在現代，或也要如墨索里尼等一樣獎勵生殖，不過單有很多人民，如果不能生活，或盡是些無知識無道德的，有甚麼用？所以「富之」、「教之」實屬必要的政策。

（甲）富民 人生以能生存爲最低限度的要求，政治上故以民生主義爲尙；人民若無生存的機遇，欲保其無事爲不可能。因爲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

倫理道德常隨境遇為轉移，人民如果貧窮而不能生存，怎會安常守素？孔子本其人生經驗及其觀測人民的心理作用，深深知道貧而無怨難，怨貧自不甘於貧，國內治安就成問題。孔子所謂：

『好勇疾貧，亂也。』（泰伯）

怨貧疾貧，是造事生亂的因子，歷來政治家故莫不以解決民生問題為務；民生問題得解決，而後可與人民共治。以富雖足使人驕，究竟還可教導，容易除去那種心理病態，使其知廉恥，守禮義；管子所謂衣食足然後知榮辱者是。孟子也說：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富民還在教民之先，則其緊要可知。只是怎樣使民富呢？使民富有之道，是要實行一種妥善的經濟政策，叫百姓皆能在財產上及其享有，分配得勻，沒有貧富懸殊的階級在社會間對立；那樣，雖寡不足患，雖貧也不足患，因為各人的財產及其享有既均而和，誰都不得有異言，誰都不得起野心。所謂『均無貧，和無寡』，結果自然安而無傾了。不然，董子曾有話說：

『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春秋繁露調均篇）

大富大貧，都與治安有礙，所以善為政者，當在經濟上分配得宜。像老子的話說：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道德經七十七章）

是故我們的先哲，雖沒有喊出現代『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口號，卻是確有此意。

(乙)教民 民貧易生亂，民富又致暴，足見貧難爲治，富而無教育也是一樣。至於受過真正教育而有道德的人，貧不失樂，富而好禮，國家治安有何足虞？爲此國家經濟建設是必要之圖，心理建設尤應加緊。所以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

國家在萬不得已時，兵備可無，甚至食也可缺，惟信不可失。信是關於教化，無論如何不可無信，就是說教化較比其他國防、經濟尤爲重要。良以國家無兵，雖難保衛國土，無食雖難維護民生，究竟人皆有死，自古已然。人惟存得此信，雖窮城難恃，而義憤或倏轉於崇朝，卽危國終亡，而忠魂亦永垂於萬古，人格國格得以不喪，否則『民無信不立』，徒以食爲天，或將養成貪生之輩，以兵爲防，或且造就一班盜匪。倘無教化，國又何以爲國呢？因此，我們的先哲在政治上，經濟建設與心理建設必是雙管齊下，富民而且教民，教民當然也不限止倫理道德之一端，實則足食足兵也是教化之道。王罕皆解說得不錯：『教化興於兵食之先，周於兵食之後，行於兵食之外，亦運於兵食之中。』孔子要人足食，乃極自然之理，惟他素重文德，又以足兵與足食相提并論，可證他原不怠忽武備。曾說：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不教民戰是棄民，他是怎樣看重武備呢？原來他反對的是武力侵略，至於防亂戒敵，那是國家安民所不可缺；於來谷會齊侯，請具左右司馬，可知其用意所在。是故他爲貫徹安民主義，除富民外，又主教民以德，并且教民以戰。這樣看來，我們吃了和平主義的虧，是誰之咎？

(五)大同主義

按上論孔子的賢才主義，德化主義，正名主義，安民主義，是就論語中所記載的零星句語整理而成；這一切，都可包括在他正式發表過的一篇政治論文裏。那論文雖未錄於論語，牠卻與上述主義可相互發明，而且是孔子政治論的總歸，不妨附抄於下。禮運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飯，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在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孔子在這裏將政治上的成功，分爲大同，小康。小康是私天下，爲夏商周三代的治績，一切皆不離乎私；親情，經濟，權位……莫不皆然。維持這種私有制度，完全繫於禮義；繼以權謀，兵刑。孔子說這種小康局面，是大道既隱後的現象。深合老子所說：

「大道廢，有仁義。」（道德經十八章）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經三十八章）

只因禮記孔子的政治論，與老子學說這麼相契，後世故多疑爲僞造。宋代諸子，如呂東萊，如朱元晦，如李

邦直，皆認爲道家之言而雜入於禮記者。暫時我們莫辯駁這些意見對與不對，我們又可看看大同主義與論語孔子的政治主張如何相同？按大同主義的特點有以下數端：

- 第一，政府賢能。
- 第二，國際親善。
- 第三，彼此相愛。
- 第四，共同生存。
- 第五，男女平等。
- 第六，生產公有。
- 第七，勞工神聖。
- 第八，人民自治。

第一，是論語的賢才主義；第二，第三，是論語的德化主義；第三至第八，是論語的安民主義。至論語的正名主義，反倒近乎小康制度。

註一 邱十六井。賦法：投孔穎達疏，因其田產，通出一馬三牛；季孫氏用田賦，是不僅依一邱民之家實取一馬三牛而已，另託田之數入，又取一馬三牛爲稅。

註二 徹法：朱晦菴說：『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士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黃葵舉說：『百畝者，八夫各授私田百畝，又共受公田百畝也。徹者，八家通出其力，以合作公田，惟據私田百畝所登之穀，而收之於官也。』

論語與做人

袁定安編著

下編 論語人物

第一篇 論語的仲尼觀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享壽七十三歲。他的一生，不但名震當代，尤且流芳百世；我國民族在在表示受他的影響，不論倫理、政治、風俗、習慣，莫不皆然。我們試將他的一生作一簡要的論述於下：

(一) 孔子的先世述略

孔子當自稱為殷人，以其遠祖本為微子啓；微子因見紂王無道，抱着商朝先王祭器以去，後周取有天下，成王封微子啓於宋以存殷祀。傳位至宋濬公，適嗣長子弗父何讓位於弟，名宋厲公，自己降居卿位；弗父何三傳至正考父，歷佐戴武宣三公而有大勳。他有一個鼎銘記其事說：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老，亦莫余敢侮。」
（左傳昭公七年）
體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這鼎銘顯明正考父執事謙恭，自奉儉約，很可為後世做官的模範。他又不但有德，而且好學，曾校商頌十二篇；不幸有七篇已經亡失，僅存五篇附於詩後。

正考父生孔父嘉，孔姓卽自父嘉起始，爲孔子六世祖；因自弗父何讓位，至父嘉已六代，五世親盡，別爲公族，賜姓孔云。孔父嘉仕宋爲大司馬，受穆公遺命輔殤公娶妻甚美，引起華督色慾，華督旋弑殤公，殺父嘉而奪其妻。（左傳桓公二年）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避華氏禍奔魯，始爲魯人；其子畢夷，其孫防叔，以及曾孫伯夏，無何足述。

伯夏生叔梁紇，卽孔子父，爲鄆大夫，人故稱孔子爲「鄆人之子」。（左傳稱孔子父爲鄆叔紇，卽以治邑聯稱，其人勇武有力，見稱於時，據左傳說）

「魯人從晉伐偃陽，圍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陬人紇挾之以出門者。」（襄公十年）請看那一役若非有紇頂舉偃陽門闌，該有多少人被困陷於內而死難；紇能頂舉門闌以救衆，可見其勇武的一班。又襄公十七年載：

「高厚（齊人）圍臧紇於防師（魯軍）自陽關逆臧孫（紇）至於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救臧孫出防邑圍，復還守防邑，活盡出鄆叔紇等怎樣在千軍萬馬中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據呂氏春秋，孔子也很勇武有力，這或是遺傳呢？還是戰國說士附會之談？我們未嘗見孔子一顯身手，無可考。

據家語本姓解，鄆叔紇原配施氏，連生九女，依古禮以無子出，妾生一子而跛，乃名孟皮，一字伯尼。適旣無嗣，庶出者又是殘疾，紇故又求婚於顏氏，顏氏問三女說：

「陬大夫，雖祖父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爲憂。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

徵在既嫁鄴叔紇，恐其年老無子嗣望，乃往私禱於尼山，旋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有人誤解史記孔子世家「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句，謂孔子并非其父母正式結婚而生，晉張華博物志至斥叔梁紇爲淫夫，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謂「野合」之意，以其「非當壯室初笄之禮」，野合或也指其私禱尼山而生孔子而言。

(二) 孔子的出生成長

據史記，孔子生而叔梁紇死；據家語，叔梁紇死時，孔子年已三歲。後人關於他的誕生，附益不少神話，具載於晉王嘉拾遺記，王謨拾遺記識斥其「誣罔不道」，晉書藝術傳指其「記事多詭怪」，本爲儒者所不應道。不意明何喬遠撰名山藏三十七卷，會將這種神話編入，至今冬烘先生還以資談助，大背「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精神。

據祖庭廣記，孔子生有異質，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相凡三十九表，類多雜揉諸般傳說，附益一些神話而成。例如史記：「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這本是一種虛描，并非實寫，他竟據以爲真。雖然，我們從多方面的記載，可看到孔子相貌有點古怪。荀子說：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非相篇)

白虎通說

「孔子反宇，是謂尼甫。」

又孝經援神契鈞命決說：

「孔子海口，牛唇，虎掌。」

說到孔子相貌特別，各學者意見及其傳說似皆一致，雖不必如祖庭廣記三十九表的話。

孔子童年事，不多見於記載，惟史記說他『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是故少即以知禮名於時。如左傳昭公七年說：

『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達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

按昭公七年，孔子年方十七，那次孟僖子并未病歿，到昭公二十四年纔死，左傳因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而類紀之以終言其事，左傳是項行文例證頗多，史記執以爲說與何忌從孔子學，即昭公七年事者誤。

孟僖子心許孔子爲達人，遺命二子將到孔子處學禮，一面可知孔子資質穎異，一面表示孔子知禮著稱之早，致久見聞於卿大夫。當他初仕，入魯周公廟助祭，對於禮文禮器，莫不考審備至，以致引起某君譏疑說：

『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八佾）

或人的話，即孔子少以知禮聞的反證。

孔子少年時代，因爲父親離世過早，家計賴其寡母維持，生活頗感困難；在那生活壓迫之下，孔子不得不學些當代士大夫所不屑爲的技能，以資度日。他故自道：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

『吾不試，故藝。』（子罕）

他曾爲貧做過一些甚麼俗工，不能有所深考；單曉得他約二十歲及二十一歲，在魯國就任季吏乘田等

卑職，并且很能盡忠職務，頗著效能。孟子說：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萬章下）

按「委吏」，史記作「季氏史」；「乘田」，史記作「司職吏」，而且都是供職於季氏私家。考當時孔子已受君賜，似不能以其爲季氏家臣。據史記索隱說，另本史記原作委吏，與孟子同，則今本史記「季氏史」乃因委季吏史等字形近而誤；後人一誤再誤，以爲季史不可解，乃臆加一氏字於其間，致成今本史記語式，實則孔子并未做過季氏家臣。至於史記「司職吏」的「職」字，周禮牛人讀爲「楫」和「棧」同義，乃繫養犧牲之所，是史記「司職吏」與孟子乘田，稱異而實同。

（三）孔子所處的環境

（甲）家庭景况 據史記說：「孔子貧且賤」；他的家庭景况，可以概見。本來他父親生有九女一男，那個負擔非常的重，死後沒有多遺產傳留給他們也當然；孔子寡母既要撫孤，又須應付各女親家，其生活困窮也不難想像。俗說「家貧出孝子」，及孔子長，果能事親盡道，力負家庭生活費用，以致闕里子弟多蒙其化，各將漁獵所得分與親人，外地不少青年慕化而來就學。

孔子家庭是個女子多的大家庭，周旋諸姊妹間似不易處。他對於女子印象頗不良好，或是由於他的這種家庭情境而然。他說：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

（乙）家鄉地理 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陬故址在今泗水東南六十里，并與東嶽泰山相去也不算遠；我們曉得孔子常時喜歡觀山玩水，他的思想大大的受了地理環境的影響。

孔子曾屢臨泗上，看到那川流不息的現象，深有感於懷說：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他看宇宙人生就和那泗水一樣的動態，永遠沒有止境，隨地可以發展。正如李白的詩說：

『前水復後水，永遠相續流。』

孔子一生，就是得力於這種自然啓示。對於門人也特別注重精神奮發，樂觀有爲之士；至於畫地自封的，再有，志氣昏惰的宰予，莫不受到嚴詞訓斥，以其和流動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不合。他到老年修易，仍是本乎這種自然啓示去講解，於繫辭傳上說：

『神無方而易無體。』

『易無體』就是說宇宙但有流動的現象而無本體。宇宙既無本體，怎麼會存在呢？同上傳說：

『生生之謂易。』

宇宙的存在就繫於生生不已，正如那滾滾不絕的流水，時間上既難確指那一剎那爲本體，空間上也難斷定那一部分爲本體，惟見現象的變易而已。

孔子又不單臨水觀玩，魯境各山也時有他的足跡；看到那種巍巍高阜，赫赫危崖，足使他的眼光遠大，志氣超邁。正如孟子的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盪心上）

這兩句，描述孔子因登高遠眺而引起心境豁達，確屬實情。孔子爲人及其學說，關係於他所處地理環境，豈算小呢？

山與水的性質不同，孔子從牠們所得的啓示也不一；水是動象，山是靜體，孔子由而感悟到人生也不外乎這兩種說：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

朱註：「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這兩種人生雖好，各有所偏，究不得其全，究不得其正；惟孔子既樂水，又樂山，他故生不失智，又不失仁，而能智及仁守。

（丙）社會情形 我們都知道孔子孩童時代以禮爲戲，少又以禮馳名，他怎會這樣呢？要皆得力於社會教育，本邦魯國原是重禮之國，從前晉韓宣子聘魯，觀書大史氏說：

「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

足證當代周室雖衰，周禮盡壞，那種國粹還被保存於魯；魯本爲周公封國，具有天子禮樂，和別的諸侯所能用的不同。（見禮記明堂位）

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那時殷禮，夏禮，皆已渺不可考。如孔子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八佾）

夏殷之禮僅有傳說而無徵，惟周禮已集其成，曾極得孔子贊美說：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孔子雖是殷人，卻仍羨慕周文大備，那種禮文又僅具於其本邦，孔子薰陶感染，則其一生過着禮的生活。

自在意中。

孔子本邦禮文既盛，所養成的斯文人，在社會上隨處不少。所以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公治長）

據傳，子賤是個尊賢取友之士，他故能成其德。孔子即據子賤而論及魯多君子，這不能不算周禮盛行於魯的佐證。雖然，注重禮文太過，外表行為暫得軌範，其流弊不免有許多懂事文飾，假冒為善的斯文人，往來於社會間；孔子故又有與其從後進於禮樂的君子，寧可從先進於禮樂的野人之言，即針對當代那種禮文太過的社會情形而發。

（丁）國際大勢 孔子出生之初，霸政已經衰歇，中原無復有能統領諸侯者。我們從宋向戌發起的弭兵會，（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看到晉楚爭雄長，齊秦不相下，證明諸侯強大者已較前多；除這四大國外，華南又有吳越等國相繼興起。前此霸政時代，向以扶危勸亂相標榜，當代則是弱肉強食，有若干弱小國家已被兼併，如僅就左傳昭公之世言，計有楚滅賴，（四年）滅陳，（八年）滅蔡，（十一年）晉滅鼓，（十五年）滅陸渾，（十七年）吳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年）是故那次弭兵，雖也可表現一班人厭亂之心，實則單是楚晉分贓，各國之於軍備并不放棄，戰禍依然相尋不已。每次戰爭即或藉何細故以為出師名，究竟無非為搶地盤，奪財帛，以遂其欲，以利其私。孟子盡心下所謂：

『春秋無義戰。』

在五霸時候還要假仁假義，到孔子時代則國際間已毫無信義可言，直以詐偽為事。

（四）孔子時代的思潮

(甲)時代的認識 孔子時代，是個甚麼時代？孟子曾說得好：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下）

在孟子說孔子作春秋的緣起內，可以看到那個時代怎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國政家道，都不堪問。按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單說孔子當世見過的大逆不道的事，就有周景王十六年（588 B.C.）楚公子棄疾弑楚靈王而自立為平王，周敬王元年（519 B.C.）被王子朝攻逐而避居狄泉，衛出公以子拒父，魯季氏以臣逐君，其他崔子與陳恆先後弑齊君，皆已見於論語。并由公冶長篇記陳文子每至一邦，看到那些大夫說：「猶吾大夫崔子也。」棄而他往者再，顯明春秋時代，犯上作亂，無父無君的人，無國沒有。孔子故發浩嘆說：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

那時代的中國，已反不如夷狄之有道，朝廷綱紀蕩然無存，以致大夫專政，陪臣執國命。如孔子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

禮樂征伐不出自天子，由來已經很久，「季氏旅於泰山」，「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均見八佾） 謂討陳恆而曰「告夫三子者」，（憲問）則孔子世，禮樂征伐且已不自諸侯出哩。（註一）不但不自諸侯出，那些專政的大夫也未必能專呢！孔子曾就魯國三桓子孫為大夫專政的實情說：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季氏）

上文言政出於大夫，五世而失，孔子計算魯自季武子專政起，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政權即已旁落陪臣陽

虎手，季氏（桓子）被囚，三桓被去。（左傳定公五年）由魯可以推及其他諸侯國家，上下還不是同樣淪夷。孔子說：

「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路）

不但衛與魯政相伯仲，齊晉等大國又何獨不然？左傳昭公三年說：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民叁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悖愛。……』」

從叔向和晏子的對話裏，認識春秋時代，像齊晉等大國都已到了末日，著了滅亡之兆；後來齊果如晏子言被陳氏所竊奪，晉也被各強族瓜分。齊晉爲盟主國，尚且如此，其他與國可知。他們在政治上既不得其正，人民痛苦因而日深，齊則「三老凍餒」，晉則「道殣在望」，民生凋敝至此，不亡何待。

人民既因苛政而困苦流離，拚命的求生存；至於社會道德方面，那能顧及。所謂「救死之不遑，奚暇治禮義哉」爲此當代社會道德已墮落到極點。孔子曾對子路大發感慨說：

「由！知德者鮮矣！」（衛靈公）

他爲社會上知德者鮮，曾求聖人不得而求次一等的君子，求善人不得而求次一等的有恆人，其世也不多見；上自卿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都是一邱之貉。上喜阿諛，下好婚媾，相率成風，廉恥道喪。所謂：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雍也）

在那時代要求生存，非佞不可，非美不可，足見那時代是一個私慾盛，色情狂的世界。所以孔子浩嘆着說：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衛靈公）

人既好色而不好德，習慣成自然，一切良知良能，盡已泯滅無存，所以又說：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公治長）

不見其過，不內自訟，是有所蔽惑，是毫無善念，不但外表行爲，有虧，根本上沒有良心作用了。人既喪盡天良，還有甚麼事行不得，以致愈趨愈下，壞而又壞。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

狂，矜，愚，本已不好，那時代則狂而蕩，矜而忿戾，愚而詐，其惡更甚。至於諸般善德，都已是過去的陳跡，單可在史書上看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衛靈公）

史闕文，是置疑不書，則朝有信史，馬借乘，是與朋友共，則野有淳風；孔子出生之初，尙及一見，曾幾何時而不復有於社會，於其一身頓分今昔，何勝浩嘆！

（乙）思潮的湧現 我們已就春秋時代加一番檢討，曉得那是一種大變局，爲戰國的序幕；社會動蕩的情形，不難逆觀。人類每每隨其生活的轉移與時勢的刺激，發生變動；春秋時代雖不是如後此戰國時代的局面那麼紊亂，而百家爭鳴，可是也已開其端。那些思潮，約可分爲兩大類，四分派：

1 重文與重質 周本禮文之邦，禮文盛況空前，我們已經說過；重文派不必舉甚麼人爲代表，那種文士隨處都有。他們有時單重禮文，未免忽略其真實意義；純至精神毫無，禮文卻依然具備。論語八佾篇所記魯

「告朔之餼羊，」即其一端。這種事實，頗為一般士君子所不滿，覺得那種禮文不過是虛儀，是偽飾，不如取消之為得。棘子成說：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顏淵）

這就是因周代重文太過而起的反動，棘子成不過是其中的一份子；為首的人物，當推老子。他是極端攻擊禮文的人，道德經五千言充滿了這意味；他既提倡還真返樸，甚至舉凡一切文物制度，他都欲摧毀而使其不存在。請看他的話說：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道德經八十章）

像老子這主張，不但以當代周之禮文為無用，連伏羲等取象制器，都係多事。

2 辟世與救世 春秋時代，政治日非，民生日蹙，於是有些人發生厭世思想，離羣他去。專就魯國一隅說：「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微子）

上所舉僅係魯國一部分樂官，或辟地，或辟世；其他如微生畝，晨門，荷蕢（以上憲問）楚狂接輿，荷蓀丈人，長沮桀溺（以上微子）等，都是孔子在楚衛等國遇着的。他說：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邑，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憲問）

這是就孔子所曉得的而言。還有他不曉得的呢？可想見那時辟世之風頗盛。有人厭世辟處，清高自守；同時又有人覺得世道愈衰，國政愈非，自己愈要盡心竭力來圖補救，不能置身

事外，如論語衛靈公篇所說史鱸一流人物。『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生不能正其君，死且以屍諫而貫澈其主張，其事具載於家語及韓詩外傳。

救世派中，各人見解不同，因而用以救世的手段有異，或尚德，或尚刑，不一其道；這等不同的見解，我們可以鄭子產和晉叔向二賢大夫爲代表，子產是尚刑主義者，叔向是尚德主義者。

子產爲甚麼尚刑呢？他說：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昭公二十年）

他知道尚德雖是至上，唯有德者能，而且化行不易，不得已而求其次，使民畏法不犯，乃鑄刑書。因而使尚德主義者非常失望，叔向曾貽子產書說：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左傳昭公六年）

叔向的話，已將尚德主義的意見和盤托出；歷來盛世如夏商周，莫非尚德而興，刑辟是叔世之作，國愈到了末日，法律制度愈多，愈促其亡。子產曾於接到這書之後，他也承認叔向之論爲美。不過他當時爲要救急，不得不採取嚴厲手段，至其終身將有怎樣敗亡結果，就不能顧及了。

關於上述兩類四派的思潮，彼此對立，各執一端；孔子以爲他們都有所偏，都有所是，取其長而不附從其

說。對於第一類重文與重質，他的意見是『文質彬彬』；對於第二類辟世與救世，他的意見是『無可無不可』。

(五) 孔子所受的教育

孔子在當代是個著名的大學問家，受人稱揚。如論語子罕篇說：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孔子不以一技一藝見長，足見他學問的博大。說這話的達巷黨人，據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是項黨，則這話非出自普通人的口；史記甘羅傳說項黨七歲爲孔子師，他既曾與孔子有過特別關係，他的見證必真。況於史記及其他子書看來，各國士大夫似皆知有魯孔丘，他的博學多才，甚至令人驚疑其爲天生聖哲，非人智能所及，孔子特加否認說：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孔子自承不是生知，是由好求學問所致。怎樣的好求學問呢？他說：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他是隨人，隨時，隨地，都在求學；善固可使其得益，不善也可藉以啓發其思想。正如老子所謂：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道德經二十七章）

這樣，社會上還有甚麼人不配爲好學者的師呢？故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有文武之道存在，那就是說人盡可師；孔子既不限定甚麼有資格的人纔去請

教，因此他的先生特別多。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另據呂氏春秋當染篇，尚有孟蘇夔靖叔，又據淮南子修務訓及史記甘羅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照孔子自道師行人及子貢說仲尼無常師之言，史書所傳這一物，似也可信，因爲他的先生并非定要博學鴻儒，也不在乎受業多年，則雖孺子也可爲其師了。他只要看見別人有甚麼長處，爲他所需要學習的，他總不放棄那機會，認真的去請教。如在本國一聽見郟子知官，立去求學。左傳記其事說：

「昭公十七年秋，郟子來朝，昭子問：……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鷦鷯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郟子是夷人，孔子不以其不屑爲教，還正式執弟子禮，何況對於中原學者？這是郟子已經到了魯城，就便去問；他年，他聞師襄子善琴，他就特地去請教。史記上說：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

黑，頤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聞之師，蓋云文王操。」

在這學琴的事上，看出孔子是怎樣不好急功，惟求精進，非深有得於心不止；習其曲又要求得其數，得其數又要求得其志，得其志又要求得其人，務必將其事學澈底，不自安於浮淺，這足爲千古求學者法！

他學琴外，又到周去問禮於老聃，去的動機和在學的情形，史記兩載其事。現就老莊申韓列傳和孔子世家所記混合述錄於下：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言於魯君，賜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以上世家）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以上老傳）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私己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以上世家）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以上老傳）

據史記，孔子見老子也說了一些話，不過那些話未被保存抄傳，惟知那些話不見許於老子；後來竟有人臆造，具載於莊子中，以其不合時代性，僞跡顯然，茲不煩引。

在周問禮於老聃外，又曾訪樂於萇弘。禮樂記說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孔子自稱聞諸萇弘云。本來孔子對於音樂興趣極濃，甚至「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自從受業於萇弘後，他於各種音樂，不單都能辨識其曲調，而且能分別其含義的善美。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

舜韶善於武王之武，幾微之差係在德上；孔子對於音樂，是不但聽其聲，觀其容，兼且察及其蘊含的德性，正同於他學琴那麼精進一樣。他故後來自衛反魯，能使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并且居然可教司樂的大師以音樂樂理：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綴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

他能改正樂理在遺習上的謬誤，并爲魯大師講明其要理，足見他已成了一個音樂學專家——專家如魯大師尚有不及他處。

當他就學於萇弘時，萇弘對於這高足非常欽敬，告訴劉文公說：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孔叢子）

萇弘提及孔子的儀表，學問，兼及其求學的精神與態度，我們可藉以知孔子在他面前是怎樣虛心受益！實則孔子不單對於萇弘一人如是，他隨時隨地對於任何人，都是一個好的學者態度，以致他能成功爲一大學問家；他去請教人，人自然教他，他即不開口，別人也要會舉其所疑以質，所知以告。正如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開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述而）

人的求學態度，關於其學問至爲重要；孔子如不「溫良恭儉讓」，誰還願意告他呢？只因他具備了那種德性，不自大，不自滿，隨時隨地都有學問可得。既得之，又不淺嘗輒止，必須尋根究底，弄個清楚明白；又非有興趣時爲然，無興趣時則已，他的興趣完全在學問上，始終並不減退。像他自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

可見他求學的精神到老不衰，一生就是在學問中生活，難怪從他曉得講求學問的年歲起，學問日進無疆。他曾經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

孔子在學問上是人老心不老，真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情景；他爲學只恨年歲之不足，總不以其所已得的學問自滿。正如他說：

「加我數年，「五十」（註四）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常人到了五十歲也可以休止哩，但他老先生做到老，學到老，以致六十，七十，還有長進；每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他老先生用以自豪的也就是這一點：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六）孔子的日常生活

孔子日常的普通生活，可分爲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三方面說：
(甲)私人生活 孔子的私生活，論語所載雖頗瑣屑，并且也有些已失去時效，究其間還有若干意義可取。

1 飲食 孔子善飲，酒量很大，如他自道：

『惟酒無量，不及亂。』(鄉黨)

他知道酒能麻醉神經，使人態度失常，不過他幸而有自治力，使不及亂；明知道這是一種不好的嗜好，要他和大禹一樣惡旨酒而疏儀狄，卻是不能所謂：

『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罕)

足見一個人總有他的僻性，總有他的嗜好不易戒除。雖然孔子不能戒酒，在飲食上，他卻并不隨便，很是講究衛生：

『食不厭精，脍不厭細。食體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鄉黨)

2 起居 孔子平常居處，衣服服飾都有定規，鄉黨記載頗詳，茲以瑣屑不錄。原來孔子日常以莊敬爲主，所以對於衣服也不隨便，衣服如此，寢息也是一樣。

『寢不尸，居不容。』(鄉黨)

尸則惰慢，容則裝作，同屬不敬，是故孔子寢不如尸，居不爲容，惟隨其自然而寢息，而安居，所以他雖起居

動靜不外乎敬，卻不可誤會他很拘謹，很古板；他的態度很自然，很活動。他門人會有爲他作見證的說：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述而）

申申者，其體舒；天天者，其色愉。這是一種自然流露的君子起居氣象！拘迫非舒，有意排遣也非舒；嚴肅非愉，有意和婉也非愉。（本題鏡說）

3 情感 在各方面，我們知道孔子是個富有情感的人，而且他的用情極當，好惡適中，哀樂合度。怎樣見得

A 好惡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仁者大公無私，好惡不以己意爲準，純以他人對於仁之向背爲轉移。人而不仁，則將不免「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顏淵）『惑』是有私慾蒙蔽，有私慾蒙蔽則好惡不得其正，所以說好人惡人，惟仁者能。孔子一生注重仁德，他的好惡即在於是。他惡的甚麼呢？他說：

『惡夫佞者。』（先進）

又說：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

他爲甚麼惡這些呢？孟子總解得好：

『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奪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孟子盡心下）

讀此，對於孔子所惡的人，所惡的事，用意極明。惟所惡的人中有鄉愿，鄉愿何以也被列在可惡之類呢？孔

子說：

「鄉愿，德之賊也。」（陽貨）

孟子又曾引申孔子這語意說：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漢津閣）『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孟子答）『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

這段對於鄉愿之可惡及其爲德之賊的講解，甚是詳盡；鄉愿爲人雖似謹厚而實不然，同於聖經所載耶穌基督所惡那些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Pharisees）。因人爲人，貴在誠實，是就是，非就非，不容假借。所以一個眞小人猶強如一個僞君子，以僞君子不及眞小人那麼不忘本來面目，稍有可取，所以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治長）

舉凡假冒爲善的人，似是而非的事，皆爲孔子所惡；我們由其所惡者，足可窺見他所好的當是甚麼。

B 哀樂 孔子富有同情心，與喜樂的人就同樂，與哀哭的人就同哀，所以說：

又說：

「見齊衰者，臨狎必變。……凶服者，式之。」（鄉黨）

對於普通的人，尚且這樣盡情盡禮，對於親信當尤甚，所以『顏淵死，子哭之慟。』（先進）這是孔子的哀情。至於樂感呢？孔子是個『樂以忘憂』的人，除了遭遇特別事變之日及臨喪『哭則不歌』而外，音樂爲他日常所最愛。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述而）

聽了門人曾點道志，說到『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正觸着他老先生的癢處，不由的感嘆說：『吾與點也！』（先進）從此足可想見他平常那種瀟灑出脫的神情。

一講到樂，極易流於放蕩，孔子在這事上也很審慎，樂只樂其所可，樂其有益，甚麼是有益的樂呢？孔子說：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季氏）

○愛欲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仁人當然的心理作用。孔子既然怛惻爲懷，哀憐及衆，所以對物也有不忍之心，即使爲某項事實需要，不得不求生物的供給，也不任意殘害。所謂：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述而）

孔子雖然惻隱之心及於物類，可是并不因玩物而喪志，在他愛欲中終以人爲重。例如有一次，他的馬廐被焚，等他退朝回來問：『傷人乎？不問馬。』（鄉黨）

4 意志 一個情感盛的人，每每意志力薄弱；惟孔子則不然，雖然富有情感卻不爲情所困，因爲他的意志也很堅強。他說：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

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這非意志堅強者，不足語此。孔子志何在呢？

A 志於學 孔子自說他志於學，是十五歲時起所決定，從此念茲在茲，終身不懈。

B 志於道 求學是爲明道，道卽其志所在，述而篤之，志於道……的話，卽孔子生平所自期，不論富貴貧賤，惟道是務，富貴非以其道不處，貧賤非以其道不去。甚至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原來人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雅也）是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C 志於人 孔子爲甚麼志於學，爲甚麼志於道，雖是爲己，到底也是爲人，而且他最終的目的，遠大的懷抱，就是人羣，所以他說：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當代天下是怎樣無道，他要爲人羣改造一番，做些甚麼事呢？他曾對其愛徒顏回子路述其志說：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治長）

那時天下無道，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孔子目擊時艱，常有志於老安少懷，此其終身所以栖栖皇皇，不暇寧處。

B 言談 孔子看言詞是用以表示自己意見的，所以他說：

「辭達而已矣。」（衛靈公）

詞在達意，用不着曲爲之說，巧爲之辯，「巧言亂德。」（衛靈公）「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是孔子不喜巧言之證。

孔子不但反對巧言，更是不喜妄語。他說：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陽貨）

爲此，孔子對於言語非常審慎，決不隨便。據論語所記載，有的絕對不談，有的間或一言，有的常時講說，無非審情酌理，以期言無不當，言無不是。

孔子絕對不談的是甚麼？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孔子日常少言的是甚麼？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孔子平時講說的是甚麼？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述而）

6 儀表 孔子深有得乎中道，其所著爲儀表者，故極中和。曾有爲他作見證的說：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7 態度 儀表是一個人誠中形外的儀容，態度是一個人待人接物的形態。孔子的態度怎樣呢？

第一，孔子爲人的態度是豁達，所以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態度豁達，不是抹糊隨便，乃是大公無私，順情順理。

第二，孔子爲人的態度是誠懇，所以他能對門人說：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第三，孔子爲人的態度是謙虛。人家尊他爲聖人，爲仁人，他否認說：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

不但聖不自承，人家尊他爲君子，他也加以否認說：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

又不但不自承爲君子，人家尊他爲天生智者，他也不以爲然說：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罕）——「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又不但不自承爲天生知者，卽人以其好學多識，他也否認說：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甚至不但不自承爲一學者，人家說他爲人有禮，他也覺得不敢當說：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罕）

我們由上所舉論語數節，孔子那種遜讓不遑的態度，於以概見。

第四，孔子爲人的態度是直率。人有過惡，他要指摘，教正，自有錯失，他也決不掩飾。例如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有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陳司敗突然問及魯昭公是否知禮，孔子未嘗想及其君有何差誤違禮之處，急遽問答其知禮，致引起陳司敗疑其有黨，孔子毫不辯駁他疑之太過，惟自認不是而深以為幸，足見其與小人有過必文者異。

第五，孔子為人的態度是謹慎，怎樣謹慎呢？

『子之所慎，齋，戰，疾。』（述而）

集註引尹氏說：『夫子無所不謹，弟子盡其大者耳。』

第六，孔子為人的態度是敬禮，所以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子罕）

第七，孔子為人的態度是圓融，他說：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罕）

可見孔子雖然拘謹守禮，只是并非如一班冬烘先生頑固，他是完全因時制宜，因人為禮，非常活動自如。

鄉黨篇說：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耳。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跂蹻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跂蹻如也。……執圭，鞠躬如也。……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這段話，將孔子在野在朝，執事，享禮，及與私人交際的諸般態度，皆已一一鉅出；雖然我們今日不必然為

人卻是不可不知進退，合法度。

7 才藝 孔子多才多藝，早已著稱當世。他怎會這麼多才多藝呢？琴牢述說：

『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

『不試』就是不見用於世，他故得有機會，多去學習，并爲生活計，他也不得不然。所以孔子多才多藝，可說是受貧窮之賜，只是他的才藝非同於一般藝人，單用以餬口，他是小可小用，大可大用。怎樣的大可大用呢？他說：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我們看到孔子爲中都宰一年，諸侯以爲法；攝行相事僅三月，鄰國震懼；足徵朞月而可，三年有成的話，并非自吹惑世之談。

8 信仰 孔子自己在那麼大的才藝，自信心乃很強固，并且認爲是天教他擔負救人救世的責任。所以無論環境怎樣壞惡，他不憂懼，他不疑慮，以爲他的一身關係文化的興衰，天下的治亂，天會保護他的，他還怕甚麼呢？例如孔子過匡，匡人以其貌似陽虎，又以孔子僕御即前助陽虎攻匡的顏刻，當時顏刻面對匡城還指手畫腳地告訴孔子以陽虎攻匡的故事，匡人因誤以孔子爲陽虎而圍困他。門徒多被衝散，孔子甚是就心所愛的弟子顏回已遇害，勇武的子路護侍在側，看到那種兇惡情勢，想要奮戰以救其師，未得孔子許可。孔子不許他抗戰，是因信任天命說：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匡難之後，又在宋遭司馬桓魋之忌，將其常時習禮的大樹砍倒，以示有殺害他之意，他的門人故以為應該快逃性命，孔子却自泰然說：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凡此故實，不但證明孔子自信，兼且信天誠篤。

（乙）家庭生活 家庭由父子兄弟夫婦等所組成；孔子日常在家庭的生活，即論其在這方面怎樣為人，1 父子 孔子無知無識時，父即離世而去，賴寡母撫養成人；二十四歲，他的母親又離世，所以他為兒子的時間頗短。據傳他事寡母極盡孝道，以致化行闕里。現在我們要看看孔子怎樣做父親呢？論語有一篇記載孔子父子相處及其家庭教育說：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

這是中國舊家庭的典型，舊家庭以詩禮傳家為高尚，以嚴肅整齊為特點。

孔子不單有孔鯉這麼一個獨生子，還有一個女兒，一個姪兒，（孟皮所生，名孔忠字子篋）三個姪女，皆曾受過孔子教育。在論語中，記載他怎樣為其女兒和姪女擇配說：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

孔子擇公冶長爲子婿，是以其富有德，而不恥其窮困；擇南容爲姪婿，是以其能守道，而非羨其富貴。據另
一種傳說：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

「三復白圭」是表明南容謹口慎言，因他深深覺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
獲抑之篇，他惟能在言語上謹慎，乃能見重於有道之世，而不見忌於無道之人。此孔子所以許其不廢，消極的也
可免禍。

總之，孔子揀選南容，公冶長，不是看上他們的財富，名位和學識，就單注重他們有德，這在舊家庭中算是
一種擇婿的好標準。

2 夫婦 孔子年方十九，違禮早婚，娶宋弁官氏。自生了伯魚和他妹妹後，不曉得爲甚麼緣故，孔子不顧
夫妻情分，和弁官氏宣告脫離關係。惟見禮檀弓上說：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子思的先君子就是伯魚，伯魚喪出母就是孔子元配弁官氏之死。弁官氏死了，伯魚曾盡禮居喪，孔子不
以爲然。如檀弓上說：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

唐孔穎達疏說：

「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歷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

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孔子出妻，不讓其親子爲親母於「祥」外舉哀，似乎夫妻情義未免太薄。詎知他孫子思，伋伋更甚。子思也會離婚，其子「子上」伋伋之母死而不喪。爲甚麼伋伋不必爲母守喪禮呢？據子思答覆門人問，他的理由是：「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檀弓上）

按孔子父鄒叔紇曾出施氏，孔子自己也出弁官氏。據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知孔子子孔鯉及上引檀弓上言孔子孫伋伋，皆曾演過離婚慘劇，孔子家庭竟像個離婚的場合！這是他家庭的大不幸！我們可藉以看到古代女子地位的低賤！

（丙）社會生活 我們從孔子「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的話，看出孔子許身社會的心志；他故一生在社會活動，找機會爲人羣服務，他那生活道德，頗可爲我們後世人法。

1 投身社會的準則 孔子投身社會有甚麼準則呢？

A 恕 第一個居處社會的準則是恕。怎樣見得？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子貢是達者，孔子告以終身爲人之道爲恕；在另一章，曾子認忠恕爲孔子道的一貫，（里仁）是見恕道的重要。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中庸卷一第十三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大學十章）

既然恕的一面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公冶長）另一面推己及人之道，豈不是「我要人怎樣待我，我也要怎樣待人。」（鄆縣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那就是恕。

道的積極行爲。

孔子既以恕道處世，惡人待他不好，他故能够寬宥，能够容忍，并不怎麼圖報復；此其所以被圍於匡，不許子路與之決戰。他對於那種橫逆之來，只自省自解道：

「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修，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矣夫！」

（說苑）

孔子這麼「行有不得者，則反求諸己」就是恕道精神的表現。正合符孟子所說：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辯婁下）

人若這麼實行恕道，遇事自省其過，於人何尤？處變善能寬解，與人何爭？行見大度包容一切，在社會上爲人總是溫和，恭敬，謙讓。

孔子恕道的精神，我們已經說過，非僅消極的寬恕人的過惡而已，更是積極的推善與人；他故周遊各地，爲要使社會人羣因其得益，雖人視爲極沒有希望的人，他也欲促其進德修業。所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B義 孔子居處社會的第二個準則是義。他說：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

恕是寬待人，惠濟人；義是正己正人之道。人羣如不以義結合，相處必不能長久；徒然靠使巧弄乖，來與人交接，不免爾詐我虞，如何可以合羣？此孔子所以以羣居不及義之爲難。

孔子既經認定社會生活以義爲主，對於不義者，他故不予接納，所以「儒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陽貨）不但對於普通的人爲然，就是在位掌權的人，他也并不稍微遷就。例如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曰：『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陽貨當時以陪臣執魯國命，其威勢炙手可熱，意欲羅致孔子，特來相會，孔子竟享以閉門羹！「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羔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滕文公下）在路上既然不期而遇，不得不說幾句話；陽貨欲多方以激其致仕，孔子雖以其理論對而加以承認，却因其人狡惡而不與。足見孔子雖然急於求爲世用，仍是義以爲上。孟子曾即據孔子以義居處社會之情，斷定孔子主癡疽侍人之說的誣妄。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癡疽，說苑作癡雖爲人姓名，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癡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何以爲孔子？』」（孟子萬章上）

C 直 孔子居處社會的第三個準則是直。惟其直道而行，待人決不阿諛，不曲從，不貶抑，不冤枉，嘗說：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其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朱注）損真過實，皆非所以爲直之道；三代皆依直道而行，斯民猶三代之民，其應依直道而行也，理所當然。我之爲人，寧有異呢？是就說是，非爲譽人；非就說非，非爲毀人。卽或聞有所譽，如稱子賤、南宮适及蘧伯玉等爲君子，或斥宰予爲朽木，皆確乎於其人之身有所考試，并非有何阿曲或冤抑於其間。他處世有這種精神，後來所以成一良史家！不但於當代社會著其鐵面無私之情，尤且於春秋顯斧鉞之嚴，使萬世亂臣賊子懼！

孔子的社會生活既以直道爲準，凡是不合或過乎直道的人事，就必爲他反對；微生高借醋轉給於乞者，葉公子證其父攘羊之說，皆曾受到他的批評。是故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

『以直報怨』是依直，『以德報德』也是依直；至於『以德報怨』那就過乎直道而行了，或不免流爲矯揉造作，標異鳴高，此孔子所不取。

2 幾種特別的關係 上論孔子社會生活的準則，是他普通爲人的道德律，現要看看他怎樣本乎他的道德所特別交往的幾種人；這幾種人是鄉鄰、朋友、門人、君上，和社會上一班弱者。

A 鄉鄰 孔子和其鄉鄰來往，態度非常溫和，恭敬而謙遜。他門人所謂：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鄉黨）

孔子在鄉黨似不能言，并非是做『傻瓜』，徒以鄉黨中多前輩長者，子弟不可妄自高談闊論，應示敬禮；

他故恂恂然篤實忠厚以爲人，極溫恭卑順的能事。每逢特別聚會，尤其敬禮有加；卽如「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黨）其敬老之心如此！

他居鄉里，常也隨俗娛樂；不過在娛樂中，依然不失其誠敬之心。所以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鄉黨）

「儺」按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師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這本是古代相傳的迷信習俗，孔子竟也附從！不但青年居鄉，喜歡隨俗作樂，到後來做了官，還是一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萬章下）爲甚麼孔子這樣隨俗呢？據孟子的解釋，鄉俗日久相沿，革除不易，不如因俗利導而收潛移默化之功，乃是一種行權的政治手段。

再而他於鄉鄰，不忘相助相扶的義務。爲此，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雍也）

與其鄰里鄉黨有一條原則：「君子周急不濟富。」（雍也）

B朋友 孔子在社會上是個喜歡交結朋友的人。他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

這是他的經驗之譚，似乎顯明常有朋友到他家去探望，促膝談心，聚首言歡。

孔子雖是喜歡交結朋友，可是并不濫交。他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

交友不慎，已將蒙受損害，他故要人「毋友不如己者。」（學而）

他交人雖審慎於前，不是那樣的人，不易和他講上交情；可是既一訂交，則必生死以之，友誼特篤，無不盡心竭力以爲友助。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鄉黨）

論語單記孔子爲無可飯的死朋友，願主其喪，爲生朋友豈有不更加効勞的呢？據禮檀弓說：

『賓客至，無所館，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對於普通賓客，尙且這樣崇義，何況對於素有交情的朋友呢？所以『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駟而賻之。』（禮檀弓）可見孔子重交情的一斑。

孔子幫助朋友，他也常得朋友幫助，當他得朋友幫助時，他的態度怎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鄉黨）

朋友有通財之義，饋贈乃時所有，不足希奇。惟孔子對於朋友，又豈但與以物質上的援助？『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輔仁進德，乃朋友的本分，他故常不免對於朋友切切惻惻，盡其規過勸善之責。不過對朋友盡其規過勸善之誠，又有道：

『朋友數，斯疏矣。』（里仁）

他故告子貢以朋友相處之理說：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

門人、孔子和門人相處，感情篤厚，他待他們如子姪，他們視他如父親；『回也視予猶父也。』這已明見於論語先進篇。是故門人如有甚麼不適，孔子不勝其憂急；如果不幸短命而死，他老先生真如父痛子亡一

樣難過。公羊傳說：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哀公十四年）

他看門人之死，無異於己之死，可知他老先生對於門人用情是怎樣深咧。

他既視門人如子姪一般，平素相處所以很是親愛，門人對於他雖是恭謹，只是他并不喜拘束，不事嚴管。

例如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先進）

四子待師有禮，孔子惟恐其過於拘謹而不自然，特勸令他們不必如是；孔子溫和之氣，溢於言表。他老先

生甚至有時和門人開玩笑：

「子之武城……箒爾而笑……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

從這種種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師徒相處，怎樣親愛和樂！

D 弱者 孔子對於社會上的弱者，特別表同情。例如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衛靈公）

師冕警者，正有賴於社會上明眼人的指導，扶持，幫助；子張見孔子那麼指導扶助師冕，問其是否相師之理，足見當代社會很少有人和這種殘廢人表同情之處，致有這麼一問。原來這社會上的人羣，是我有甚麼缺欠，依賴他人來幫補；他人有甚麼虧乏，需要我去救濟；社會人羣就是這麼相需相依而存在。我們東方聖人所見到的人生真理，或孔子，或耶穌，或釋迦，或老子，都和達爾文所發見的生物界情形有點異樣；不是弱肉強食，

乃是克魯泡特金所發現的互助世界。

臣君上 孔子對於君上，盡忠爲主。所以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份）

孔子的忠君觀念，是和禮臣相對待，并非後此的絕對盡忠說。他所謂忠，不過是

『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

意思是努力的依照所應盡的義務，做得盡美盡善；他故小而爲委吏乘田，大而做司空司寇，無不克盡厥職。假使君上有甚麼不對的措施呢？他認爲爲臣子的應該：

『勿欺也，而犯之。』（憲問）

勿欺而犯，是由忠心而發的義氣，欲以糾正君上的過失，以免社會國家蒙受不良影響；犯顏以諫，君上若不聽而仍怙惡不悛，與其數而取辱，（事君數，斯辱矣）不如退職以促其做醒。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

爲此，『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

對君上除盡忠外，又要敬；敬是態度，忠是存心。鄉黨篇記孔子對君上怎樣敬禮說：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七) 孔子的政治生活

孔子的政治生活很短，孟子所謂「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他的這種生活，據孟子的話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

衛孝公，（註五）公養之仕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將孔子政治生活分作在魯在衛兩個階段，在魯得權臣季桓子薦用而攝行相事，有機展其抱負。這叫「見行可之仕」；仕衛「際可」，「公養」而已，不過受其賢禮，并非有何權位。我們可分開來說：

(甲) 仕於魯 孔子正式仕魯，首先做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命，頒布民間，共計六項：

- 1 長幼異食
- 2 強弱異任
- 3 男女別塗
- 4 路無拾遺
- 5 器不雕偽
- 6 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

他本乎這六大政綱，宰治中都，政績卓著，「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舉子此法以

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奚但魯國而已哉！」（家語相魯）

魯定公以其做中都宰的政績，升他爲魯司空，他「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使得國內物

產豐富。既又遷爲司寇，升任之初，國人謗之曰：「虜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虜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綱鑑）那時政化是怎樣盛行呢？原來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佗。及是時，沈猶氏不敢朝飲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鬻牛羊者不儲佗，賣羊豚者不加飾，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尙中正，女尙柔順，四方客至如飯，以致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參荀子史記及家語等）這正合他自己爲司法官的期願。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孔子爲司寇而獄訟不興，爲司空而稼穡大豐，爲中都宰則一縣之民皆達禮，足見其才大用大效，小用小效。

司寇任內，又有一特別大事，曾爲史傳所特書，卽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以禮屈齊，不費一兵一矢，得齊還所侵汶陽之田。據左傳說：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意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辭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掛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享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飯，鄆、讎、魚陰之田。」

據左傳所記事，齊有三屈，一去兵威，一更盟約，一不果享。齊人所以飯還魯田者，是附約所加，據另傳則略異於是。先是齊因見魯有新興氣象，欲與修盟好。孔子赴會之初，曾慮及齊人以兵劫，早經預爲之防。對定公說：「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即從其言而後與會，獻酬之禮既畢，齊有司進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旃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說：「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史記齊世家說孔子使有司斬樂人）齊侯乃麾之使去。過了一刻，齊有司又進請奏宮中之樂，於是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仍和以前一樣的進言說：「匹夫而發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如言加法，手足異處。齊侯（景公）處此，既羞慚，又惶恐，曾對他羣臣說：「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答對說：「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乃返所侵魯之鄆、讎、汝陽、龜陰之田以謝。（參史記及穀梁傳）

孔子自那次在外交上獲得勝利後，在內愈得信任，他看到魯三家私室之強，終非國家之福，於是對定公說：

「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家語相魯）

孔子欲抑私強公，定公當然樂從，惟其政策之得以實施，還係得力於季桓子的贊助。公羊傳故說：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一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

原來那時魯政早已不出公門，皆取決於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其中尤以季孫氏爲有權，他若不得季孫氏

同意，怎能如願以行呢？但那時三家之權又旁落於陪臣手，因而墮三都的計議雖決，還是發生了一些波折。除叔孫氏最弱，墮其郕邑，無何問題外，至終孟氏之成，爲其家臣所把持而未墮。左傳記其事說：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孟叔棼）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不狃及輒）奔衛，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二年）
孔子墮三都的計劃，雖未完全如願以償，在當代究屬不可多得的豪舉。據朱子語錄有「或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個道理。」按孔子去魯，卽墮都的次年。

次年，孔子攝行相事，據荀子說：

「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下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荀子宥坐篇）

少正卯，史記稱爲亂政大夫，則其被誅，或當孔子攝行相事之初，他曾搗過擔呢？孔子弟子以其素有聲譽，誅之未免太過，乃發爲問，孔子告以不得不誅的原因，不誅將大有害於魯政的行使。不過歷來有些學者頗疑

其事不實。如朱子以爲其事，論語子思孟子及左傳皆未言及，獨有荀况這麼說，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的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云。我以爲朱子崇孟抑荀，原不免存有門戶之見；至其懸揣他人故爲此說的理由，殊覺太不充分。故爲此說有何足誇？近人又有以孔子爲禮治主義的人，決不致如法家之殺人，以立威；我看荀子與史記的話，并非爲立威而殺。何況仲尼有言：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

二十年）

這樣看來，孔子雖是德化主義者，尙德不尙刑，到必要時，又何嘗全然不用呢？故姑以荀說爲是。

孔子攝行相事不過三月，不得不去其位，爲甚麼呢？論語說：

『齊人飯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

這段事實，史記詳敘其原委說：

『孔子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
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據四書補注，孔子於其時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以喻季氏的蔽魯說：「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據歷聘紀年，孔子其時作猗蘭操）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

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世家）

季桓子受女樂，子路欲行，孔子以爲只要他致膳俎於大夫，尚可勉強留，因爲桓公好色，管仲不以爲害，要在任賢專而已。及其迷而荒怠，孔子乃不得不去。他在本國的政治生活就告一段落，後終久不得用。孟子述他當時去魯情事說：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告子下）

又說：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萬章下）

（乙）仕於衛 孔子除魯而外，衛國乃其常至之邦，據已見於記載者，孔子至衛共有五次。首次去魯攝相適衛；二次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三次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四次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返衛；末次返陳，而蔡而楚，終反衛。

孔子首次至衛境，看到人民繁衍之狀，不覺讚美說：「庶矣哉！」冉有適爲其仆從，聽了他的贊語，追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告訴他要富民，教民，載論語子路篇。至衛，有顏濁鄒者，呂氏春秋謂其曾以劇盜而就學於孔子，史記說子路和顏濁鄒（孟子作顏繆由）有郎舅關係，孔子故主於其家。那時衛國有一班嬖臣，聞孔子賢而欲結納他以自重，都來用權位引誘他。孟子曾說：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

命。……』（孟子為章上）

子路的連襟彌子瑕，美而善媚，嘗以餘桃啖君，有寵於衛靈公。他想要孔子去攀附他，當然非孔子那麼有人格的人所願為。同樣的，又有權臣王孫賈，直接來會孔子，藉喻以暗示孔子附己。論語說：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王以奧喻衛君，竈喻自身，引當代社會媚奧不如媚竈的流行俗話，示意求衛君不如求己的為妥。孔子所答，仍以天命為大，極言人權的不足恃。

孔子求仕於衛，決不走權奸嬖倖這條路，這是凡潔身自好者當然的行爲；憑着他的賢才，憑着他的聲望，足夠引起衛靈公的注意。史記：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孔子世家）

孔子在衛得的俸祿雖然和仕於魯一樣，卻是沒有實權，不過處在客卿地位，無機施展其抱負；孟子故謂爲「際可之仕」，別於在魯「見行可之仕」，以致沒有甚麼建樹。甚至在衛有過一次似乎屈辱的事，靈公夫人南子使人告孔子說：「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不得已，和鮑行拜見禮，那位直率的門人子路，很不以孔子見南子爲然，意以孔子既不命阿附權奸嬖倖，爲甚麼又降節去見有淫行的夫人呢？弄得孔子無以自白，只得發誓說：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實在，孔子既仕於衛，欲不見南子不得，又不但見，衛靈公嘗與夫人同車，宦者雍雎（又名渠）爲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孔子看到那光景，深深感嘆說：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

像靈公這麼好色之徒，怎能大用有德的孔子呢？而且靈公又是急功利之徒，孔子主張德化政治，靈公自不免嫌其迂緩，此其志趣大異，所以

『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嘗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
『明日遂行』者，并非以『道不同，不相為謀』，是因彼此志趣既不同，靈公對於孔子不免疏懈，史記世家說次日與孔子語，靈公仰視蜚雁而色不在孔子，孔子故不得不離衛，出遊他邦哩。

至衛出公立，孔子弟子仕衛者多，出公依然照舊例致粟於孔子，未嘗致政，此孟子所謂『公養之仕』，較靈公待遇以禮者又不如，所以當時徒有和門人子路發表政見以正名為先之談。那時出公與父蒯聩爭國，孔子居衛，門人不曉得孔子要作甚麼主張，所以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子答）「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述而）

伯夷叔齊以尊父命，重天倫，而敵屣富貴，深得孔子稱贊，則衛出公與蒯聩父子爭權位，都係不仁，孔子當然不直其所為，子貢故告冉有『夫子不為也』。是故孔子在衛假使得權，必先正名，則衛政局必有一番大變動，這豈衛國君臣所願？當代各國情勢，處處和孔子懷抱相抵觸，孔子政治生活的不能通順，何怪其然！孟子說：『詩云：「憂必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孟子盡心下）

這已將孔子求為世用而卒不得用的情形及緣由，完全表現出來。

孔子降仕魯仕衛外，在別國并非沒有做過官，孟子說他在陳為陳侯周臣就有三年之久，不過那在政治

生活上無何足述，我故僅依孟子所提仕魯仕衛二節的事於右，其他一併在下段他的遊歷生活中述及。

(八) 孔子的遊歷生活

孔子本是一個喜歡遊歷的人，常藉山水的遊玩以陶情冶性；及年長而不見用於世，逼使其過着流浪生活，遊蹤所至，有周齊衛宋陳蔡楚等國地。多半已見於論語，有少數缺而未書，茲據論語為主，參以孟子史傳及其他子書，述其遊歷生活於左：

(甲) 適齊 孔子最先往遊之地，爲鄰邦齊，適齊當不止一次，有數事可資一述。

1 學韶 孔子由魯適齊，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方挈壺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對御者說：「趨驅之。」到了那裏，韶樂方作，乃得與聞。論語上說：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按魯原有韶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禮聘魯，觀周樂至舞韶箭(舞樂總名)而嘆觀止，可證孔子先居魯何以不聞。據史記「三月」上尚有「學之」二字。則孔子在齊重在學韶，非但聞韶而已。齊之所以有韶，或譚爲齊景公二十一年師涓自魯適齊所始教；或說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爲舜後，韶樂存陳，齊由陳公子完而得韶樂。

2 論政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顏淵)

孔子對景公問，是照當日齊國政情而言；齊國那時早有不臣之臣，景公又多失德，已是君不君而臣不臣。

了。晏子曾經看到齊國這種危機，私對晉賢大夫叔向說：

「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飯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十釜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飯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栖虞遂

伯戲（四人皆舜裔爲陳氏先祖）其相胡公大姬（周始封陳之祖父母）已在齊矣。」（左傳昭公三年）

當陳氏在齊這麼收買民心，欲潛移齊國祚的時候，孔子還在童年，至其適齊，陳氏在齊的潛勢力必較前更大，孔子故趁機進言「君君臣臣」爲政。

齊國那時豈但君爲棄民之君，而有不臣之臣？景公對於父道也不周全，以致有後此的事實見於經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婁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

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魯

萊次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左傳哀公五年）

這種事實，雖不爲孔子論政前所有，而其由來有漸，景公素來沒有父德，是可爲恐。荼爲諸大夫所看爲不當立，他竟逞其偏私，遺囑高國二老立之爲君，又不事先防患於未然，致立不一年而見弑，陳氏（乞）得用詭言離間卿大夫而生亂，掌握政權。假使景公當日聞孔子言而果見諸實行，何致這麼舉措失宜，而貽家國以大患呢？他徒知孔子論政之善，又無爲善的心與力，難怪雖有晏嬰賢輔，仍不足以救其失。孔子所謂「悅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於齊景公這流人，言之正當。

考齊自大公就封，尚權謀，崇功利，至管子霸齊而尤甚；公惟實其倉廩，私則足其衣食，寄軍令，期報功，養成一種急功利而喜夸詐的民風。大公治齊的流弊，必有篡弑之臣興起，周公對大公早經預言過；孔子在齊觀察情勢，愈知這種預言易成事實，始對景公以正君臣爲言。那時孔子本國雖較齊弱，尚重禮教，如仲孫湫曾謂魯猶秉周禮。（左傳閔公元年）韓宣子謂周禮盡在於魯。（昭公二年）仲尼謂周典籍猶存。（哀公十二年）在道德觀點上，魯政尙較齊政爲優。孔子故說：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

魯政雖尙有周公遺風，究未幾於道；齊政則又較魯政下一等，離道更遠；孔子主魯必新其政，假使得志於齊，則另有一番大改革也。只是這非明主不爲功，景公那裏是任賢使能的明主呢？他故雖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究不能用。一則說：

再則說：『昔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吾老矣，不能用也。』（微子）

齊景公這種話，活現出一個老氣橫秋，無用昏君！景公雖不能用孔子，卻也想用俸祿羈之於齊。據春秋說：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又據史記世家說：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務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止。』

晏嬰沮孔子事，并見於墨子及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有兼愛說，其書疑卽齊國墨學者所撰。沮孔子一段乃轉錄墨子文。墨子非儒下記其事，語句較史記激烈；史記或屬修改墨子原文而成。墨子乃儒家的反對派，安知這段話非墨學者假託晏子說其所說人故，頗疑這段史記不實。然而『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是齊大夫從簡急功的口調。是故事或本有，墨子爲文不過益甚其說，甚至說『孔子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飯於魯。』實則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憲問）孔子如果恚怒景公與晏子爲不得封，何以爲孔子是一小人而已。那麼晏子爲甚麼沮孔子呢？在齊人國家政治的立場上，晏子所見未始非是。孔子曾言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可知其人雖合，政見未必相同。史傳上不見晏子推薦孔子用政，頗可耐人尋思。

（乙）適周 孔子適周，目的較異於他邦之遊，其動機乃爲學問而往，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并參觀周之廟堂。這次使其學識增加不少；自周反魯，弟子較前益進。所謂『自南宮敬叔乘我車也，吾道加行。』（史記世宗）我們在此將其經過情形一述：

1 問禮樂 孔子怎樣問禮訪樂，其情已述於孔子所受的教育一章中。惟孔子問禮於老聃事，人常疑其不真。因爲據道德經，老子是個毀棄禮法的人，孔子何得去問禮於他？禮記曾子問雖載孔子問禮於老聃，并會借他助葬於巷黨，可是鄭注『聃，古壽考者之稱，』并非直指老子而名。所以清汪容甫說：『孔子之所問禮者，』

聘也，非老子也。」曾子問的老聃，和道德經的老子，似乎是兩個人。曾子問的老聃，很是拘謹守禮，如同孔子送葬至恆，遇着日食，他就對孔子說：

「丘！止柩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癩患。』」

請看這個老聃是怎樣講究繁文褥節！道德經的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德經三十八章）怎會告訴孔子以那些曲儀？

關於這個問題，恐意史記明言老子著道德經爲老年退隱時思想，孔子問禮係其居周時事，一個人的思想似難保數十年如一日，則其前後矛盾，并不足怪。況曾子問是述古制，孔子信而好古，既來學問，老子就其機遇，舉其所不知以告，未可遽執以非老子。一個教授隨其高足的需要而講說他所視爲次要的知識，未嘗沒有。

《論語記》孔子受老子感化者頗深，「竊比於我老彭」（述而）的老字，鄭注謂卽老子，班固幽通賦引用這句「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也以老卽老子。不過孔子一面佩服老子，一面也曉得老子學說究有些不可苟同；如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一章，卽孔子間接對於老子學說的批評。

2 觀明堂 孔子觀乎明堂，（註六）藉悉周之所以王，曾深致其讚嘆！於其四門見堯舜桀紂之象，又見周公抱成王負斧戾朝諸侯之圖，對從者說：

「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製造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

於御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家語）

又入后稷廟，看見一個三絨其口的金人，其背有銘說：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天妖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能填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說苑作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

金人銘并見於劉向說苑及家語，王應麟嚴鐵樵等謂爲黃帝六銘之一；其中語句，多與現存道德經合，致崔東壁疑爲老學者流所僞託。不過老子書中「古之所謂」「建言有之」等句，顯明老子原是纂輯古人名言，非其創作；則金人銘容或本有，老子學說還是受其影響，此黃老所以并稱。

（丙）適衛 上文已經說過孔子到過衛國有五次之多，屢主蘧伯玉家；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贊其爲君子，其志同道合之情溢於言表，又衛賢大夫豈止伯玉一人。從前吳季札適衛，見了蘧瑗，（伯玉）史狗，史鱓，（論語作史魚）公子荆，公叔發，（論語作公叔文子）公子朝說：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之所以常常至衛，或卽以衛多君子呢？論語記孔子贊伯玉爲君子外，又贊公叔文子配稱爲文，公子

荆善居室，史魚爲人忠直，可見衛君雖不賢，朝士賢者多着哩。并且衛國似已有一種好賢之風，所以孔子至衛，儀封人請見曰：「君子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沉僂）

從儀封人口中，看出那時遊衛者不少。儀封人於一見孔子之下，欽佩至極，謂教化將藉孔子而大行於天下。這種識力，這種口調，足證儀封人也非凡夫。朱注：「儀封人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極是。

儀封人賢而隱居下位，對孔子表示敬禮，衛另有一班隱君子，卻不以孔子求爲世用的態度爲然。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

這荷蕢者，簡直說孔子不識時務，不通機變，其爲人也可鄙！孔子佩服他急流勇退的精神而稱其果，實則是說他太寡情，不顧社會福利。

（丁）過匡 孔子去衛，將適陳，路過匡，匡人誤以爲陽虎而圍困他，他有「文在茲」之言，被圍五日之久，他始終不與抗，講誦絃歌之聲不絕，在事實上叫匡人曉得他不是暴徒陽虎，遂解圍去。（據史記，其時尚有留從者爲寧武子，臣始得脫之語，不足信，因爲那時寧武子已死多年，何來爲臣等說？）

（戊）適宋 孔子再次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頗得宋公優禮，卻因而遭宋司馬桓魋之忌，他有「天生德」之言。孟子曾論到這事說：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萬章上）

（己）過鄭 孔子自宋往陳過鄭，中途與門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

其類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就和門人子貢等一同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庚）過蒲 孔子又要自陳往衛，路過蒲邑，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恐孔子至衛告以軍事秘密而將不利於己，阻孔子行，門徒公良孺勇武有力，曾以私車五乘從孔子遊，前和孔子同難於匡，這次不能再耐，與蒲人鬪，蒲人懼而與孔子盟，對孔子說：「將毋適衛，吾出子。」孔子當時承認，等到出了東門，他仍轉往衛國，子貢疑問說：「盟可負耶？」孔子說：「要盟也，神不聽。」至衛，衛靈公果欲伐蒲，問於孔子，孔子對答說：「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欲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聽了，很以為然，覺得庶民無罪，罪在少數搗亂份子，於是不伐。

（辛）適晉 孔子居衛，值晉發生政變，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曾置鼎於庭說：「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受烹。」晉大夫被脅迫而附從他的不少，他或也想到要成大事，必須招致人才，於是有論語這一段記載：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佛肸以家臣叛大夫，使召孔子，孔子竟欲應召前去，何解張惕菴說：「子欲往者，以無拒絕之詞也……趙以世卿稱兵於國，五六年不已，強橫極矣！趙若不敗，勢必篡晉，晉主憂盟以尊周為職，晉滅而周亦從之，佛肸之召，夫子不斥其非，傲趙鞅也。夫子意至深遠，并非欲往，子路但見一面，匏瓜之繫，乃託詞也，必一一為之詞，則實

矣。』惟據朱子意見，孔子確有欲往之心，『蓋其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可改，故聖人亦卒不往也。』

孔子雖未應佛肸召實行，後來到底自衛動身，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聽見竇鳴犢、舜華二人被害，就太息說：『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聞嘆而進問說：『敢問何謂也？』孔子說：『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政，則殺之。吾聞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澮，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鳳鳥不翔其邑。』何也？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於是還息陬鄉，作陬操以哀時說：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我將焉飯？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鴟梟，眷言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壬）在陳，孔子適陳有二次，於遭宋司馬桓魋威嚇後，到了陳國。孟子所謂：

『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孟子萬章上）

當他在陳之年，魯季桓子病，想起從前未終用孔子，致魯興而復衰，頗有悔意。遺囑嗣子康子說：『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既立，將遵父命往召，公之魚說：『若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聞言，不自堅其任用孔子的專誠，反問：『則誰召而可？』魚說：『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子而不及孔。冉求將行，孔子知魯將大用他，自己大發感嘆說：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治長）——『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

「盍飯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牧、友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擊擊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孟子盡心下）

說要飯魯，那次卻未成行。不久，孔子去而往楚，半途受困，受困是供給上的缺欠，史記說陳蔡以兵圍孔子而沮，孔子不見用於楚的話，謬妄不足憑信。以陳蔡決不敢也不能阻止楚的用人，崔東壁辯之極明，見洙泗考信錄卷三，文長不贅錄。

至於孔子在陳，供給上發生恐慌，論語有言：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那時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是怎樣的窮得很！荀子曾確指說：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荀子宥坐篇）

七日之久，他們沒有正式開飯，該是怎樣的餓！難怪子路不能耐待。另據莊子和家語，不單子路那次不耐煩，竇達如子貢，覺得他老先生年來東奔西走，沒有甚麼成就，反倒落得幾次憂患和窮苦，他故也對孔子說：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史記孔子世家）

這是勸孔子減價發售，自非孔子所願，不但孔子，顏子也不以爲然說：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史記孔子世家）
三個名弟子說的三樣話，表現他們的性格及各自見道的程度不同，一個較優於一個，孔子欣然稱許回言爲是。

何解那次七日不火食呢？孟子說：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盡心下）

舊註「君臣皆惡，無所與交。」愚按孔子爲陳侯周臣三年，那話安不上；孟子是說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并非一定的國朝，所謂「無上下之交」，不過人地生疏之意。

（癸）適楚 孔子厄於陳蔡，原爲適楚，蔡爲自陳往楚必由之路。左傳哀公二年冬十一月，蔡畏楚而遷於州來；四年春，蔡昭侯被盜殺，夏，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故地已爲楚屬。孔子當日絕糧，當在陳邊與故蔡之間，由而前進至楚屬故蔡地，會見葉公。葉公不識孔子，所以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述而）既而和孔子接談，他就說去「直躬」怪事，并問孔子以政。孔子告訴他以爲政之道，是在：

「近者悅，遠者來。」（子路）

孔子這話，或也暗示楚當開門納賢，與其適楚不無關係。於會見葉公後，又自葉公所在故蔡往前進行，迷於途。遇着有兩個隱者：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

辟世之士哉！「糲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微子）

長沮桀溺不單不指示子路迷途，反倒加以冷譏熱誚。沒奈何，他們只得前奔，孔子的車走得快了。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但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微子）

自遇荷篠丈人以後，已離故蔡而入楚境。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微子）

接輿對於孔子求用於世，深致惋惜之意，語氣似較長沮等人委婉，孔子故下車來要和他傾心一談，名爲楚狂而實非狂者。其人姓陸名通，假狂避世，他和孔子這次相遇，莊子另有一番文章。

至楚，昭王頗能優禮相待，并欲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對他說：

「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

（孔子世家）

經令尹子西這麼一說，昭王想到切身利害關係，那得不生危懼？孔子故又不能得志於楚。於是自楚反衛，那恰是衛出公父子爭國之際。

(子)返魯 孔子自楚反衛以後，隨又由衛反魯。爲甚麼他動了飯家之念呢？左傳哀公十一年上記着：「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孔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筮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飯。」

孔子爲孔文子逼使大叔疾出妻而妻之以女，後疾竟因婚姻不自由而出奔，他故決計飯魯。孔文子雖來勸止，恰逢魯人以幣召，於是回本國去，結束他自去魯司寇後十四年來的流蕩生活。十四年來魯人沒有召孔子，這二次爲甚麼召他呢？這是因爲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據史記說：

「冉求爲季氏帥，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斯可矣。』……季康子遂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世家）

又據家語，冉有不單那次在季康子面前推薦其師而已。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儒行解）

家語所敘，也是人情之常；冉求見用於魯，未嘗不念其師，其言於季康子也，屬可能，不過平常進言未必有效。季康子蓋先受過公之魚的勸阻，及冉有以少數士卒而挫強齊，季康子極佩其義勇而知方略，由冉有而間接想到孔子大才，召他的心始決。家語係記冉有平時之言，史記係記冉有戰後之語，兩下合參，方可看出孔子被召返魯的原因。

從衛反魯的途中，隱谷中看到香蘭獨茂，有感於懷，嘆息着說：『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伍。』於是止車援琴鼓猗蘭操說：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於皈，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猗蘭操蓋孔子所以自傷不逢時，到處飄流未得定所；他素來爲人抱樂觀，『不知老之將至』，至此也不免有點悲愁起來了。

這次，孔子被召反魯，似乎魯將大大信用他，不料回來以後，雖尊他爲國老，聊以資垂詢而已，并沒給他甚麼權位。哀公問儒服，孔子論儒行，講五儀，并告哀公知哀憂勞懼危之道；（見禮記儒行——哀公問及家語）似此，聘他回去，不過當一講師。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而不聽仲尼之言；（見左傳）開頭就給他一個魯不能推行其道的啓示。內政不容參與，外交更不由其主張，所以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家語）

陳成子大逆不道，孔子請討，哀公竟不能作主，命告孟叔季；論語說孔子雖覺得無告三子的必要，終究如命而往，據左傳則稍異其說：

「齊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照傳，孔子未曾如公命往告季孫，論語文句不順，似不可靠。孔子曾鄭重其事的齋戒三日方始朝請，幷會面告哀公以勝算，這可補論語的不足，因魯實不能無此考慮。

按陳恆弑齊君，在魯哀公十四年季夏，魯曾於是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早知「吾道窮矣！」終其身就如此窮死於魯家鄉。

(九) 孔子的終身事業

孔子飯魯，年事已高，魯既不用其政，他就照他曾在陳國的感慨，專門從事於教育文化事業。他有話論到這事業說：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

他在這裏自道正樂，定詩，大概指其反魯後的第一步工作而言，以後續有成就；史記故說孔子晚年工作不單在詩樂上，幷且序禮，訂禮，贊易象，修春秋。這些事項，都是我國古代固有文化，他不過用功整理一番，所以他說：

「述而不足，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

孔子私以老彭自比，一生即以信古述作爲其終身業跡。孔安國說：「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六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攝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尚書序）又豈但孔子當日徒衆受其義而已！自漢以降，他的這些東西，統治我國文化界思想界已二千餘年。爲此，我們不可不將他的這種工作檢討一下：

（甲）序書 書爲唐虞三代的史記，左傳「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大史氏」可證。牠既爲唐虞三代史記本，其煩雜可以想見。尚書緯說：「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這些話，雖然未可盡信，不過我們可藉以知道孔子對於這番整理工作，必曾大費心思，從許多故簡堆裏，提善選華，始克編成了一冊書。史記上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而尚書獨載堯以來。」（五帝本紀贊）孔子將堯以前許多無稽之談，一概棄而不取，足見他的特識。他原所錄定者百二十篇，孔安國說：「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書序因自始皇焚書坑儒，致漢代對於百篇原本已不可考見。漢孝文帝使晁錯就濟南伏生受二十八篇，武帝時加秦誓，是爲漢文，至景帝子魯共王懷孔子故宅得五十八篇，是科斗文，從此書有今古文爲真爲僞的爭議，千餘年來成爲不決的問題。

（乙）贊易 易有三種：「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康成易贊易論）「連山，伏犧；歸藏，黃帝。」（莊子齊語）周易，乃文王周公所作。

原來的易經不過八卦，有象無詞，文王始作卦辭，周公每卦重易六爻，作爻辭，易始可觀，孔子故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又說：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孔子就本乎周易，更作上下象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翼。惟自歐陽修易童子問出世，人多疑十翼非孔子作。

(丙) 刪詩 據史記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世家)

文據藝文：『孔子錄衰周之歌，及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

所謂『三百五篇』是據現存者為數；子夏序詩，原有三百十一篇，有六篇已經亡失了。不過這三百篇詩是孔子從三千多篇古詩裏選錄的話，頗有問題；因為論語言詩三百者再，(二見為政一見子路)墨子也說『詩三百』(公孟篇)似乎古詩本只這麼多，况各書傳引用的詩句，見存於詩經者多，亡失者少；如果孔子刪詩去其九而僅存其一，何以那些引用古詩的先生只限於引用孔子的定本呢？別的儒家或以孔子為然，和儒家立在反對地位的墨子，難道也肯承認孔子定本麼？加以吳季札聘魯觀樂，孔子時方八歲，就已說『為之歌，邶鄘衛……小雅大雅……歌頌』(左傳)可見孔子未刪詩前，詩本具此形式，他不過稍有修改而已。

(丁) 訂禮 孔子訂禮，是我們今所謂三禮中的儀禮；儀禮是一些儀文禮節，孔子當代所行已和古代有多少出入，所以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爲政)

足見禮本隨時代而變易，三代皆有損益；及孔子世，在儀禮上又比周初不同。如子罕篇所說麻冕的改純，拜下而拜上，皆其更改之跡；我們據此一端，可以推知凡此隨時代而變易的禮儀當不少。孔子於此，態度非常活潑；或從衆以違古，或遵古以定制，莫不酌中處理，曾自鄭重申說。是故我們可知他老先生對於古本儀禮必有若干增訂刪改之處；不過其增刪者，莫由考究；惟據漢書藝文志說：『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可見孔子的儀禮與古本儀禮，大不同呢！至漢，儀禮也有今古文之異；今文本十七篇，古文本五十六篇。

(戊)正樂 古代我國極重音樂，以樂與詩書禮爲四術。(見禮王制)據左傳，凡朝聘燕享皆歌詩，好像當日那些士大夫都會這事。——并且那些詩被歌用者，大多數見於詩經。所以詩和樂有特別關係；孔子所謂『樂正，雅頌皆得其所。』樂不正，則雅頌也不得其所了。然則孔子正樂，是甚麼一回事呢？史記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世家)

正樂，就是使那些詩皆能絃歌得其正音；想必當代唱詩的曲調有些不妥，音符有些不準，連帶那些上好的雅頌，聽來成了俚鄙的歌句了。孔子既惡鄭聲之亂雅樂，他故用些精神將那些淫靡的曲調廢除，一概代替以舜韶武那種盡善盡美的高尙曲調；并將一切鄙俗的歌聲，改換以如雅頌之音。只可惜樂經已亡！我們故也不得知道這三百篇詩要如何絃歌！

(己)修春秋 詩書禮樂，是孔子教徒的常課；老年改正修編，都費了相當精神。至於春秋，孔子更是以全副精神從事。史記敘其情由說：

「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據魯親周，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世家）

對於春秋的時代，內容，價值，目的和文章，大史公在這段話裏已說明無遺；并且說孔子作春秋，是取材於魯史記。前既有魯史在，孔子爲甚麼要改作呢？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下）

孔子作春秋，是一種救世闡道的工作，怪不得大史公說他作春秋的態度那麼審慎，精細；雖有魯史，他自己雖又不是史官，還不得作起史家來改作一本。他怎樣改作的呢？孟子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

孔子改作春秋，是據魯史事而發揮其主義；所以他并不一定如一史家來修史，徒爲求其主義的貫徹而藉歷史形式來表達，是故他說：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

惟春秋足以知孔子，惟春秋足以罪孔子，可見春秋關係孔子事業是怎樣大！他在世界的時候不能遂志，

特藉春秋以昭垂於萬古。因為詩書禮樂等皆非其主義所係，惟有春秋大義炳然，方足以顯其救世苦衷；至於亂臣賊子對他當然不滿，其罪孔子也必。這一點（注重主義而不純在敘述事實）就是孔子春秋異於其他史記之處。雖然，孔子春秋和魯史不同，又豈真惟主義而已。他故貫徹其主義來作春秋，魯史當然有許多不適用；是故在形式上，在文辭上，也曾大大修改過了。例如公羊傳說：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贊如雨。』」（莊公七年）

不修春秋即魯史原本，那種文辭頗較煩難，孔子作春秋，修改的文辭則已簡明。這僅一端，其他不可復考；孔子的春秋經及魯史原本，公羊氏皆曾入目而較其異同，不過據漢書藝文志則不然：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各安其義，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鄰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據漢書這說，孔子作春秋，本來沒有書本，不過口說授徒，所以無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公羊傳說魯春秋如何如何，孔子春秋又如何如何，照漢書看，似乎不大確實可靠。

惟漢志所云云，似有偏重左傳而貶抑他傳之嫌。他以左傳為惟一可靠的春秋傳，其他公羊穀梁皆為末世晚出，價值較低；漢代有名學者，如劉向劉歆桓譚輩，皆和班固具同一信念，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宋儒羣起非難，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

「丘明者十一事。從此春秋三傳，何傳最合原經而可憑信，就成了儒學界一大問題。

(庚)終身論語載着孔子幾句傷時感懷的話說：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

鳳鳥河圖，皆古代所謂爲祥瑞之徵，孔子以其不見於當代，是無聖王在位，乃知其將已！他爲不便明言無明王聖主，用他執政，特藉那些傳說以發表其感慨。及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那也是古代迷信爲祥徵之物，他老先生見了，又悲歌說：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

他不但不以麟爲祥瑞之兆，反倒以其來非其時而心憂傷，他的意思，物並沒有甚麼感應，不過人事不善，看見凶物不利，看見了吉物也不祥，吉凶不繫於物而繫於人，他故抱着那麟悲傷的說：「吾道窮矣！」(公羊)他的春秋卽此絕筆。

春秋絕筆後二年，這一代哲人就與世長辭，禮檀弓上記着(史記文句類似)說：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史記作孔子先病而子貢請見見而歌無「吾將安仰」等語與此略異)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

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其宗予！予殆將死也！一蓋寢疾七日而沒。」

孔子死時爲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孟夏，即公元前四七九年。生時，哀公不能用孔子，等他已死，又怪天不施仁，使孔子活着輔助他。左傳記其情說：

「夏四月己丑，（己當爲乙字之誤）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生既不能用，多活幾年或數十年有何益？死了卻來作此假惺惺態。所以子貢（傳作子贛）聽了這誅詞，就說：「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子貢以哀公誅失禮失名，不知禮者豈止哀公，那時孔門弟子對於孔子之死，皆疑所服，經子貢告以「喪夫子若喪父」，他們始各盡禮守喪。（見禮記）關於門人守喪及孔子安葬各事，史記孔子世家詳述說：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此句文字錯亂應作故弟子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這位大哲人如是長眠地下，除遺留五經等精神產業供我們使用外，僅有曲阜一大堆黃土供人憑弔，廟堂供人瞻禮。雖然，死只死得他的身體，他的人格依然存在，可以供萬世萬代人景仰。他的人格究竟怎樣呢？

（十）孔子人格的品評

我們已經說過孔子的先世，生長環境，時代與教育，使知孔子會怎樣受造就；又述及他各方面的生活及

其終身事業，以明孔子是個怎樣的人。對於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我們可由而構成一概念；茲爲求這概念明朗化，特關本章檢討其人格。

（甲）孔子自評 我們與其看人怎樣批評孔子，不如先看他自己怎樣批評自己；因爲人的批評容有不當，不如他自己所說的真切。他怎樣說自己呢？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子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他說當時沒有人能了解他，甚或有許多誤會，他故不免發生感嘆！人不了解他的有兩方面，一是「不怨天，不尤人」，關於他的處世態度；一是「下學而上達」，關於他的求學生活。所以我們要認識孔子，必在他的這方面注意；他常以他的求學生活來和時人品評，又以他的處世態度來和前賢品評。

1 從學問上與時人品評 孔子自道：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

他說他不是聖人，不是仁人，不過「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爲之」在他處作「學之」，和「誨人」對舉，以整個的行爲都是學問上事；他的超過時人處，就在學問上。所謂：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忠信是德性，孔子看當代具有忠信這種德性的人，所在皆有；他不以其德性較人優異，較人優異者惟在好學。那麼，他是怎樣好學？他說：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

他的好學，甚至廢寢忘餐，不受任何物事牽累阻止，這是何等濃厚的興趣！怎樣強固的意志！無怪公西華以爲不可及。有人卽據以說孔子爲聖。如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孟子公孫丑上）

學不厭爲智，其理易明。教不倦何以謂仁？「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既然自己好學，也要人有學問，乃教之不倦，此其所以不失爲仁。於其間不但可看出孔子的仁智，「不厭，」「不倦，」更是大勇。因爲人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最難的是持久力，孔子在學問上數十年如一日，無論窮通可達，憂喜甘苦，莫不皆然，決非有大勇者不能。「智仁勇，天下之三達德也。」論語及整個儒家學說，均以具智仁勇三達德者爲完美人格。孔子在這幾方面發達完全，此後世儒者所以以他爲人範。

2 從處世上與前賢品評 孔子說他在學問上強過時人，同時他在處世態度上也有一番自表：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

他將七個逸民的行爲，一一加以品評，在道德方面，雖然都還算好，好之中有上中下的分別；他對於他們雖皆表示相當欽敬，卻並不願行他們之所行。孟子卽據孔子此一段語意而引申說：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

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萬章下）

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正是孔子「無可無不可」之意。他處世怎能「無可無不可」呢？原來「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孔子是這麼純善自然，以道爲體，他故有伯夷之清而無伯夷之固，有伊尹之任而無伊尹之必，有柳下惠之和而無柳下惠之辱，他惟隨順理之當否，時之宜否，這麼處世爲人。是故「溫良恭讓，孔子也；發強剛毅，亦孔子也；是故人或以爲諂，或以爲佞，或以爲無勇，而一言卻兵於壇，三月而墮都於國也。沖淡恬退，孔子也；內熱悽皇，亦孔子也；是故飯疏飲水以爲至樂，臠肉不至不稅冕行，而以其道干七十二諸侯，乃至公山佛肸之時，且欲往也。博聞強記，孔子也；易簡理得，亦孔子也；是故相羊萍實，不憚其瑣，而道飯一貫，且欲無言也。尊崇君權，孔子也；鼓吹民政，亦孔子也；是故既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又曰「庶人不議」，然語於大道之行，則想望大同，而貶攘小康也。文章得聞，孔子也；性與天道，亦孔子也；是故不語神怪，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能知鬼神之

情狀而「天且弗違」也。此亦一孔子，彼亦一孔子。而此之孔子，若非彼之孔子；彼之孔子，若非此之孔子。」
（梁啟超著《孔子殘稿》）我們若不認定孔子「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我們將莫由知孔子爲何如人。在這點上看來，孔子爲聖之時者，豈不正對？

（乙）當代輿論 我們根據孔子自評的話，斷定孔子爲聖，並且是聖之時者，惟當代的人士，對於孔子有甚麼觀感？雖然孔子不承認他們的品評爲是，卻可代表當代輿論的一班，我們仍可參考；這些批評的人約有二派，一派是反對孔子的隱士，一派是普通的士大夫。

1 反對孔子的隱士意見 孔子當日遇見的隱士有好幾個，他們都是清高自守的一流，和孔子立在反對地位；孔子雖也以其人不無可取，卻並不贊成他們那種行徑。所以他說：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陽貨）

趨善避惡，是隱士求遂其志的特立獨行；欲其行義以達其道，則爲隱士不願入世以爲者。他看那種人行有偏私而不大全，而不中正，所以當代隱士反對孔子，孔子也不能引他們爲同志。那些人怎樣反對孔子呢？我們從其中提出微生畝和子路所遇的「晨門」；微生畝是反對較激烈的份子，「晨門」態度比較溫和一點。

A 微生畝怎樣批評孔子呢？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憲問）
微生畝說孔子是佞人。孔子本來深惡佞者，不料又有人以他爲佞！他爲甚麼說孔子是佞人呢？這種觀念的形成，是由於孔子栖栖皇皇不暇寧處，對世界有依戀不捨之情，似欲逢迎諂媚以希圖祿位榮耀；孔子答以

非敢媚世求容，惟性不喜固執不通，即子罕篇所說的四絕。

從微生畝說孔子爲佞的一點上，足見孔子救世的熱忱，匡時的勤苦；他爲不忍坐視生民塗炭，以致席不暇煖，以致人以爲佞。

B 晨門怎樣批評孔子呢？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罕問）

「知其不可而爲」顯出孔子的精神是怎樣積極！不畏難，不苟安。隱士們看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知其不可爲而退；孔子的態度是「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正因無道而必須加倍努力，明曉得不可爲還是要幹。英雄造時勢，環境不宜有甚麼關係，正爲不利要前進，要創造，不能坐待環境改善；坐待環境改善而後有爲，那是人人都能用不着甚麼聖哲。孟子所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夫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類社會可寶貴者，就是這點「知其不可而爲」的精神。

2 在位執政的大夫意見

魯孟僖子說孔子知禮，爲達者；齊犁彌說「孔丘知禮而無勇」，可見孔子知

禮，久已馳名於國內國外。詩說：「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知禮，即說孔子是個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春秋時代，觀人以知禮與否，定其生死榮辱，是很普遍的事實，左傳這類記載很多；子貢以哀公誅孔子失禮，謂其將不獲沒於魯，即其一例。所以當時士大夫，雖臨難處危也不敢失禮，以禮關係其人格者大。除齊魯大夫以孔子知禮外，又有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問之曰：

「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按春秋時代，惟宋與吳有大宰。孔子遭宋司馬桓魋忌而微服過宋，想無宋大宰問子貢事。左傳哀公七年夏，會吳於郟，（今嶧縣地）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子貢與大宰嚭論禮，其間或有這歷一段問答。（參說苑）大宰以孔子多能，稱其爲聖，子貢答以孔子爲聖不在多能，多能乃其餘事，孔子不敢以聖自承，卻承認他多能，他是怎樣多能呢？孔子說：

「苟有用我者，菑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這是他自負的豪語！攝行魯相僅及三月，卽已成效大著，威望震於國外，可知他確有這種能幹。不過這屬他的政治大才，構成大宰等人以孔子爲多能者的觀念的，恐不在此，而在許多方面的學識，孔子故說多能的是些鄙事，不足以語於君子之道。那麼，他曾在學識上如何顯其多能呢？據孔子世家及家語說他不待過目而知季桓子穿井所得的怪物爲獐羊，對吳使講禹殺防風氏的典故及大人的來歷，又曉得楚昭王渡江所得的大瓜爲萍實。這些瑣聞，在當代很令人驚異，在孔子則以爲這不過是些俗務，并不以此自負，乃說那認他多能的大宰非其知己，於是可見孔子懷抱之大，識見之遠。

3 普通一般的平民意見 當時一班的平民看孔子怎樣呢？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

當代一般的平民，承認孔子人格博大，正如莊子天下篇頌讚關尹老聃爲博大真人一樣。不過他們還似以孔子無所成名爲可惜，不知孔子如果偏執一技一藝以見長於時，則也不成爲博大了。但孔子聽聞這種輿論之後，卽順受其意以表示自己對於技藝的態度，與其做個著名的弓箭手，不如做個服務人的車夫，車夫執

役苦而且賤，孔子不以爲念，偏要選上這項職業，徒以其和人有關係，可見他志趣之不同凡俗。

（丙）弟子贊美 從孔子自道上和當代輿論上，認識孔子人格的高尚，偉大！想當日那些及門弟子，有這麼一個高大的人格擺在他們面前，他們當有怎樣的觀感？第一，我們先看孔門中第一名學生顏回怎樣說？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顏子從教育上體認孔子的人格高不可及，堅不可入，盡其力之所能，仍是欲從無由。楊龜山說：『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謂聖，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

第二，我們看孔門中第二名學生曾子怎樣說？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

曾子這話，是爲『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發的評論；他的意思，孔子人格是純善自然的高尚，非其他用人工修養者所能比擬。惟孔子非其他人所能比擬者，人每每偏要拿來和人比一比，於其比擬中越發顯出高低美惡。子夏等以有若似孔子而非以其真如孔子，不過聊以寄寓其敬師的衷懷；不料當代又有人以孔子來比子貢，說子貢人格高過孔子，所以子貢的意見也極重要。

第三，我們看孔門中著名的達者子貢怎樣說？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

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張）
又有一次：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

人以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說是因他們知不足以知孔子，是一個門外漢的懸擬妄揣。至子貢親列門牆，方知孔子才德的豐富，品行的特異，有如日月照明，天不可階。「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李卓吾說：「生榮死哀，是說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太陽一出，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太陽一沒，天地慘闡，萬物皆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這就是程子所說：「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第四，我們看宰我有若等怎樣說？孟子說：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有若是同學所尊爲似孔子者，子貢是當代魯大夫所視爲賢於仲尼者，他二人和宰我既具相當學識，孟子說他們又具公正無私之心，則其見證必真。他們以孔子爲出類拔萃的人物，自有生民以來，無如孔子其人。

卽孔子素所欽敬的堯舜，他們也有所不如。王荊公說：『道發於伏羲，而其道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所以賢於堯舜也。』就堯舜本身言，假如沒有孔子，堯舜不過唐虞的堯舜；及有孔子，堯舜就成爲千秋萬世的堯舜，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也遠哩。

（丁）後賢景仰 後代士子對於孔子莫不尊親，述不勝述，而且大都不離前賢的恭維語，無已，我們姑舉與顏曾同等的思孟以爲之說。

上子思 子思看孔子是怎樣的人呢？他說：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悖，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中庸卷二十三章）

子思的孔子觀，是個中庸主義者；他看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他的人格也就是這麼容量大，絕對沒有門戶之見。所以教人，是『叩其兩端而竭』。論學，是『攻乎異端，斯害』。最不喜有偏執，走極端，在人生態度上，是『無可無不可』。他的全部學說，是建造在中庸主義上；他的完美人格，是表現在中庸主義上。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所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是孔子得中持中用中的憑據。他能在我國民族中佔着至高無上的地位，卽以他的中庸的人格，深合於我們這民族性；他的學說能夠二千餘年以來綿延不絕地爲我們所服膺，不像老子墨子之中絕，那也就是因爲這一點。

2 孟子 孟子看孔子是怎樣的人呢？我們可看以下一段對話：

「公孫丑問曰：『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在這段對話裏，向公孫丑表示，別的賢人聖人都不願學，他惟願學孔子；他看孔子是世界獨一高尙偉大的人格，或可或不可，莫不隨時得宜，他故曾說孔子是聖之時者。易傳有言：

「隨時之義大矣哉！」

所謂隨時，不是同流合污，乃是「和而不流」，乃是「與時偕行」。他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他卻知道他所處的時代不是唐虞，不是周初，有多少人事已變化，有多少禮文要改易，殷因於夏，禮有損益，周因於殷，禮有損益，一代一代因應制宜，所以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衛靈公）

他懷古是爲兼採衆長，并非泥古不化，所以我們若以孔子是個甚麼頑固守舊的人物，未免大誤。孔子假使生當今日，他老先生一定本乎我國固有文化，參酌現代情勢及需要，又另外有好些新思想，新見解，新主張，新建樹呢！此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孟子萬章下）

朱子註解這段話說：『此言孔子集三聖（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益稷篇）所謂蕭韶九成，是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振而玉終，訕然也。故并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至此，我們可知孟子說孔子爲聖之時者，爲集大成者，意思是孔子隨時代的進步，對於前哲所遺文化業績，提煉出其精華，而使之現代化。時間是前進的，孔子的人格也是這麼日新月異。其推崇孔子，可說至矣盡矣！

註一 春秋時代，天子已完全沒有政權。隱桓莊閔僖文六公之世，政出於諸侯；宣成襄昭四公之世，政出於大夫；定哀二公之世，陪臣執國命，每下愈況。

註二 左傳載魯文公妃敬嬴生宣公，宣公立，賴藉大臣外力，政權於是旁落，即孔子所說魯去公室之時。歷宣成襄昭定已是五世。

註三 三桓子孫，指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而言；三家皆魯桓公後裔，故叫三桓。

註四 『五十』舊讀均依朱註，據孔子世家『晚而喜易』的話，改作『卒』。愚意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於該處讀『五十』也。對史記孔子『晚而喜易』是論贊易的工作；贊易與學易是兩事，不能混爲一談。因爲『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平常不輕言易，獨於晚年爲要作易傳，特別用功研究，翻閱了無數次，弄得『章編三絕』，所以說喜。孔子五十以前，難道沒有讀易的麼？

註五 孝公名不見於史傳，朱註疑卽出公。輒按出公本爲釐公孫，則釐子，則釐以不滿南子淫行而欲弑母，事不果而出奔，釐公原欲

立公子郢，郢辭，郢公死後，南子乃立其孫，是爲出公。出公何以又名孝公呢？據金仁山說：『出公拒父爲不孝，其臣諱之，以孫承繼重嗣，不因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諱之，而掩其非耳。』因爲一人兩諱，古多例證，如據定公，文公，世本作考公元公，衛出公因父蒯聵入爲莊公，（又名簡公）出奔，左傳哀公十六年後又入主衛，至魯哀公十八年卒，諱之以孝，未嘗不有其事。正像魯文公夫人不允於魯，公薨見出，叫作出姜，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魯人又叫她作哀姜。

註六 明堂凡九室，一室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稱爲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朝見禮，詳明堂位。至於軸的過細情形，除周官考工記，禮月令及明堂位外，歷代有儒者考究，如蔡邕明堂論，李諡明堂制度論，朱熹明堂說，惠棟明堂大道錄，任啓朝廟宮室考，焦循經宮室圖等，可供參考。

附孔子年譜

一歲——公元前五五——周靈王二十一年

公羊傳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作十月，年日相同，史記又作襄公二十二年生，三家所載不符。左傳無紀。

三歲——公元前五四九——周靈王二十三年 魯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父鄭叔紇卒。

六歲——公元前五四六——周靈王二十六年 魯襄公二十七年

孔子常與羣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早二年，秦商出世。

八歲——公元前五四四——周景王元年 魯襄公二十九年

吳季札歷聘諸侯，在魯觀周樂，於齊說晏平仲，於鄭交子產，適衛稱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至晉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而知晉政將集於三家，并告叔向免難。

十五歲——公元前五三七周景王八年 魯昭公五年

孔子開始對於學問感覺興趣，努力講求實習，至於終身不懈。

十九歲——公元前五三三周景王十二年 魯昭公五年

孔子娶宋拜官氏。

二十歲——公元前五三二周景王十三年 魯昭公十年

孔子爲委吏，料量平。是年生一子，適值昭公賜鯉，孔子因榮君貺，卽以爲名，而字伯魚。

二十一歲——公元前五三一周景王十四年 魯昭公十一年

孔子爲魯乘田，畜養蕃息。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於申，并滅其國。

二十四歲——公元前五二八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母死，與父合葬於防。（史記孔遭母喪，年僅十六，按禮檀弓載其時有門人助葬，孔年當不止此，今從歷聘紀年列此。至於史記孔子不知父墓所在，問於聊人輓父之母，及殯母於五父之衢等說，於理不通，於禮未合，難以憑信。）

二十七歲——公元前五二五周景王二十年 魯昭公十七年

秋，鄰子朝魯，孔子從之學官，證實『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八月，晉滅陸渾。

二十九歲——公元前五二三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十九年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精文王操。弟子冉求、商瞿、梁鱣，均於是年生。是年春，楚平王納媳爲妃，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三十歲——公元前五二二周景王二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楚欲殺大子不果，伍員奔吳。衛亂，孔子阻弟子琴張往弔宗魯。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說：「古之遺愛也。」

三十一歲——公元前五二一周景王二十四年 魯昭公二十一年

孔子適齊。（按孔子往齊當不止一次，年代難以確定。惟昭公二十五年出奔，照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理論推想，孔子或也隨往，何年始由齊反魯，無考。）次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十一月己丑，敬王立，元年君狄泉，尹氏立子朝。

三十四歲——公元前五一八周景王二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孟僖子卒，遺囑二子從孔子學，孔子偕其次子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廟之度。是年冬，吳滅曹。

三十五歲——公元前五一七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魯昭公欲除季氏，三桓起兵攻公，公遜於齊，自是七年在在外，至三十二年薨於乾侯。次年敬王遷都成周，王子朝奔楚。

三十七歲——公元前五一五周敬王五年 魯昭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葬其長子於贏博之間，孔子往觀禮。

四十歲——公元前五二二周敬王八年 魯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而不惑。先一年，弟子顏淵澹台滅明生。是年冬，吳滅徐。

四十二歲——公元前五一〇周敬王十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在魯談土貲羊，防風骨。是年弟子公西赤生，次年有若生，再次年卜商生，再次年言偃生，這些年數，孔子在魯專門教育。

四十六歲——公元前五〇六周敬王十四年 魯定公四年

夏四月，蔡滅沈。冬十一月，吳伐楚，昭王奔隨，申包胥泣乞秦師，明年敗吳復楚，并滅麇。孔子「觀於魯之周廟，

（家語作魯桓公廟者誤）

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在坐。」（淮南子及文子均作宥）之器。」

孔子曰：「吾聞在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欬。孔子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住，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是年弟子曾參顏辛生。

四十七歲——公元前五〇五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

季平子意如卒，仲梁懷見惡於陽虎，既葬，季桓子斯行東野，懷又得罪於費宰子洩，子洩與陽虎謀亂。六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己酉，桓子與盟，始得釋。時孔子在魯，陽虎欲見，乃有論語陽貨篇首章的記載。

四十八歲——公元前五〇四周敬王十六年 魯定公六年

春，鄭滅許。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誣於五父之衢。是年孔子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公元前五〇三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

孔子為中都宰。是年弟子宓不齊生。春，齊人飯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伐魯，陽虎欲陷季孟於難，因受季氏家臣苦夷恐嚇而罷。

五十歲——公元前五〇二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升司空。弟子叔仲嚮，冉孺，曹卣，伯虔，均於是年生。冬十月，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害他，并去三桓。孟氏宰公斂處父敗虎，虎入大廟取寶玉大弓以出，據讎陽關以叛。

五十一歲——公元前五〇一周敬王十九年 魯定公九年

孔子為魯司寇。鄭駟顓殺鄆折而用其竹刑。陽虎奔齊奔晉。

五十二歲——公元前五〇〇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夏，魯定公會齊侯（景公）於夾谷，孔子相，齊人來飯，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郕叛，叔孫州仇，孫何忌一再帥師圍攻不克，賴駟赤謀入郕，侯犯奔齊。齊晏平仲卒。

五十四歲——公元前四九八周敬王二十二年 魯定公十二年

孔子攝行相事，主墮三都謀，使仲由為季氏宰，先墮郕，次墮費，成宰公斂處父抗不遵命，圍攻不克。

五十五歲——公元前四九七周敬王二十三年 魯定公十三年

齊人飯女樂，季桓子受之而怠於政，春郊膳肉不至，孔子行，適衛。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荀寅士吉射又據朝歌以叛，旋因韓魏請復趙氏，趙氏乃仍飯晉。薛弑其君比。

五十六歲——公元前四九六周敬王二十四年 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在衛，於靈公有際可之仕。將適陳，過匡被圍，反衛，見南子。二月辛巳，楚滅頓。夏，衛太子蒯聩欲弑其母，事發出奔宋。孔子醜為南子次乘，去衛適曹，旋又去曹適宋，幾遭桓司馬害，由宋過鄭，至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三年，於五十八歲再反衛。

五十七歲——公元前四九五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

二月辛丑，楚滅胡。五月壬申，定公薨。

五十九歲——公元前四九三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公二年

衛靈公老而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孔子有暮月而可，三年有成之嘆。佛肸召，子欲往而未行；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返。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異日與孔子語，仰視蜚雁而色不敬，孔子遂行。是年夏四月丙子，衛靈公卒。

六十歲——公元前四九二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而耳順。孔子在陳聞魯火。是年秋七月，丙子，季桓子斯卒，遺命召孔子；季康子肥聽公之魚言，不果行，改召冉求，孔子有飯與之嘆。

六十一歲——公元前四九一周敬王二十九年 魯哀公四年

春二月，蔡昭侯被弑。

六十三歲——公元前四八九周敬王三十一年 魯哀公六年

孔子往楚，見厄於陳蔡之間，於蔡見葉公至楚見昭王。昭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被阻於令尹子西。不久，昭王卒，孔子自楚反衛。齊陳乞弑其君荼。

六十六歲——公元前四八六周敬王三十四年 魯哀公九年

孔子出妻并官氏卒。

六十八歲——公元前四八四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子應魯幣召，自衛反魯。

六十九歲——公元前四八三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春魯季孫用田賦，不聽孔子；孔子既在政治上不得志，開始其文化著作。是年伯魚死。

七十歲——公元前四八二周敬王三十八年 魯哀公十三年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吳晉爭霸，越入吳。

七十一歲——公元前四八一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弟子顏回卒，齊陳恆弑其君，宰予死於亂；孔子請討，不行。

宋司馬桓魋入於曹以叛，旋奔衛。

七十二歲——公元前四八〇周敬王四十年 魯哀公十五年

蒯聵入衛，孝公出奔，子路死難。

七十三歲——公元前四七九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按四月有乙丑，無己丑，惟五月有，日月必有誤。

第二篇 論語的孔門觀

孔子究有多少學生？這在史書上是個謎。史記上說：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世家）

「三千」這是舊式教育中一個驚人的學生數字！不過這明是一個約數，或概舉一切社會人士之曾問道者而言，而且不一定有這麼多；大史公用一「蓋」字，即已表示此種數字不必然，我們且勿深究，惟在此三千人中，曾確指為身通六藝者，是七十二個；在仲尼弟子列傳又說是七十七人；同一書，前後不一其說。原先孟子公孫丑上又但稱七十子，并無餘數；至索隱引古家語則又說七十七名，和史記列傳正同。我們姑就論語所已提論者說之於下：

（一）總論

孔子那麼多的學生，品類自不免複雜；因為他認定「有教無類」對於收納門徒，并不甚麼嚴格。所以他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當世凡願來就學者，孔子鑒於求其學之忱，無不容留；甚至難與言的互鄉童子，（述而）空空如也的鄙夫，（子罕）他也願意垂教。何怪孔門人多品雜呢？所以

「南郭惠子（說苑作東郭子惠）問：『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隳括之側多雜木，是以雜也。』」（荀子法行）

孔門人多品雜，在個人方面，才性彼此不同；在團體方面，見解也自有異。我們且看看他們的性別和派別。

（甲）性別 論孔門弟子的性別，不單論其天性各殊，并論其才情不一；前者關於他們各自先天的遺傳，

後者關於他們各自後天所受的教育。《論語》這類記載，約有三處：

《公冶長說》

「由也……可使治其賦……求也……可使爲之宰……赤也……可使與賓客言。」

《雍也篇說》

「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

「雍也，可使南面。」

《先進篇說》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師也過，商也不及。」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除上所列《論語》三篇記載外，又《孟子·公孫丑上》也有幾句提到他們的性能，可供參考：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乙)派別 俗說「十子十性」，七十子的性格參差不齊，那屬自然而極平凡的事。他們各隨其性之所

近而講究學問，又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交友，以致在學問上或情意上，當然不免發生派別。這些派別，隨時間的演進而較繁複；春秋末，戰國初，和戰國中，大不相同。我們根據孟子和韓非子一說：

1 孟子書的派別觀 據孟子講，孔門弟子分派的這種事實，早經發生於孔子死後的第六年。孟子曾說：『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飯；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飯。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不可……』

（孟子滕文公上）

按這記載，似乎孔門弟子於孔子死後，至少有了兩派；一派以有若爲領袖，以商師等爲代表人物，另一派即曾子。曾子派注重精神的修養，有若派注重儀禮的遵守；我們看禮記曾子之言不及有若之言似夫子，又不如子游弔喪之懂得儀文，并常比較他們的言行，足見他們兩派學問致力的不同點。

2 韓非子的派別觀 據韓非說：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參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思之儒，（漢志有子思子二十三卷）有顏氏之儒，（漢志有顏子五卷）有孟氏之儒，（孟子）有漆雕氏之儒，（漢志有漆雕子十三卷）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作仲梁）有公孫氏之儒，（陶淵明作公孫尼子，漢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有樂正氏之儒，（曾子徒樂正子春）……儒分爲八。』（韓非子顯學篇）

韓非所說的儒家派別，有孔子及門弟子，有再傳或數傳的門人，較孟子書上所記載的時代包括稍長。他們這幾派在學問或性行上有何不同呢？陶淵明聖賢羣輔錄下說：

『居環堵之室，筆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

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
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絜淨精微之儒。』（八儒篇）
這八大派，是戰國時代的儒家情形，去孔子也不十分久；至後年代愈遠，派別愈多，我們在此無再述說的
必要。

（一）分論

我們已經籠統的說明孔門弟子各種性格及派別；對於他們當中一些特出的人才，爲論語所曾屢次載
及和孔子論學者，他們的史實於人生也不無小補。當各別一論：

A 顏回 顏回字子淵，爲魯人顏路（無繇）子，父子先後同列孔門。

（子）顏回的學問 顏子在孔門中是第一個聰明而有學問的人。例如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子貢在孔門中也是有數人物，孔子曾經稱許他爲達者；可是比較起顏子來，卻已相差遠甚！對於同一問
題，顏子能從多方面加以印證，賜則聞一知二而已。不單他自己這麼自明，孔子也是這麼承認；經這麼一比較，
顏子聰明與學問之大，可以想見，那麼，他是怎樣的學問呢？

1 怎樣爲學 據孔子說，人爲學有三種可取的态度：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

知學而不至於好，知難得成其知；好學而不至於樂，則所好者不專；是故真正爲學的人，其始灼然知，其中

欣然好，其終陶然樂，這是爲學的必然情勢。看看顏子是否這樣。

A 知學 上文已經說過顏子資質特別聰明，對於孔子講義乃能無不了解。是故孔子曾說：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

顏子因能了解孔子所講說的一切，毫無疑問發生，不像「起予者商」使其教學相長，孔子故說「回非助我者」；顏子對於他所聽受的固善默會於心，而且他又善於運用思想，使其所聽受的知識更加開展。如孔子又爲他作證說：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爲政）

當他默識之際，全不發生疑問，好像愚人一樣；等到了下了課堂，他所默識者即於其思想中活躍起來，非徒呆記一些講義而已。這不能不算是一個會學問的人底初步樣範。

B 好學 顏子不但知學，而且好學。從前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

顏子好學，爲孔門中及當世所無，足見他好學的精神何如！他好學的精神怎樣表現呢？孔子說：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

顏子好學就在不惰，時時勤奮，日日進步，以致使孔子不勝喜愛說：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

人生求學，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孔子說顏子在學問上前進不已，他的前途寧有限量！此孔子所以其短命爲不幸！他短命或即好學過勤的緣故；家語說他二十九歲而髮盡白，良非無因。

○樂學

顏子又不單好學，而且以學爲樂。據韓詩外傳說：

「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孔子有言：「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秦伯）惟顏子家雖貧而學已大成，孔子欲其致仕，他卻不爲；他說學足自樂，看世界再沒有甚麼榮華富貴較學爲上。他有這種懷抱，怪不得他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雅也）

「不改其樂」是表明顏子原有所樂，其樂不因境遇的艱窮而改易，正同孔子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亦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此法言所以說：

「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學行篇）

2 所學何事 顏子知學，好學，樂學，究竟所學何事？看他自道：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

顏子說孔子教他的有兩方面，一在博文，一在約禮，他所學的就是這些；博文是思考的工夫，約禮是實踐的行爲，表示他的學問在智德雙修。

A 博文 據史記，孔子是以詩書禮樂教徒，那種詞章都是屬文；顏子既說孔子博之以文，則其知識當然

不限於那幾本書，包括許多應用的學問在內。他在這方面的學問底特長，是在善於類推，舉一隅能以三隅反；東野善御，顏子預知其馬將佚，（家語）即顏子善於推理的憑據。

B 約禮 = 約禮是儒家教育的宗旨，博文不過是圖達此目的底手段，因為儒家認定『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大學）教育即在造就人格，使各學生知所以自修，此孔子所以以約禮教顏回。約禮是甚麼意思？論語有一段最好的注腳：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約禮就是以禮自治，舉凡不合於禮者，不視，不聽，不言，不動；那麼克己復禮，就是爲仁之道。換句話說，人要完成自我人格，非事克己復禮不可；我們求學的最大作用，即在於此。所以顏子所學約禮這一門，是一堂人格課；他并會覺得孔子不單口講指畫使知人格的意義及其修養之道，確曾具體地給一個人格擺在他們面前以資取則。顏子所謂：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他們從孔子學人格既有約禮可循，又有品行示範，語其易，則此人格完成不難，惟在學者勇於自治，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語其大，則雖賢如顏回，也覺得這門課太艱深，太奧祕，太高尙，欲從無由。正如他的話說：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莊子田子方篇）

雖然顏子不及孔子，他到底也不錯。孔子所說：

「回也，其庶乎！屢空。」（先進）

上引韓詩外傳，正是這「庶乎屢空」的證驗。

（丑）顏子的德行 顏子在孔門中，怎麼算是第一個有學問，或說學問已成，或說好學樂學的人？他的學問顯在他的德行，非徒記誦文辭之較長於其他同學而已。正如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孔子說顏子好學，在其不遷怒於人，不貳過於己，都是極勇敢的自治工作，并未語及記誦文辭，足見真學問繫於其德行上。惟其不遷不貳，孔子所以贊美他說：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傳）

不但不善不復行，有過則勿憚改。而且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卷一第八章）

顏回既然知過必改，又能服善弗失，他的修養是怎樣全備，他故能夠克己復禮。雖然他能克己復禮行仁，卻并非已經是仁；不貳不遷，表明原有不當之處，他的德行不過比較的高尙而已。孔子所謂：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寅）顏子的志願 一個人的學問造詣不同，志願也自然不同凡俗。顏子的志願怎樣呢？他說：

「願無伐善，無施勞。」（公冶長）

「無伐善」是不著己能，惟備其在我；「無施勞」是不矜己功，惟竭力爲人；這就是莊子所說儒家的內

聖外王的工夫，是故子貢說：

「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銜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家語弟子行）

顏子既具此德行，又有此幹才，由其高尚的才德所發為志願者也，高於其他孔門賢弟子，他們曾經有過這麼一段比較：

「孔子北遊（說苑作東上）於農山，（韓詩外傳作景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盍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復進而言志……夫子曰：「辯者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助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墻之患，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吾願自衣冠而從顏氏子也）」（家語）

顏子這種志願的實現，就是禮禮運篇的大同主義，深有得乎孔子的德化政策，此其所以特蒙稱許。

（卯）顏子的處世態度怎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蘧而）

用行舍藏那麼與時偕行，就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徒拘於潔身自好，不偏執於恃才傲物，無可無不可。人生這種態度極為難得，如孔子說：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

權必知時措之宜而後可，是人生求學適道和立身處世的最高點，最難點；有的能學不能道，能道不能立，能立而又可與權者，在孔門七十幾個賢哲中，孔子獨取顏回。按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見和，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非以辨義，巽以行權。」行權爲九卦之終，足見行權不可驟語，此朱子所以說惟聖人方可與權。孔子既許顏子用行舍藏和他一樣，然則顏子既聖也呢？

（辰）顏子的終身 顏子娶宋戴氏生子名歆。相傳死時三十二歲。他老父親還在。惟顏子雖說短命，似乎不止那點年紀。他比孔子原少三十歲。和魯哀公有交接，不當當孔子六十二歲即已離世。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後，伯魚死年五十，當孔子六十九歲，則顏回死必是四十二而非三十二。試想顏子在四十歲有那麼大的造詣，令孔子贊賞不已，假使天假以年，安知他不如孔子四十而不惑，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化境？所以孔子滿心以爲顏回可以承繼道統，萬不及料他竟先之而去！他的心要受何等大的打擊！先進篇記：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孔子簡直以顏回如同自身，回在即道在，道在即予在；回死，道將不得其傳，不啻己之離世，關係非常重大，所以又說：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勸矣！』曰：『有勸乎！非天人之爲勸，而誰爲？』」

孔子爲顏子死而情不自禁，慟心至極；他看這是第一值得悲傷的事，再沒有比這更甚者。但孔子爲顏子悲慟逾常，固屬他倆師徒感情篤厚，實也以道義關係故；要他爲顏子死而背乎道義做事，卻非孔子所願。所以「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

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子不以其車爲顏子置椁，并非捨不得這東西，是因顏子有棺即可爲葬，不必棺外添椁，正如伯魚死何嘗用椁，孔子卽曾以之爲葬。據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駟而賻之。」孔子對於愛徒豈有吝惜微物之心？不過人生有不容已之情，更有不可過的道義在。是故不但孔子自己不願以其車爲顏子之椁，卽使他人做的越分，他也不以爲然。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孔子不任情使顏子喪事過豐，并且阻止他的同學這麼做；他們不聽，竟自任情做了，孔子以爲不當，可見不是吝其所與，乃是以人生不可違禮越分。惟我們可從此看出顏子不但得師器重，并且也很受同學們敬愛。

顏子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元文宗封顏子爲褒國復聖公，明嘉靖年間罷封爵，止稱復聖。

B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鄒國之後。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鄒，鄒太子巫奔魯，去邑姓曾，是爲曾姓之祖。數傳至點，點生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遵父命往就學，遂得爲孔子徒。漢志有曾子十二篇，已不可考見。

(子) 曾子的孝行 曾子爲一事親至孝的人，史記且說孝經之作，乃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孝經是否孔子書，那因另一問題。惟曾子爲孝子，古來傳者頗多。孟子曾且以曾子爲孝子孝親的模範說：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孟子離婁上）

以 曾子不但養口，而且能够養志，所以對於親心能够體貼備至，即使一羊棗之微，他也想念到親的口味。所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盡心下）

原來孝子存心，不必事奉之如此；純孝之人，每於情所獨鍾之處，無往而不生其慕，致其誠，初無分於事的大小，此曾子在飲食細故上所以仍不失其孝心。曾子又不但親存爲然，親沒還是一樣。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在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楹題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韓詩外傳）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於親故後，身享榮華富貴，尙不忘其親而時時加以思念，其孝行殊可貴。雖然曾子固爲純孝的人，孝行有時未免太過。例如

「曾子嘗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瑟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菴則待，大菴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澁菴）

可見盡性而行，雖能盡孝，於道容有不當，尚須教育之功。曾子固以其行爲孝，實則不孝之甚，非經孔子指教，莫明其理。

曾子看孝是統括一切人生道德而爲言。他說：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禮記）

總之，人生稍一不慎，卽足以辱沒其親，是故孝子立身處世，在在必敬，這是曾子的孝道觀。

（丑）曾子的學養

1 曾子對於學問的講求 曾子平常講求學問之情，由孔子一次教他政治學上可看出。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教老則民益教，上尊齒則下益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飾，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參不足以知之。』」（家語注言）

反覆窮詰，卽曾子求學的祕訣；『請因所聞而學』卽曾子求學的態度；於其所已知者增求新知，於新知則必窮原竟委。

曾子講求學問，又不僅在於文理，尤其注重實踐。董仲舒曾引曾子說：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天人策）

我們從這兩句話，足知曾子是不講求空疏學說而特重實踐學問的人。後來子思所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卽傳曾子之學者。

2 曾子對於孔學的體認 曾子在孔門中也是一個傑出人物，他雖賦性魯鈍，可是因其勤學而克服那種先天的困難，得有特別造就；所以縱不如顏子聞一知十，到底他也似乎會學。正如有一次孔子到他的私塾來觀望，對着他說：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曾子認孔學全在忠恕，忠恕可以貫通一切；後世儒者卽執以爲曾子已得孔子道統，似乎孔子也默認曾子會懂一貫之道，一『唯』之應，并未究其所知之實在而出。曾子果否認清一貫的意義，那屬另一問題；惟從此我們知他本人認定孔學確屬如此。我們必須探明何爲忠恕？歷來解釋忠恕者，我看以梁啓超 孔子說最完備：

『朱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專從實踐倫理方面講，未免偏了。……章太炎說：「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物曰恕。」……專從研求智識方面講，又未免偏了。我想忠恕一貫，是要合

這兩方面講……在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中心爲忠，就是拿自己來做中堅的意思，充量的從內面窮盡自己心理的功能，就是「內思畢心」，就是「盡己」。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說「誠者，自成也」。誠字就可作忠字的訓詁。畢心盡性自成，拿現在流行的話講，就是發展個性。從實踐方面說，發展個性是必要；從智識方面說，發展個性也是必要。這是忠的一貫。用自己的心來印證，叫做如心。從實踐方面說，是「推己及人」；從智識方面說，是「以心度物」。孟子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推字就是恕字的訓詁。從實踐方面說，將自己的推測別人，照樣的來待他，就是最簡易最高尚的道德……從智識方面講，將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統的學問……如此，實踐方面，智識方面，都拿恕的道理來應用，就是恕的一貫。」（孔學提綱忠恕條）

3 曾子對於自修的學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曾子自修的學問，不外忠信；這種學問，傳授自師，實習在我。原來忠信爲孔子四教之二，（述而）嘗說君子以忠信爲主，（學而）崇德以忠信爲尙，（顏淵）所以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

忠信爲人生要道，修身大本，治學始基；曾子於敬聽老師講述之後，日常卽以其爲修身課，務使居心行事，爲人忠，交友信。其自修誠篤如此！一日三省，卽孔子告子張立則見其參於前，輿則見其倚於衡，那種自修的視

氣。

4 曾子對於同學的輔助 曾子的社交生活很高尙，爲一切士大夫相交的模範，他曾經提出一條士大夫交友的原則說：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

根據史實，曾子確是遵守這條原則以過社交生活的人。例如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這是曾子和子夏老年的交往，爲曾子輔友以仁之證；在先，還有一次，可爲曾子助友以學之證。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成，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韓詩外傳）

曾子的話，至今子夏茅塞頓開，覺得有此學友較治萬民之功爲愈；俗說「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惟曾子這種學友足以當此。

(寅)曾子的氣節 曾子在孔門中，算是一個特別講究氣節的人。他之所以特別講究氣節，是爲仁的覺心。如他所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仁是孔子抽象的用以說明人格者，人要完成自我人格，不可不有弘毅的精神；不弘毅不能負責致遠，換句話說，人若沒有魄力，沒有氣節，怎能完成自我人格，保守自我人格而不喪失呢？惟有有魄力有氣節的人，方足語仁。不單完成自我人格，保守自我人格而已，並且他說：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君子就是以仁成名的有人格者，曾子以爲惟君子可以託孤寄命，因惟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人怎會「臨大節而不可奪」呢？孟子說：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原來君子志立於仁，操持者大，生死以之，其他憂患何足以使其失節呢？除仁以外，都屬小而又小的事，不容於君子之懷。孟子所謂「立大」，即後來宋儒陸子學說的根據；陸子和孟子學說，又皆得自曾子的氣節論。

(卯)曾子的處世 上節已經說過曾子最重氣節，他處世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嘗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歛聲若出金石。魯君聞其賢而致邑，他卻固辭不受說：

「吾聞『受人施者嘗畏人，與人者嘗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

不若貧而無屈。」（家語入官）

這種話語，顯明曾子真有孟子書上所說大丈夫的氣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決不屈節以事人。爲此他的處世態度是不卑不亢，爲人雖以溫良謙虛恭讓爲美德，可是并不過於貶損自我尊嚴。如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離婁下）

曾子避越寇，毫不客氣的去避，并且要負責者好好保護他的房屋，及寇退將飯，又不客氣的先寄信要負責者把他的房屋修理，致使其左右也疑其不合如此。他竟曾不願慮到這些小節上去，他只覺得那是他當師長的應享的權利，不必僞謙，不必虛讓；孟子說他若處在子思仕衛的地位，當然他也不至避寇了。所以我們可說曾子的處世態度，是應享的權利要享，應盡的義務要盡。

（辰）曾子的終身 曾子臨終有三事足述。

1 遺言 人若曉得快快要離世，要詞不煩說，必出自於他畢生經驗，良心覺悟，極爲與人有益之言，所以那種話最堪重視。曾子臨終遺有甚麼名言呢？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

曾子臨終所遺言於魯卿孟敬子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者關係人生政事，可用一句話包括，就是要敬其身；為人必然，執政必然，然後方為君子。

2 全歸 曾子臨終用以教孟敬子者為敬其身，因為他一生是個敬其身的人，他所以重視敬其身之道，不徒以其政治作用，更是與其素所主張的孝行有關。原來他看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禮記）

不敬其身，就是不敬其親，為此，他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

父母全而生我，我也應全而飯，於是敬身為尚，提倡全受全飯之孝，實始自曾子。曾子曾否做到這一層呢？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曾子臨終欲以其所保全之身示門弟子，是故令開其衾以驗其手足，并告知以保全之難，戰戰兢兢，有如臨深履薄，其平素敬慎之情溢於言表。後來子思「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那種體道之功，可說即從曾子這種敬身說推演而出。

3 易簣 曾子生敬其身，在一切事上就無不敬，甚至病得臨危，還是不改初衷，要壽終得其正，所以勉強起而易簣。禮記：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簣

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簪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筮。」曾子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

4 後事：據大明一統志，曾子墓在兗州府嘉祥縣。

唐高宗追贈曾子爲少保，加太保配享，封郟伯；宋改武城侯，加郟國公；元文宗加封宗聖，明嘉靖年間罷官爵，改稱宗聖曾子。

0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少孔子二十六歲，魯人，古有巢氏之後。他的史實，我們可以知道的不多。

（子）有子的學問 有子爲學，據家語說：「強識好古道。」強識是關於他爲學的方法，好古道乃其爲學的興趣。試分別一述：

1 學問的方法 有子講求學問，不單記憶，他也頗能類推，尤其對於一種學問務求了解其背景，查考其因素，決不囫圇吞棗。例如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以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

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禮記上）

曾子一再說他親聞於孔子如是云云，有子一再加以否認，確有把握地斷定曾子所聞不實不盡；曾子以

有子言轉告於共聞其語的子游，子游覺得有子好像親歷其境的肯定，不由佩服之至。有子何來這種真知灼見呢？

一則有子認識說這話的人底人格，由人格上測知其言論的真實價值，所以一再說「此非君子之言。」

一則有子明白某種學問必具有相當背景，決非偶然的事實，所以說「夫子有爲言之也。」

一則有子注意前事不忘乃後事之師，由經驗中求得知識，從孔子宰中都及往楚的事上推出孔子不爲

那種過激之詞。

有子這種講求學問的方法，是凡學者所可適用的最好方法。正如孟子所說：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孟子萬章下）

研求一個人的學說，必須認識那個人，不單要認識那個人，又要曉得那個人的時代背景，庶幾對於那種學說能有相當真確可靠的知識。否則執其片言隻字，妄事揣測附會，欲得有某人某項真實學問，萬萬不能。

2 所好的學問 有子求學的興趣，偏於古道；據論語，知其好古道者，卽禮樂，他在這一方面很有心得。例如他說：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這些話，表明有子觀古道不外禮治；他既認定禮治於先王爲美，一切事所必由，則其平常努力用功這門學問也當然，所以我們可說有子是一個倡禮的中庸主義者。

(丑)有子的人格 有子人格怎樣？

1 人格的重心 有子看一個人的人格重心，是在爲弟子的孝弟上；有了孝弟，別的諸般社會生活自會隨而善良，所以他說：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孝弟爲仁之本，就是說孝弟的人已奠好人格的基礎；一個真正的孝子，斷不至於在社會上做那反覆無常，不顧禮義廉恥的小人。

2 人格的高尙 有子以孝弟爲人格重心，對於同學友朋很能盡其道，所以同學友朋皆尊敬他；他們甚至以爲有子的行爲儀表，頗像孔子，於孔子死後尊敬他爲老師。這雖不是孔門羣弟子公同的普通的意見，贊成者卻像是佔多數。(參孟子史記)有子人格的高尙如此，據史記說：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傍沓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弟子列傳)

史記這段材料，像是採取漢代讖緯說盛行時方士附會之談。愚意孔子或知天文，關於人的生育萬難預料。惟有若不及孔子博學，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史記竟謂因其學問不足解疑辨惑，要有若避師席，顯屬後之好事者故爲之說。因爲弟子原非以有若學問高超而奉之如孔子，是以有若似聖人，藉以寄寓其思念孔子之忱。既屬他們公舉，又原皆知有若學問不過那樣，何來村童質難私塾先生般，「有子避之」云云。

(寅)有子的國家觀念 有子看國家是甚麼東西呢？

1 國家以人民爲主體 國家是由人民組織而成，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的存在，所以人民和國家有特別關係；人民富強或貧弱，皆直接的形成功國家的貧弱或富強。有子故曾對魯哀公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

「君者，羣也。」君是我國古代用以代表國家觀念者；百姓足不足，即君之足不足，也就是國家的足不足。以羣衆是一體相聯，正如人身各個細胞的健全關係於全體一樣。

2 人民對國家應愛護 國家既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對於這大團體都有愛護的義務。因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大有關係於人民各自的生命財產以及身家的一切；國家不能生存，那也就是人民的生存問題。爲此，當魯哀公八年，吳伐魯，有若見得本國領土主權受強鄰侵害，他即起而盡其國民天職，參加救亡圖存的愛國團，出發前線。左傳記其事說：

「吳師克東陽而進……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吳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有若等以一國士之身，看到國家將頻於危，身家也不免於滅亡，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們故皆忠勇奮發，組織一敢死隊，雖然半途被阻，未及與敵接觸，而其士氣足以卻敵，使知『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未可以得志焉。』（公山不狃阻吳伐魯語）於是吳以得勝之師，畢竟求與魯成，無條件地僅盟而還，這不能不說是有若等國士愛國心的大成功。

D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在孔門中以德行著。

（子）閔子的德行 閔子顯著的德行，在家庭中孝友，在社會上廉潔。

I 孝友 孔子說：

『存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進）

閔子騫的孝友，既經他的父母昆弟稱道，又得社會人士認可，孔子故加以贊美！因為「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所見者真，所論必確，非同普通人的道聽塗說，不足為據。

據說苑和韓詩外傳等書，皆載閔子騫早年失恃，為繼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繼母親生二子，則衣綿，父偶令損御，體寒失韜，父責，不自理，父持其手，衣很單薄，飯呼後母兒至，持其手則衣甚溫厚。於是大怒，對那婦人說：『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勿留。』閔子騫說：『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他父聽了，遂不去其繼母，繼母聞而悔改，從此待閔子如己出。

2 廉潔 史記論閔子騫說：

『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仲尼弟子列傳）

閔子騫的廉潔，在這兩句話上顯出，頗有伯夷叔齊之風，惟史論他如此廉潔，有何事實根據呢？論語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雅也）

費邑爲季氏根據地，欲使閔子爲之宰，是表明季氏對他倚畀之重而殷；惟閔子并不感其知遇，婉言以辭，決心以拒。因爲「居亂邦，見惡人……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禮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謝註）閔子之賢，又豈單在不臣於季氏這一事上。他必素來廉潔自持，始得不爲富貴而動心，隨時隨事，都以廉潔爲律。所以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進）

改作長府不免勞民傷財，害時費事，觸及閔子廉潔的心，於是發爲廉潔之論，謂改作不如仍舊貫之爲善。孔子聞議之下，覺得閔子言無虛發，發皆中節，關係國計民生很大，是故極爲嘆賞。人生最難得者，莫過於言語適宜。「人若在說話上沒有過失，他就可算爲完全人。」孔子說閔子不言則已，言則無不合義，其德性的充實，一至於此！

（丑）閔子的情操 閔子說話中節，情操也莫不中節。據家語說：

「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人的哀樂情感，最難自制；孔子凡事主中庸，對於用情也以中庸爲準。居喪而哀，是人情之常；情若太過，又非中庸之道，所以有禮爲之節。當日閔子哀有餘而能節之以禮，是其情操中庸，此孔子所以以閔子爲君子。

按情操以禮爲節，使其無過不及，似爲當日孔門所特別注意。所以禮檀弓說：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

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致不至焉。」』

子夏、子張皆曾和閔子一樣於居喪後，予之琴歌，藉以測驗其情操是否中庸。過哀不可，不盡哀不可，哀樂務得中道爲宜。所以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析析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檀弓上)

弁人過哀如孺子泣，和閔子節哀正成對比。孔子看那不當，以其難乎爲繼。君子之於情操，既不如野人之騷然過激，又不如小人之鼎鼎然太舒，惟猶然而緩急得中，臨喪雖縱縱爾，急遽而不陵節，遇吉雖析析爾，和樂而不怠惰。

(寅) 閔子的學問 閔子有甚麼學問？看論語將他列入的科班，可知其要。他是怎樣的得有那種學問呢？

一 在他求學的態度對，一在他肯致力於其學問故。

『求學的態度 閔子求學的態度，據論語說：『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先進)

『問』說文：『和悅而諍。』這是閔子和他老師在一處研究學問的態度，表明他不願做一個留聲機器。聽了先生的講論，有疑必問，有懷必吐，和言悅色以請教益，務必明其底蘊而後止。

2 致力的學問 閔子有那樣好的求學態度，自能得些真實學問，可是有了學問之後，使其成爲在我要在閔子又能專心致力於此，閔子怎樣專心致力於學問呢？據說苑說：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蒞藪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爲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閔子所致力的學問，就是孟子所說的這種主腦的學問，未成功前，甚至形爲之毀，體爲之損；求以其理勝慾，其專心致力也如此；既而學問成功，心已有定處，顏色也隨而煥發。這又是孟子所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章）

子貢 子貢，左傳又作子贛，複姓端木名賜；以其爲衛人，傳又稱爲衛賜。較孔子少三十一歲。

（子）子貢的能幹 子貢在孔門中也是一個出色的人物，有幾種特別能幹見稱於時。

1 善辯 子貢是個善於辭令的人，列言語科，各種子書史傳，對於他的辯才，莫不有特別的記錄。如魯哀公七年代季康子辭吳大宰嚭；十一年代叔孫對吳子命；十二年哀公使子貢辭吳盟；同年又說吳以免衛；十五年魯及齊平，子贛爲介，一言而使齊皈成，獲得外交勝利等。爲此，『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反庸來聘，……盟於平陽，……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矣。』』他的辯才，令康子這麼思念不置，可見折衝樽俎，子貢蓋有盛名於世。不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奉孔子命救魯，亂齊亡吳，強晉霸越，都是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家語并記孔子評判他的結果說：『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救之，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風節篇）按這一段傳說，除史記家語外，又見於國語，越絕書，及吳越春秋等，都是轉輾訛傳亂

抄的話；因為吳滅在哀公二十二年，孔子死已六七年，時間不合。據韓非子說：

「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
可見子貢使齊原有其事，那次出使并未得好結果，後人因他有出使於齊一層而即附會以史記所云云，未免爲子貢辯才誇張過甚。

2 善賈 子貢又是一個善於經商的人，他的經商天才，曾得孔子稱讚說：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

俗說：「早知三日事，買盡世間田。」子貢既能億則屢中，其「貨殖」也當然。另據史記，子貢不單憑其才識一味億度，他經商也很得法，以致他的財物日增，闊綽逾恆。仲尼弟子列傳說：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費……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好廢舉」就是人棄我取，等到時間轉變，社會需要該項貨物，再行發賣，無不利市三倍。

子貢既成巨富，嘗結駟連騎，束帛玉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與之分庭抗禮。史記孔子揚名列國，和子貢這行徑很有關係。

3 善政 子貢又豈但善於經商？他實滿腹經綸，才堪大用。所以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冶長）

子貢的能幹雖沒有到「君子不器」的地步，可是孔子許他爲瑚璉，配置身於朝廷宗廟之間，而且貴重不比常人，所以

「季康子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雍也）

子貢做個普通大夫，善於從政，孔子看那簡直不成問題！

（丑）子貢的方識。上說子貢有超凡的經商能幹，那是本於他的才識；他看得清社會的需要，時代的移轉，始能「億則屢中。」因為他「聞一以知二，」善於推此及彼，所以觀微知著；不單曉得情理事物之當然，甚且察見人生的得失窮通，生死壽夭。如哀公誅孔子不當，既失禮，又失名，子貢斷其不沒於魯；後至二十七年秋，公果孫於邾，旋往越，客死他邦。又據左傳，他不但預知哀公的結果，并會這麼判斷過魯定公和邾隱公的死亡。說：

「十五年（定公）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後來果然，「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貢因其才識過人，發為議論無不合宜，不免常喜歡多說話，批評人的長短優劣，孔子故不以其言中而加獎，反說不幸良以才華太露，終欠涵養，孔子故不取；這雖是子貢的長處，却也是他的短處。因而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孔子為欲刺正子貢好批評人的缺欠，特深自貶抑以警教他；這麼施教非僅一次，務使子貢除去其弊病。所以又有一次記着說：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陽貨）

這段話語，想是孔子閒居，子貢侍側而發。子貢病在多言，以爲不言何述，好像凡事少不了言的作用；孔子就以『無言』爲教，并引自然現象爲證，使知人生不貴多言而貴實行。

（寅）子貢的學問 子貢初來就學，事孔子一年而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這正符禮學記所謂『學然後知不足』。

子貢爲學之道，首在善問，每舉一事，必窮其源，必竟其委，論語記其問政，問仁，非對於那事理透澈的了解，其問不止，既問得其理，又善推考，如問孔子貧富自持之理，忽悟詩淇澳篇切磋琢磨之意，孔子故不勝贊嘆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告往知來，那是怎樣穎悟過人！

又據另傳，子貢不但善問，推考，而且常喜將所聞者比較其異同，比觀也是一種求學的方法。據家語說：『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說苑作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說苑作哀公）問政，夫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辨政）

（卯）子貢的修養 子貢怎樣修養，這要分作持躬與待人兩方面說：

1 改過向善 子貢爲人雖然侃侃其談，却不浮夸，持躬還很謹嚴，不容有絲毫惡念惡行於其身；如果有

了，或是經人指出，或是良心覺醒，無不坦白直承，痛自悔改，因爲他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汗德）

子貢有過必改而力使其人格光明正大，於此可見。

爲甚麼人生必這麼嚴於自治，以使其光大呢？原來他看：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

人爲自己人格計，固須「過則勿憚改」，卽爲自己名譽起見，人也不可不求上達。否則如紂爲不善，遺臭萬年，凡言惡者，莫不以紂爲例。他雖有點甚麼長處，都爲其惡行所掩。是故好名雖不純善，苟因好名而惡居下流，未始非所以自勉之法，自治之道。

2 推己及人 子貢自己人格的修養，企求無何過惡的存在；對於人，他則以恕道相期許。他曾向孔子自表說：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公治長）

孔子說子貢難行，恕道，是特用以抑其自持之心，實則他老先生正欲激發他，使他奮勉做到這一步。所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他已說過，恕道非子貢所及，等子貢來問終身之行，他老先生的答覆，仍不外乎這麼一句：他欲子貢以恕道待人之心，昭然若揭。

（辰）子貢的處世 修養是單獨的省察，我們再要看看子貢怎樣處世，和人發生關係。

1 待人的態度 平常人處世的態度，隨其境遇的順逆而變異，富則勢欲凌人，貧則卑躬屈節；子貢覺得這是俗子普通的行爲，他特自立一處世方針，拿來和孔子討論。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
不諂媚，不驕傲，乃貧人富人的消極道德，雖較俗行爲高，究非上乘；孔子故教他須從積極方面爲人，貧而

樂道，富而好禮。據莊子史記及韓詩外傳，皆載子貢高車過訪原憲窮巷事，那種朋友探問原憲常情，兩下境遇懸殊，當也實在。即子貢因原憲貧苦的形像而誤以為病，此種錯覺也許不免；至於史記說子貢以原憲貧為恥，則太史公不修之辭，實際上子貢非那種人。

2 與人的關係 子貢從孔子領教朋友之道，是「忠告而善道之」。（顏淵）那種朋友有待於子貢的忠告，有待於子貢的善道，足見子貢未嘗遵從「毋友不如己者」的師訓，他的朋友只有那樣高明，因而孔子曾說：

「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處。」（說苑卷十七）

子貢喜歡交結不如己的朋友，於人固然有幫助，於己却太吃虧，得不着甚麼勉勵。孔子故為他的德業前途慮。孟子說：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萬章上）

可見人與人的關係不可不慎，我們相與的人就是我們人格的表現。因為「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所以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衛靈公）

「為仁」就是做人之道。孔子所告子貢者，即其友之得當；友若賢若仁，己的人格必日益光大，像工匠持利器以臨事而盡善。這正是對子貢處世的缺欠而施的相當教育。雖然子貢友多不如己，不過我們若以為

子貢的朋友是些甚麼下流人，那就大謬不然；社會上那些下流人而不務真實道德者，爲子貢所深惡痛絕。正如他曾對孔子說：

「惡傲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陽貨）

這樣看來，子貢在社會上并非濫交的人；那些似德亂德之輩，都莫想和子貢論交。

F 子路 子路爲仲由字，尸子謂其爲魯國卞的野人，少孔子九歲，同學中除顏繇外，他的年紀算最大。

(子) 子路的勇敢 子路是個著名勇武的人，他的長處在此，他的短處也是在此。正如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公治長）

子路獨能乘桴浮海以從孔子，表其不怕艱險，是勇者的特行；惟其好勇太過，孔子故又加以貶抑。因爲子路既常以勇自恃，覺得非同儕輩所及，那危險性很大。所以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子路意孔子若行三軍，捨他以外有誰足與共事？孔子却戒他徒然恃勇無益，必須智謀方足以濟；有勇無謀，有死而已。深惜子路本性難移，至終不得其死。

(丑) 子路的政才 子路列政事科，他從孔子所學爲政之道何如？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

孔子告訴子路做官不在治人，而在身爲之先，做一個好模範，不可勞民，而在已勤於政，做一個真僕役；并

要聚精會神地服務，不稍怠忽。像這樣做官，有甚麼格可擺，有甚麼架子拉！所以孔子教育門人，做官是爲切切實實的替人民幹些事業；子路受了他的造就，很有這種本事。從前季康子問可否使子路從政，孔子對答說：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雍也）

子路有政治才，這是他先生所認可的。那麼，子路究能在政治舞台上充那一腳呢？

1 善治獄 子路善於治獄，從前蒙孔子極贊說：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顏淵）

「片言」朱註說爲「半言」……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按不待與訟者畢辭而遽然下判，是朱子不通之論，想孔子不得贊美子路那樣做糊塗官；據孔安國說：「片，猶偏也。」因爲古者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見《周官》）聽訟者常須兩詞方定是非，偏聽片詞則是非難決，孔子說惟子路有此果斷！他從甲方爲己迴護，對人誣陷的話語中，就可看出是非之情。漢明帝詔：「詳刑慎罰，明察單詞。」單詞和片言同，憑據片面之言也未嘗不可決定曲直，要在明察如子路始行。

2 善治軍 子路嘗以善於治軍自負說：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先進）

說苑也記子路曾對孔子這般述志：

「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

又不單子路這麼自負不凡，孔子確也承認他有這本事說：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公治長）

3 善治政 子路善治軍，并善治民，他故非同於一班武夫徒知武而不知文；前既爲過季氏宰，後又做過蒲大夫并郈令。

A 子路爲季氏宰事 據左傳，子路爲季氏宰，曾助孔子墮三家之都，那是他師徒在政治舞台上的特別表演。又據禮記及家語：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右段紀實，可見子路辦事有幹才的一斑。

B 子路爲蒲大夫事 當子路受命爲蒲邑宰，特來孔子處辭行，孔子根據那地的風俗人情，指教他如何執政說：

「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女，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容衆，（家語作懷強以下有「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恭正以靜可以報上。」（說苑并見史記）

子路於奉命領教之後，臨治蒲邑，三年有成，幸不辱教而方命，乃頗得孔子贊美。家語辨政篇記：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

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韓詩外傳作甚尊）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觀蒲政，可和延陵季子觀晉政成一對比。子路治蒲三年有此政績，則其長於政事，誠不我認。至於說苑和家語又載子路在蒲修溝洫，以私自秩粟爲漿飯以勞民。孔子使子貢阻止，韓非子則以爲起長溝乃魯國務而非衛之蒲事，時子路爲郈令而非蒲大夫。照情理論，以韓非子爲可據，因子路若爲蒲大夫而爲蒲築溝，子路勞民乃其私分，無加阻止的必要，惟其如韓非子所傳，子路以郈令來勞國民，始有市惠奪民之嫌，孔子阻止他也應當。讀者試一比較其原文：

家語記着說：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乃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女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私餽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也。」（說苑作是女不明君之惠而是女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女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韓非子說：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

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曰：「魯民有君，子奚爲乃餐之？」子路拂然怒，攘弦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行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餐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

按這兩文，時間空間和主人，都不相同；韓非子說使使責孔子者爲肥，肥爲季康子名，則此爲孔子自衛反魯的後事。孔子受責，「駕而去魯」，那又是韓非子故爲之說，未聞孔子晚年曾有出父母國之行，所以韓非子說，也不可盡信。

從上123等段看，足見子路政治才，雖然子路有這樣做官的能幹，在孔子心目中似還不以他爲政治舞台上第一流人物，例如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先進）

孔子但承認子路爲具臣而非大臣，是表明他縱有政治才，可惜不通機變，不知可其可，不可其不可。人生要在「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屈所以有待，伸所以及時。」這特別是子路這種剛直人的缺點，觀其後死孔悝之難可知。

（寅）子路的性質 子路性質可用二字說明，一野，一剛。

1 野 論語一則說：『由也嘂。』（先進）再則說：『野哉由也。』（子路）可見他的性質原極粗俗。史記說：『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豸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子弟。』

子路那種裝束，顯出他那野人神情，野人野性不馴，惟知好勇鬪狠，所以說死說：

『子路持劍。』孔子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吾者，固以善之；不善吾者，固以自衛也。』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聞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齋以受教矣。』

子路隨其野性生活，無論裝束態度，無一不是鄙野，雖然他鄙野得可笑，可是賦性抗直，不像一班文明人裝模做樣，所以子路是個質勝文的人。子貢所謂：

『不畏強禦，不侮矜。』（同釋）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弟子行）

質勝文的子路，說話不免唐突，做事不假思索，對於師長尙不免陵暴，對於同學更是這樣，所以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公孫丑上）

曾子畏服子路，是他的學問麼？或是他的德性呢？恐怕也有幾分是他那種率直而不講情面的態度吧。像他這種人，資質雖美，可是到底欠點學問的涵養，孔子就是要補滿他這美中不足之處，『和之以文。』所以

『子路初見孔子。』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

言之，又何學爲乎？」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井見家語說苑）

子路似也以爲「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他故對於學問的價值，不甚注意；後來從事孔子雖然多年，還是本性難移。以致對孔子說：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先進）

他那任性而行，素來不重學問的神情，溢於言表；雖然學問不以讀書爲限，讀書確也爲講求學問的要法，不容否認。

2 剛

論語說「由也果」，那就顯明子路是個剛性的人；剛性的人才有勇敢，才有決斷。這是就剛性的好底方面說；至於壞的方面，剛性的人好戰鬥，喜爭強，子路就常有這種行爲。

A 好鬪 好鬪似爲子路天性，甚至顯於琴瑟上，所以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先進）

子路已登孔子堂，非宮牆外望者，可是孔子聽他瑟聲而知他的剛性依然未改，不足語於中和，孔子故以其無質難化爲怪；他這麼怪而追問，特爲警教子路使其善自痛改。子路當日鼓瑟究作何音？說苑出說：

「子路鼓瑟，（案：語作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飯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昔者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夫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爲天子，好爲荒淫，剛厲暴賊，而卒以滅。非各所修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乎亡國之聲，豈能

保其六七尺之軀哉。」

B 恃強 子路性剛好鬪，好鬪是爲逞強，鬪不可，強也不可，所以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同汝）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卷一第十一章）

子路生性是個北方的強者，他問強於孔子，總以爲強是以馬革裹屍那一類的事；孔子就其所問，闡明中和爲強之道，欲使其從強進於中和之道，正和上文所舉，欲其去北鄙殺伐之聲一樣。

（卯）子路的善德 子路爲人勇，勇雖爲人生三達德之一，子路的勇却非他的善德；子路爲人剛，剛雖爲孔子所欲見，子路的剛却非他的善德，他的善德有以下三大端：

1 孝 據家語（井見說苑）說：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負糞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精粟萬鍾，累細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御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得願而仕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檀弓也說：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足見孝不在乎家貲豐富，孝惟在爲人子的能盡其心；子路因家貧而對於事親總覺歉然，不單親存爲然，親沒倍致感傷，這點居心就是他的孝。

2 信 子路爲人最重然諾，所以論語說：

『子路無宿諾。』

（顏淵）

子路言出必踐，深得信譽於時，孔門中固皆這麼承認，甚至外邦蠻夷也極重視其言。據左傳說：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哀公十四年）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子路說他的生命可以爲國犧牲，他的話語卻不能隨便爲人利用，足見他重視信譽甚於生命，他那麼得時人信服也當然。

3 義 子路與人交往，既重信，又重義。他說：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公治長）

他看朋友以義爲尙，財物有何價值，所以車馬衣裘，皆可公諸朋友；普通錙銖必較之徒，對子路這種人當愧死。

（辰）子路的修養 子路修養之道，在無慾，在寡過。

1 無慾 怎見得子路無慾？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貧富相形見絀，人情未免難堪；子路處此而能不動於心，是表明他已超然世外，入於無慾的境地了。他惟無慾，乃不嫉人之有而生慍，也不因己之無而生求，孔子故引衛風雄雉之詩以美子路；因爲人生從此進步，將無往而不善。惟子路雖無慾而不以外物累心，可是他還有自恃自矜之念，這也足爲進道修德之害；孔子故看他以「不伎不求」爲止境，特又加以警教。

2 寡過 子路是個最重實行的人，有爲他作見證的說：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公冶長）

子路勇於行善之心，躍然紙上！像他這種人，不怕不行，唯恐行之太過，所以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先進）

孔子爲甚麼說有父兄在不必聞斯行呢？難道孔子不欲子路行麼？孔子說是因爲「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有兼人之勇，聞而行也必，不過急不暇擇，難免無過，孔子故欲他稟命父兄，參酌情理而行。在事實上，子路爲人魯莽草率，過錯時有，好在他又知過必改；家語記他於冉有告訴他以孔子批評他樂音的話，「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說：

「由知改過矣。」（辨樂）

孟子也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公孫丑上）

可見子路不單急於行善，而且勇於改過；他不以人指摘其過錯爲可惱可惡，反倒歡喜，這非普通一般人

所可語此。周敦頤說：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周子通書）

（巳）子路的殉難 論語有言：

『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進）

不幸的很，子路果真不得其死！孔子雖曾屢次曉以大義，下以警告，想其不至於此，他的教育終未成功；當他要去死難時際，雖經同學同僚勸其不必，他仍萬牛莫挽，向死地走。左傳記其事說：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卽伯姬）生慳。大子……適伯姬氏……迫孔慳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台。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駕乘車……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哀公十五年）

子路死訊後來傳到魯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檀弓）

孔子對於子路的死，視同顏回一樣大的損失，所以

「顏回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G 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歲，衛人，鄭玄謂爲溫國卜商，溫舊屬衛，墓在山東曹州西三十里的十堽都。

（子）子夏的學問觀 子夏在孔門中，以文學著稱，太史公以「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形容孔子作春秋底文筆的謹嚴，足見子夏爲孔門中的文學科底代表人物。雖然，子夏豈專以文學爲學問呢？

I 學的重心 子夏不單不專以文學爲學問，而且以真學問并不在乎文辭的記誦，是在乎敦倫常，務實行。所以他說：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這原是儒家一貫的學問觀，三代設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外個人倫理、家庭倫理與社會倫理三者，賢易色即個人倫理的極致，盡力事親乃家庭倫理的要務，事君交友爲社會倫理的大端。三者之道待學而明，人果能行此道，還說他不是一個學者麼？即使未曾讀書，他的道德即已從事學問之證。原來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學即學此完善人格，否則但能記誦文辭而人格卑污，何足以言學問呢？故學以人格修養爲重。

學的重心雖是倫理的實踐，可是智識技能也爲本來儒家所不忽視，一面求致其知，一面求致其用，不過他們對於智能的講究，仍不離人格說話。子夏所謂：

「好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照子夏這種話說，學問與人格是一件事，并不是兩件事，一切學問，都要建立在人格上，真正的學問就是真正的人格。

2 學的進步 學問怎樣得進步呢？那非一蹴可幾，必須好學。何謂好學？子夏說：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

好學的人，是必累進有恆，於其每日所不知的事理上及每月所已得的學問上努力，不踴等，不浮夸，一步一步的前進。所謂『日知其所亡，知新也。義理在心，隨處發現，引伸觸類，有日知其所未知者，便是擴充之功；蓋知其亡，則不安於亡，而求進於有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義理在心，體驗有得，保而守之，無復放逸，便是存養之功；蓋無忘其所能，則不自恃其能，而思固其能也。』（明辨錄）人能這樣好學，日月各呈其功，新故交致其力，『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3 學的作用 子夏看學有甚麼用呢？他說：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

學的最大作用，非惟技藝，是在使人致於君子之道；像百工之居肆，使人成爲某種匠人一樣。按學以致道，例以居肆句，則此學字當指學校言，省一居字；百工學藝各於其肆專習而成，學道者也必於學的環境中以致。陸象山說：『致字有二義：道之廣大，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到之學以致之；道之精微，有不可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學以致道，爲何要在學校呢？管子說：

『四民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易，是故聖主處工就官府。』

原來百工必使居肆而心始專，不致見異思遷；學者也要有適宜的地位，方便其志不爲外物所奪。韓非子

記子夏說：

『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是以志之難也！』

(喻老)

『入』是指其在學校與師友共處言，『出』是指其在普通社會言，兩樣的環境引起兩樣的心思，靈性上發生激烈的鬭爭，環境影響精神如此，所以子夏主張求學要有相當環境。

4 學的專長 子夏長於文學，大家都是這麼說。他在文學上究竟怎樣擅長呢？漢儒所傳六經，大都推源子夏，我們所得而言者，有以下這些記載。

A 詩

子夏常喜讀詩，并有能詩之名。論語有一段記着說：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子夏所問的詩，不見於今詩經本，那是未經刪訂者。他由問詩之義，得悟禮(代表文物制度)後於本然的道德，孔子因他不以辭害意，而能觸類引伸，贊其可與言詩。韓詩外傳也有一段：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子夏可與言詩，是在乎他懂得詩的義理，并不在乎他懂得詩的音韻格律；徒然懂得音韻格律者，是後世學家。却非子夏之學。禮記有一段記子夏從孔子怎樣學詩說：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

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篇）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柏舟篇）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衛風谷風篇）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富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及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此三王之德之所以參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又韓詩外傳說：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大哉！關雎之道也！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也。」
（家語作『關雎興於鳥……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取其得食而相呼。』）
子夏喟然嘆曰：「乃天地之基

也。」

由上諸端，可見子夏平素在詩上很用功，史記曾說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據傳今毛詩本，即敍子夏的遺說者。

B 易 子夏除傳詩外，又有易傳，說苑有一段記子夏聽孔子講易說：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三卦名)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日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久其耳矣。昔堯寢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淮南子是學孫叔敖與晉厲公故事爲損益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象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敏慎)

C 禮 子夏又是一個極講禮儀的人，子貢曾說：

『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弟子行)

可見子夏對於禮儀研究有素，實行維謹，禮記中所載他的話不少，有人疑禮記卽子夏這一門人所記述，這雖然是一種臆測，不足爲憑，可是他自已重視禮儀，并也以此訓徒，却是事實。子游故曾指摘他的教育說：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子張)

後來荀子也批評他說：

『正其衣冠，齊其顏色，矜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非十二子篇)

D 史 文學家子夏對於史也很精通。據家語：「卜商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子夏爲聖。這是子夏通史之證。

相傳穀梁傳，卽穀梁子淑受經於子夏而傳；又公羊傳，其經也說是公羊高得自子夏。

(丑) 子夏的教育觀 在教育上，子夏於孔門中佔有特別地位，漢儒所傳諸經以子夏爲師，良非無因；因自孔子死後，子夏退居西河，教授門人甚多，當時頗有聲名於中原的魏文侯也曾師事他，他的聲譽鵲起，似乎非其他孔門弟子所及；不單同學，甚至孔子當日的教育地位較他猶有遜色，所以曾子曾責備他說：

「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檀弓)

他在西河得民尊敬，人幾疑孔子不如子夏，曾子以這爲子夏第一大罪狀，他當日在學術界的權威，及流派勢力的雄厚，可以概見。爲此，我們不可不知子夏的教育觀：

1 教育的目的 子夏認定「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卽致於爲君子之道；所以他的教育目的，仍不外乎他老師孔子的教育目的說，爲使人有一完善的人格。從前孔子教子夏說：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

君子固爲孔子的理想人格示範，他的教育卽爲造就人如此；然而他特別要子夏做君子儒而莫做小人儒，子夏或原有小人儒的器量，始以是儆醒他。

2 教育的次序 子夏施行教育，頗能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對初學者但語其粗淺的小學知識，俟其有成，始教以遠大的學問。對於他這種教育次序，同學間頗有誤會：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子游譏子夏門人單習使令而洒掃，習言語而應對，習儀式而進退，皆屬曲禮；他們但長於這些事，是已捨本而務末。子夏却不接受子游這批評，他爲自己的教育辯護，因爲人類資質不一，造詣當然不齊，教師雖無先傳後倦的意思，事實上却不得不有次序。如果不論受教者程度如何，概灌注以高深學問，他們怎能理解，所以爲初學者計，自然只可語其表面文章。

（寅）子夏的君子觀。子夏教育以造就人做君子爲目標，在他心目中的君子是怎樣的人呢？這有兩種看法：

1 在學問上說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有賴於學問，在學問上，君子怎樣着手呢？子夏說：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張）

君子不務小道，不計近功，惟從遠處着想，從大道邁進，所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子路）

小人卽君子的反面，樊遲之被稱爲小人，卽以他所求學者小之故。

2 在儀態上說 君子有君子的威儀，小人有小人的醜態。小人的醜態怎樣？子夏說：

「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文過飾非，是小人的特點；凡人，有過，涉於文飾，那就顯出虛而不實，僞而不真，一切都是假充，使人覺得他靠不住。惟君子則不然，一切皆是出於真誠，所以著為饒表者，也就善美。如子夏說：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君子不論辭色，或莊或和，或溫或厲，皆極中正，令人可敬可畏，可親可近。

（卯）子夏的生活觀 子夏的私人生活，如自修，或求學，我們從上文已可窺見其大概；這裏，我們再將他的家庭、社會及其政治生活一述。

1 家庭生活 子夏在家庭中的生活，據曾子批評起來，不能說好，他說子夏於人前不尊師為一大罪外，又說：

『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曾子是個以全受全皈為孝道的人，子夏痛子而替，是毀傷了父母遺體，他當然以其罪無可逃；不過從另一面，看出子夏怎樣深情，仍不失為慈父。

2 社會生活 子夏認為社會人羣皆可化成我的弟兄，像他對司馬牛說：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顏淵）

君子修其在我，自然親近有人，可是這單只說有道德者有和任何人講交情的可能，子夏與人相處，并非隨便濫交，那樣，要甚麼人才可和他論交呢？

A 子夏和甚麼人論交 子夏對於社會人士的相與，據他門徒所述：

『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

他爲甚麼要拒絕人呢？因爲他看爲不可論交的人，免得受他的影響；可以論交的方與訂交，則可從他得些幫助，他說：

「謹身事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韓詩外傳）

他看朋友有那麼大的關係，所以擇交非常謹嚴，由他慎交的緣故，他的朋友多非等閑之輩。孔子故說：

「丘死之後，商也日益……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說苑卷十七）

B 子夏是怎麼樣論交？子夏的朋友都很高明，他怎樣和他們相交呢？子夏說：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

「信」就是朋友相交接的要道，以信相交交乃久，否則沒有誠意的周旋，那是普通的應酬，非和朋友真實相處之理。他故曾說：

「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密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燄。君子可不留意哉！」（韓詩外傳）

這幾句話，可說是朋友相與的千古名言！

3 政治生活 據闕里志說：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

孔子門徒大都注意出處，子夏也不例外，富貴雖爲人之所欲，得之不以其道，寧可敝衣缺食以延生保命；他們故對於克制私慾，便不爲富貴名利所動，似皆曾用過一番功。是故在位掌權者有何驕態，子夏認爲足以

侮辱我的人格；爲保持自己人格計，斷無俯就請事之禮。子夏重視人格的價值如此！雖然，子夏并非不仕，據論語，他曾做過一次莒父宰，在政治生活上也有相當經驗。他的政治生活怎樣？

A 政治與道德 子夏看人從政要有甚麼道德呢？他說：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張）

子夏認定從政的道德，第一是信，不論事上，使下，非信不可。信而使民，民則樂從而不怨；信而事君，君諒其忠誠而首聽，是故凡從政者，必以取得君民的信心爲急務。

B 政治與學問 人要有甚麼資格才可以從政？子夏說：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

學已優裕方足以從政，正合子產所說：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猶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這樣看來，政治非同兒戲，子夏所以說必學優而後使之臨民及物，他的意思，不單未做官前要儲備豐富的學識，既做官後仍要不忘求學，庶無敗事的。

C 政治與措施 政治的好壞，又不單關於執政者的道德學問，並也關於執政者的措施是否適宜；在政治舞台上，儘管有些好好先生，政績未必那樣可觀，所以措施得當是一個重要問題。因此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子夏遺德文章，人所皆知，惟雍器太窄，於政治上不免規模狹隘，圖急功，好小利，孔子故訓戒之如此。

且子游 言偃字子游，吳人，慕在江蘇常熟，較孔子少四十五歲。

(子)子游的學問 史記孔子以子游習學於文，子游故和子夏在文學上齊名。子游除擅長文學外，又習於禮。據禮記，對於弔喪，曾子子夏皆不及子游之得體，他似較任何同學熟習儀文末節，連那後來經他們以師禮相待的有子也不及子游懂得禮制的文明。檀弓下載：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逕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羣，羣斯踊矣。品節斯，斯謂之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萎鬻，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

本來有子子夏等皆重禮，子游和他們的分別，他蓋爲一禮的形式主義者；禮記和家語關於他的學問方面，都是這一些事的講究。論語也記他說：

「喪致乎哀而止。」(子張)

止是止哀，非止禮文，所以孔注這一章，喪毋毀生滅性，邢疏謂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戚，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

(丑)子游的特行 子貢說：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而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家語弟子行)

又孔子說：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言偃得之矣。』（家語弟子行）

（寅）子游的政績。子游曾爲南武城宰，用其所學以爲之政，於是武城大治，衆人熙熙，有如登春台景象，隨時可以聽到歡聲樂音。所以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

孔子對於他那種政績的滿意，致令他忘了師的尊嚴而喜得不由和門弟子開起玩笑來！既在武城看到那種政績，想到那固有賴於子游的端儀示範，在政治上也少不了幫手。孔子故問子游說：

『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一國如此，一縣也是如此。子游於武城故也頗注重一班士子的人品，使其能爲之佐；他雖單舉出滅明一人，足可概其餘，則知子游在武城能有那種政績也非偶然。

子游因能以禮樂爲政，所治者雖小，所成者實大，使孔子學理得一實驗，相傳大同小康之說，孔子卽爲子游而發。

（卯）子游的孔子觀。子游佩服他的老師，自不待言，相傳他曾介紹其友衛將軍子蘭爲孔子弟子，大概在武城任上也已介紹澹臺滅明師事孔子，孔子聲名洋溢於中國，固因他有相當學識及高尚人格，而得力於弟子們這麼推崇者也多。說苑還有以下一段記子游爲孔子辯護的話說：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曰：「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

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矣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卷五《賈德》）

子張爲顯孫師字，鄭玄說他是陽城人，按陽城屬陳，史記故記他爲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子張的大度，子張在孔門中，氣象獨稱闊大，度量特顯寬宏，孔子所謂：

「師也辟。」（先進）

「辟」即開廣務遠之意，因他認定：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子張）

世界不足輕重的人，即那有所得而守之太狹，有所聞而信之不堅的人，那種人以之爲學，則不足以成聖賢之材，以之用世，則不足以任天下之任。他故以弘量篤志爲其修養要功，對於人之偏隘迫狹，非常的瞧不起，所以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何所不容」一句，最能形容子張器量的弘偉，較之子夏與其可，拒不可的話，大相逕庭。在韓詩外傳裏有一段記子張和子夏這種相反的性格說：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座，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

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間間，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議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呞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丑）子張的學問。孔門論學，有內聖外王的分別；子張學問似偏於外王，內聖工夫較疏，所以每逢子張問及外王工夫，孔子施教總皈於內聖之道，以救其弊。例如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爲政）

干祿是求得有做官的地位和俸養，純屬外生活問題，孔子卻將其轉入切己的內生活的完成，意即使子張不必好高騖遠，惟於自我求得解決。在家語也有一段類似的記載：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入官）

所謂「安身取譽」是先內聖而後外王，不安身者不能取譽，不能取譽則政不從。換句話說，惟內聖方足語於外王之功，否則沒有入官的資格，未有不能正己而能正人者。

在子張方面，因其性情豪邁，或以爲只要取得政治地位，推行聖道易易，他故急急於求學干祿，學入官；孔子曉得他這種人易犯空疏不落實際之病，凡有所問必使反之於身，禮記也說：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緦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仲尼燕居）

明於禮樂是切己的學問，將這學問舉而措之爲政，由于子張這種人聽起來，思想又不免涉於空疏，以爲獻酬酢，作鐘鼓，卽已盡禮樂的能事，怎麼足以爲政呢？孔子故有履其言之爲禮，樂其行之爲樂的解釋，使其思想仍歸到切己的學問上去。

（寅）子張的行爲 子張的行爲怎麼樣？有三方面的看法：

1 孔子的教訓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

2 自己的表示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3 子貢的稱述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家語弟子行）

（卯）子張的喪亡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家語）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檀弓）

（辰）子張的品評 子張爲人開廣務遠，上文已曾提及，其長處是爲進步獨到，其弊害則爲空疏而不着

實。所以子游批評他說：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

曾子也有同感：

『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爲仁矣。』（子張）

是故子張氣象雖然宏偉，才識雖然高邁，爲人卻是不十分受人敬佩；不但同學如子游、曾子等對他這樣，他的老師孔子也是一樣品評。正如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先進）

子夏在孔門中，規模似是最狹，和子張爲人實得其反。子貢特舉出他倆來對照，質問孔子何所取材，孔子卻以他倆都不足取，都不適於中庸的標準。

『子賤』子賤爲宓不齊字，魯人。家語說他較孔子少三十歲，史記又說少四十九歲，無考。漢書藝文志載：『宓子十六篇，已亡失。』

（子）子賤治單的政績。子賤曾爲單父宰，政績斐然可觀，極得孔子稱讚。據說苑說：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給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爲者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飭也，其爲魚

也。薄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書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政理）

又據黃氏日抄說：

單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說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飯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飯矣。」二史飯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任治，玉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其以此爲諫乎？」公悟，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遽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宓子敬奉詔，於是單父治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曰：「凡斂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斂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繩，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之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又據家語說：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其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欲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同）

又據韓詩外傳說：

「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并見呂氏春秋）

又據魏書說：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等對曰：『君任德，則民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民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民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道政齊刑，免而無恥同。』」

（丑）子賤人格的高尚 孔子從來不輕以君子許人，甚至自謙不如，卻指着宓子賤說：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公治長）

子賤之所以成爲君子，是因其尊賢取友，如果沒有賢友資其取法，則不能成此德。由子賤推知魯多君子，由魯之君子以成一子賤，是故自我人格的高下，係於其人格者至大。『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

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這是孔子對於人的一種觀察法。

仲弓姓冉名雍，魯人，較孔子少二十九歲。

說：(子)仲弓的身世。論衡自紀篇謂仲弓父名伯牛，史記列傳謂仲弓父爲賤人，太史公蓋本於孔子的話。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也)

孔子在這裏用祭牲以譬仲弓父子，犁牛雜色不適於用，因據禮檀弓「夏后氏尙黑牲，用元，殷人尙白牲，用白，周人尙赤牲，用騂。」未聞犁牛可以作用者。那爲仲弓父的雖像犁牛一般無用，可是從他生出了爲騂角的仲弓，深合周時制度，人雖欲不用而不能舍，正如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一樣。

(丑)仲弓的人格。孔子既說仲弓優於其父，他的人格究竟是怎樣善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長)

據或人的批評，仲弓爲人仁而無口才，因爲「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夫免於今之世矣。」那一個時代是一個重佞的時代，或人故以仲弓不佞爲病。孔子意不然，「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惡夫佞者。爲仁則人格完全，人格何有於口給？他故看仲弓沒有口才不足爲病，說他已經是一個仁人也未必。原來那爲孔門第一大賢的顏回，尙只「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雖然孔子不稱許仲弓爲仁，後來荀子卻很崇敬他說：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陋屋，無立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時險應變，曲當與世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

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仲尼字弓是也。」（仲弓改稱子弓因上仲尼而改古以子爲字的例證很多）

（寅）仲弓的才具 仲弓剛毅木訥，雖無口才而其德性卽才。孔子故說：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

孔子另外有話批評過冉有季路但爲具臣而非大臣，這裏卻說仲弓可使南面，則其人的才具是怎樣高貴！孔子怎麼說他有這資格呢？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子曰：「雍之言然。」」（雍也）

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說，表明仲弓確有可使南面的資格。所謂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就是孔子所說：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

所以冉雍如果得勢，安知他又不是堯舜？荀子曾說：

「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

仲弓有爲人君的風度，深惜其和仲尼一樣不得勢而行，致無舜禹等聖主的表現，曾且折節爲季氏宰，真是大材小用，屈殺賢良！雖然，他處在那種小地位，尙自時虞隕越，謹慎將事，請求孔子指教。論語記着：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

（卯）仲弓的特行 子貢說：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銖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弟子行）

伯牛 伯牛姓冉名耕，魯人，與仲弓同族。

〔子〕伯牛的德行，據從祀名賢傳說：

「冉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孔子爲司寇，以爲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間，彈詠不輟，後設教於洛，樂道不仕。」

又據尸子說：

「仲尼意志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

〔丑〕伯牛的病患，白虎通德論說：

「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當他患病之際，孔子到他家去探視，從窗戶裏拿着他的手說：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孔子據伯牛的善德講，吉人自有天相，似無患此之理，不應患而患，命運殊不可解，莫由救治，不勝惋惜之至！這病究屬何病？淮南子精神訓說：

「子夏失明，伯牛爲厲。」

「厲」據史記范雎傳「漆身爲厲」注「厲，音賴，以漆塗身而生瘡爲病癩」那樣，伯牛所患者爲大癩瘋呢！至今山東仍有是病存在。

M宰我 宰我名子魯人，今曲阜西南三里許，有宰我墓。

(子)宰我的口才。《論語》以宰我和子貢同列言語科，《史記》列傳也說宰我利口辨辭，他之善於爲說，爲各書所共通的記事，不過沒有子貢那麼多得機會表現而已。孔子曾說：

『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裏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裏則足以懼之。』

這是宰我和子貢詞令的分別。他本人常以辯才無礙自負，像子路以勇自負一樣。曾問孔子說：

『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

孔子以君子尚理答宰我尚辭之問，正同於以君子尚義答子路之問，勇殆皆針對各自本性的缺欠而施的教訓。

(丑)宰我的不德。宰我除口才外，無何足稱，各書且以其多失德處，甚至《史記》列傳說：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按《史記》這說不實，蘇子由曾作《古史精爲之辯》，以爲子我乃闕止，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因其字和宰予同，戰國諸書故誤以其卽宰予云。按宰我雖不至於如《史記》那麼大逆不道，可是他的爲人，素爲孔子所不滿，事很明顯，論語關於他的記載有三，都屬不滿之詞。

一則宰我的精神不振：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范氏說：『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說：『宰我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

二則宰我的言行不符。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治長）

三則宰我的居心不仁。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燔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禮運）

N 冉有 冉有與仲弓、伯牛等同族，魯人名，求，少孔子二十九歲。

(子) 冉有的才藝 冉有以才藝名，孔子曾對季康子這麼稱道過。按藝，古有六項，即禮、樂、射、御、書、數是。

禮分爲五：吉、凶、軍、嘉、賓。

樂分爲六：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射分爲五：白矢、參連、剡、柱、襄尺、井儀。

御分爲五：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書分爲六：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

數分爲九：一爲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爲粟米，以御文質變易；三爲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爲少廣，以御積累；五爲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爲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爲方程，以御錯揉正負；八爲贏不足，以御隱雜互見；九爲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相傳九數爲黃帝命隸首所作，後人有關於講論九數的專著二種，即九章算術與

九數通考

冉子對於六藝是否件件精通已不可考。

（丑）冉有的政事 冉有因多才藝，孔子曾經說他從政不難，他究能在政治舞台上做甚麼呢？他說：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先進）

孔子也承認他有這本事，對孟武伯說：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公治長）

但孔子雖然承認他有點政治才，卻是小器具，并非了不得的人物，所以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會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先進）

冉求與季路同列政事科，并同做過季氏家臣，季氏子弟以其家慶得人，特爲問其德能，孔子卻給他一個冷淡答覆，謂其聊以備數，而非希世大材。孔子之所以說他們不堪爲大臣者，是在他們不知以道爲進退，他們不能先阻季孫伐顓臾，卽其明證。尤其冉有單曉得爲季氏盡力，對於季氏的不德，曾不稍加諫勸，此誠令孔子失望得很！例如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按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境者，大夫祭五祀，

季氏以大夫而行旅祭於泰山，是爲僭妄，冉有爲季氏宰而不能救，是不能以道事君者，是不知不可則止者，然則冉有縱具才藝，孔子但稱其爲具臣也宜，冉子又不單不能救其失，有時且將錯就錯，奉其命而非爲，孔子不單失望，而且甚憤，論語說：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也說：

「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難處）

冉有不能阻止季氏苛政的施行，不能救其非法的舉動，一因他沒有那種勇敢，一因他沒有那種知識，他似以爲季氏之政卽魯政，爲季氏努力卽爲國努力，不分辨出公私，孔子故有一次特爲糾正他的這種錯謬觀念：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子路）

這是冉子以私事爲公務的證據，孔子卽不容其混說，根據他老先生的正名精神，以使冉子勿再糊塗將事，如係國政，未有不公諸朝議而請教他這國老者，今在私室與二三子談談，是非公議，從命則涉於私，冉子之不容於師門，卽爲缺此決擇力。至於冉子果真盡力爲國，孔子無不稱許，例如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爲之籌禦外侮者，完全是冉求一人之力，他憑他的武勇，深入敵軍以挫其鋒，孔子就讚美他說：

『義也。』然則孔子有何嫌惡於冉子？要在希望他不爲私而爲公。

(寅)冉有的性質 孔子曾對公西華說：

『求也退，故進之。』(先進)

『退』是表明冉子資質柔弱，沒有進取的精神，沒有勇敢的意志；他在政治上但能隨從季氏主見，不有特別建樹和表現，即吃了這種性質的虧。孔子爲救其偏失，曾屢用方法激其勇往上進；他問『聞斯行諸？』孔子答以即聞即行，無所用其猶豫。因爲像冉有這種人，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多顧慮，少決斷。是故論語載着：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最重的是積極的力行，勇往的進取；冉有居然告訴他老師說其力不足以行道，那是怎樣萎靡頹敗，孔子故責其不該蓋地自封。人本可至於道而不去做，反諉於力量不够，冉有昏懦至是，難怪其僅局於藝。孔子說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藝乃儒家末務，冉有故在孔門中不算十分高明。

(卯)冉有的行贊 子貢說：

『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弟子行)

冉有長於記事，長於學藝，已見上文。至於恭老恤孤，又是凡柔性的人所優爲，所以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雍也)

冉子以爲子華出使，老母在堂宜養，是其性之善；既而不以釜（六斗四升）或庾（十六斗）爲足，竟違孔子命給赤母粟以五秉（每秉十六斛）之巨，未免逾分，又是其行之過。他這行爲雖不合於周急不繼富的君子之道，卻也可以爲冉有恭老卹孤之證。

O 子華 子華姓公西名赤，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子) 子華的能幹 公西華有甚麼本領，他說：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先進）

孔子對孟武伯論到他說：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公治長）

家語也說：

「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管雅而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弟子行)

(丑) 子華的孝養 淮南子說：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P 原憲 原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鄭玄說他是魯人，家語說他是宋人。

(子) 原憲的清高 原憲爲人，清高自守，史記莊子及韓詩外傳等書，皆載他窮居不仕，對於財物非常淡

漠，不但斷不至於有非分的希求，甚至分所應得也不爲意。例如孔子爲魯司寇時：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雍也）

子思應得的俸祿，也不領受，以爲一己生活費足夠，何必要這許多清高？雖是清高得很，可是仍未達於爲人之道，作非分想是不應當，惟若有餘，未嘗不可以補人的不足，人不要單保守自我人格不沾染污俗，尤在以我之所有所能，幫助人羣社會，孔子故禁令原憲獨行其是，要他以之與其鄰里鄉黨。按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遂人作鄰）使之相保；五比爲閭，（遂人作里）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在鄰里鄉黨間，有許多互助的義務，我們爲人固然絕對不可貪，惟以社會需要我的財力者正多，乃於相當環境及可能機會內，應使其財其力儲備得豐富。

（丑）原憲的學問 原憲學問，偏於內聖工夫，他常時和孔子研究的的就是這道；孔子曉得他性近於是，在學問上有所偏重，特意加以矯正。論語記有一段：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

兩問恥與仁，皆屬內聖作爲，并且他都有相當造詣；可是在知恥爲仁上，孔子皆包舉外王之道而言，和原憲的觀點不同。

1 恥 原憲懂得邦無道穀爲恥，要他和伯夷叔齊那樣義不食周粟容易；至於邦有道，理當有所建樹，或爲憲所不及，孔子故以邦有道而尸位素餐爲恥，以勉原憲於操守外還要有力爲。

2 仁 原憲以爲不好勝，不矜誇，不忿恨，不貪私，那也可算爲仁；詎知那都屬仁的消極方面的事，仁非僅

消極的不有那一切行爲，尤貴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使天下人人皆爲仁德化，皆受仁者惠；原憲單講究了內聖的一半，孔子故不許其仁而僅稱其爲難。

Q 子長 子長姓公冶名萇，范寧說他字子芝。史記說他是齊人，家語弟子解又作魯人；按弟子解對於公冶長行述有誤，其籍貫也難憑。他的事跡今無可考，惟知他是孔子所選的乘龍快婿；他之所以獲選，據論語說：「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

寥寥數語，可知公冶長的德行怎樣高尚！他雖困於縲紲，孔子不以其處境窮辱而竟以其膺東牀之選，又可見聖人看人原自高俗人一等。至其陷於縲紲的緣故，正經未曾明言，僅謂此非其罪；後人竟附會一個傳說，以爲公冶長獲罪是爲通鳥語。田藝衡留青日札說：「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傍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者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又聞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傍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這是俗人野談，不可視爲事實。另據葉廷珪海錄說：「公冶長辨鳥雀語，聞雀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R 子容 子容姓南宮名适，史記作括，家語作緇，原名仲孫閱；因居南宮而以爲姓，因其諡敬而又居次，所以又稱南宮敬叔。

（子）南容的就學 南容師事孔子，詳左傳昭公七年。孔子既得他爲徒，因而受魯君車馬資助，往周學禮

訪樂自周反魯，其道彌尊。孔子故說：『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垂，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家語）

（丑）南容的德行 南宮敬叔是個天性淳厚的人，出口總不離德。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憲問）

孔門中，除子賤被孔子稱為君子外，僅又許南容為尚德的君子。他看人生寧可做一個修德的禹稷，不可如以力自恃的羿奭，此其所以見稱於孔子。孔子為看中了他的德性，所以以其兄孟皮之女為之妻。論語關於這事有兩種記載：

一見於公冶長說：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一見於先進篇說：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據公冶長，孔子之選上南容為姪壻，是因其能守身，能用世；據先進篇，孔子是見他謹口慎言，兩處行文雖稍不同，要以南容為一有德者則一。而且這兩種不同的記載，據孔子論士子處世的態度看來，實在有很密切的關係。因他曾說：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

人的品格固要高貴，人的言語卻不可不隨時制宜，以求避羞免禍；南容既然一日三復白圭之詩，則其於

邦無道而能危行言孫可知，孔子故始可說南容可免刑戮於無道之世，而見用於有道之時。家語就是本乎這些記述而論到南容的德行說：

『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大雅抑之）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弟子行）

南容能仁而非已仁，他的德性雖好，究不可算完全，常不免有虧欠；他不過喜歡往完完全全的人生道路上走，知過必改。例如『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靈公）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弟子行于真問）

（寅）南容對於文化的貢獻 南容憑其勢利地位，幫助孔子適周，原也可視為對於文化上的一種貢獻；現代贊助學者或學術團體研究某項科學之舉，南容實開其先河。外此他對於周代文化又曾盡力救護，據左傳說：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藏貨財之所）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虜女而不在，死！』』

起火時，大家忙於搬救財物，南容獨命人搶出典籍，責成看守勿遺，否則治以死罪，可見他是怎樣重視文物的價值。按韓宣子曾經說過『周禮盡在魯矣。』賴南容得保全，其功甚偉。

S 子開 子開姓漆雕名啓，弟子解作漆雕開字子若；又有人疑說苑漆雕馬人卽漆雕開，少孔子十一歲。
（子）漆雕的學問與學派 開的學問怎樣正經沒有明文，論語只說：

『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長）

謝氏說：『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按謝氏說子開學問不可考見，惟據史記索隱引家語說則不然。牠說：

『開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王肅注說：『未得明斯書之意，故曰未能信也。』

按這已指明漆雕開所長者爲尙書之學，并說他不自信者是無那書的知識，和論語所載頗有出入；家語似是由論語那幾句話懸擬而成，斷無漆雕開連那點書本知識尙無，而孔子欲使之仕之理，我們看孔子不贊成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可知家語所說之妄。我們今但從孔子使漆雕開仕的一點上，可以看到他學問頗有成，就由漆雕開不出仕一點上，可以看到他意志力的堅強，對於一種學問非透澈的了解，非精進到極點不止。漆雕開有那種精神向學，後故得有相當造詣，能够在學術界上獨樹一幟，於戰國時代居然成了一大派。

韓非子以其爲孔子後八大儒家之一，與顏孟等齊名。論到這派的行爲說：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顯學篇）

孟子公孫丑上說北宮黶養勇，也有『不膚撓，不目逃……』的話，或卽漆雕開這一流人物。漢志著錄漆雕子十三篇，惜已亡佚。

（丑）漆雕開的德行與善言 據說苑權謀說：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最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

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子羽 子羽姓澹臺，名滅明，與曾子同邑。南武城有澹臺山，澹臺河。滅明較孔子少三十九歲。

(子)澹臺滅明的遊學 當言偃爲武城宰，和澹臺滅明相友善。孔子問言偃在那裏曾否得人，子游卽以滅明對。滅明由子游的介紹而進見孔子。史記記他從學的經過說：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今江蘇有澹臺湖卽其遺跡）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仲尼弟子列傳）

家語也有類似的記述：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子路初見）

按兩記載，都是證明子羽容貌不揚。惟史記確指孔子因而有輕視之心，致遺後悔，與家語異。家語乃孔子做人不可以言貌取人，非他自己失悔之意，和論語孔子所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詞旨正同。又史記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爲滅明從孔子學後的行爲，論語則載此乃滅明的素性，非定在從孔子以後，我們正不必以爲孔門弟子凡有所長，概係得自孔子。

(丑)澹臺滅明的特行 弟子行說：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U子遲 子遲爲樊須字，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與家語都作魯人，鄭玄卻以其原籍爲齊。

(子)樊遲的求學生活 樊遲在孔門中，資質較爲遲鈍，致於孔子所講說的學理，時常不能領悟。例如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

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

哉言乎！……」(顏淵)

初問仁智，孔子一答，樊遲不知所云爲何，孔子加以申說，他仍莫名其妙，但他一對子夏提及，子夏立即領悟其旨，可見樊遲資質之差。雖然，他能一問再問，總以不達其意爲歉；於老師外，又找同學來問，務欲明其道理而後已，這是一個最好的求學模範。所以尹氏說：『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倘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是故樊遲資質雖然較次，卻因他勤學好問，足以濟其窮，樊遲卽孔子所說困而學之者：『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他故也在身通六藝的七十子之列。

樊遲勤學好問不單上課時爲然，甚至遊戲時也仍不忘學問，例如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顏淵)

樊遲看遊是學問的一種，從遊也是從學，他故提出此問，可見學者爲學，無論何時何地，不宜稍懈其志。樊

遲當怡情遣性之日，仍注意修己求道之功，孔子故亟加以贊美；一面贊美他提出的問題切要，一面也是贊美他有好學不倦之心。從這一點，我們并可看出孔子教育并非如後此老學究的呆版，沒有生機；他老先生於上課外還有遊戲，使各學生有自由活動的機會。不過他的教育偏重德育，樊遲這一問正合他老先生的脾胃，頗蒙賞識；至於商農工等實科，他老先生似乎有點不屑談，這依我現代人的眼光看來，不能不說是他教育的缺點。所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夫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他老先生對於學生的惟一希望，他們都能學好政治經濟，到社會上去當大人，自會有一班小人來供養，生活不成問題，自身故不必以稼圃爲學；學好了政治經濟去臨民及物，與禮義則足以致治，學稼圃也無用。後來儒者以宦途爲其惟一出路，這不能不說是孔子教育的流弊；至於那些未曾得着做官機遇的儒者，謀生乏術，就成了社會上的高等遊民。正如荀子所說：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非十二子篇）

這種情形，戰國時代已很普遍，至今尤烈；稍微讀了幾句詩云子曰，居然躋入縉紳之列，多方剝削平民，作感作福。這豈孔子始料所及？

倒是樊遲在那時代雖被視爲小人，到如今卻可做一個最重實用的好學生。

（丑）樊遲的仕宦生活 樊遲曾一度任職於魯，當哀公十一年春，齊伐魯之役，他曾參與其間，據左傳說：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須也弱。」杜預注「年少」是說那時樊遲少不解事，冉有卻說他能用命；出軍以後，他果幫助冉有立信以濟其軍。可惜對於他這位少年官，除此以外，不知其他；惟據論語，他和孟懿子也有來往，孔子故曾以孟懿子問孝語樊遲。

V 子牛 子牛宋人，姓向名耕，兄弟五人，長名巢，次名魋，三子頎，四子車，耕最幼；因其家世爲宋司馬，論語故稱司馬牛。

(子)司馬牛的身世 司馬牛的兄弟雖多，可是大都不肖，以致司馬牛時以爲憂，不勝感慨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顏淵)

他有兄弟五人而說獨，可見子牛是怎樣憤恨極！我們看到子牛諸兄情形，當也難怪他是這麼悲觀。卽如他二哥桓魋曾起意殺害孔子，史記孔子世家說：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孔子去宋，門徒有恐桓魋遣人追逐者，促其速行，孔子卻說：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桓魋欲殺害孔子雖未成爲事實，不過那種舉動是叫司馬牛怎樣愧對他的老師和同學們！後來子車子頎又助其二兄爲惡，「向魋遂入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魋兄)伐之……亦入於曹取質……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民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外，阮氏葬諸丘與。」（左傳哀公十四年）墓在今山東費縣西。

（丑）司馬牛的學問，司馬牛可悲的身世，很影響他的生活，爲此不免常懷抑鬱，所以孔子的教訓，同學的勸勉，皆是針對他的這種心情而發。例如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司馬牛以其兄弟不德，憂其宗祀之將斬，懼其災禍之臨身，孔子故告以君子即在沒有這種心情，意即指示司馬牛在學問上最宜努力的就是這一點。君子修其在我，兄弟賢否，禍福有無，皆屬外在事實，不容其纏累，戕賊性靈，阻礙進修。我果俯仰能無愧怍，何憂懼爲？他們怙惡不悛，還足以聯累我麼？莫說那不必然，即使有此，我固全德全性而皈，無所用其憂懼；這就是孔子教司馬牛自保之道，莫徒爲他人着急而自忽於修到君子的地步。

又按司馬牛既爲其身世而抑鬱寡歡，就不免憤慨時生，像上所引自嘆無兄弟卽其一例；這種心煩意亂的人，說話當然燥急無倫，因而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

朱子說：『言訥與訥於言，意思不同；訥言是怕說多，後行不逮，言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也。』『夫子以牛多言而燥，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孔子答司馬牛問，或仁或君子，皆針對其切己之病；其病不除，必難入德之門，此孔子所以欲司馬牛在學方面的學問上努力。不但老師孔子這樣，他的同學也對其悲苦的身世表同情，常用以慰勉司馬牛者，一則使司馬牛安命，一則勵其擴大家庭觀念。如子牛對子夏說他雖有兄弟等於無，子夏就說：

『商聞之矣，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人生悲苦不能解脫，要在不聽天由命；儒家認定樂天知命故不憂，不憂不懼乃君子，所以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子既以君子爲人生鵠的，知命乃爲君子之道，乃以知命爲一種大學問，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子夏看司馬牛爲其兄弟有莫大的隱痛，就是缺少這一種學問的緣故。次則司馬牛的家庭觀念未免太深，人生豈必同胞始爲兄弟，同胞固有手足的情分相聯，然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個儒者的眼光應該這麼透過家庭而投射到人類世界，何必爲少數兄弟愁煩而忘忽天下一家的親誼與責任？何況君子敬以修己，恭以待人，行見四海之人皆將愛敬如兄如弟，其同胞豈不也可感化？徒憂何益？我不如虔修俟命之爲得。

W子羔 子羔姓高名柴，爲齊人敬仲高僊十代孫，以其居次，左傳故稱季羔，禮記又作子皋，鄭玄以其爲衛人，無據，或因子羔仕衛多年而誤，子羔少孔子三十歲。

(子)子羔的愚性 孔子說：

『柴也愚。』(先進)

史記『子羔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爲愚。』除孔子這一句評論子羔性質的話外，別無考見。不過孔子既是這麼說子羔，子羔大概在學問上不很敏捷，在行爲上頗爲拘謹，所以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卻嫌其學而未

成。家語記其「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大戴記同）正是一個知不足而謹厚有餘的人底神態。

（丑）子羔的孝行 禮檀弓說：

「高子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弟子行同）

王充對此表示懷疑，論衡有言：「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按這是王氏推論過甚之詞。「見齒」單指笑說，禮有「笑不見齒」的話可證，經傳中無有以言見齒者，所以這是說子羔居喪三年無歡容，即上句「泣血三年」的注腳。這種事實，非孝思純篤的人不能至此，因而子羔在當代頗有孝名，并且化及於民。檀弓下說：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鶯則績而螢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

（寅）子羔的政治生活 子羔開始政治生活，約在孔子為魯司寇任內，並且是墮費墮郈以後（見史記）那時子路為季氏宰，特使這老實人去鎮撫那初墮之邑，孔子頗不謂然。論語記他們師徒為此辨議說：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孔子不贊成子路使子羔負此重任，和鄭子產不贊成子皮使尹何為邑宰同意。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當時子路何嘗不同子皮那麼設想？以為從政也可為學，增加許多閱歷經驗；不知經驗固屬重要，惟此屬從政後事，先無此項學識則不足以語此，子產所謂未能操刀則不可使割者是。所以子路有民人社稷足可為學的話，雖也言之成理，因為聞見無非學問，經驗就是智能；只是冒昧從政，究屬害多益少，所以子路之言為強辯。

從那次仕魯以後，又曾仕衛，逢蒯聵入國之難。左傳上說：

『季子（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

子路入……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子羔為甚麼不如子路食君之祿而死其難呢？據通幽賦注說：

『衛蒯聵亂，子羔滅髮，改衣婦人之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與其間乎？」』

那時子羔是否化裝逃難，乃一疑問。惟衛亂乃係衛孝公以子拒父，蒯聵劫甥孔悝以求入主，子羔覺得無死難的價值，當屬實情；他故不但自己不做，并且勸子路不必，孔子也料定會返魯相見，可見子羔尚較子路明於去就。當他逃避衛亂之時，還有一點周折。據家語致思篇說：

『季羔為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

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

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

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若公之治臣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說苑同）

子羔自那次脫難至魯，又嘗致仕，當哀公十七年會齊侯，盟於蒙，子羔曾參與其間，孟武伯問子羔說：「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告以史無定例，「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執者爲大國）發陽之役，衛石魋」（執者爲小國）

當子羔在魯爲孟氏宰任內，他的妻子離世，送柩人多，車馬紛雜，以致有損道旁民間田禾；有人以爲要賠償損失，他却發出一篇議論來，證其人雖愚而非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檀弓下說：

「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子張子）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又子期，子期，史記作子旗，姓巫馬名施，陳人，少孔子三十歲，論語除陳司敗告巫馬期以孔子有私黨嫌疑外，無何足述；在子書中，可看到以下二事。

（子）巫馬期的操守 據韓詩外傳說：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腸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開然投鏹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飯。孔子曰：「由！何爲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按這段傳說，并不十分可靠；因為子路不是這種人，孔子說他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何來這麼一問？

（丑）巫馬期的治功 巫馬期曾一度繼子賤後，爲單父宰；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親臨其事，單父治安無虞。雖然，君子說他治單父的政績，不如子賤德化之爲上選。

Y 琴牢 琴牢卽左傳的琴張，字子開；有人以爲卽莊子大宗師篇的子琴張，按與經傳所記的琴牢性質不合。牢屬衛人，事跡不多；論語除記他述孔子「不試故藝」一語外，別無考見。

據左傳，他與宗魯相友善，宗魯蒙齊豹薦爲公孟驂乘，後齊豹作亂，宗魯預聞而不勸阻，重私情而又不忠告其主，徒然以身命供無謂犧牲。『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摯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禮，不爲利疾於回，（邪也）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昭公二十年）

Z 申枨 論語釋文說：『申枨，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家語弟子解說：『申績，魯人，字子周。』史記索隱引作『申繚』，或本又作『績』，皆以字形相近而誤。按申績名不見於史記列傳，惟其字周與列傳中申棠字同，績當是棠，今本史記又有以棠爲黨者，必乃傳寫之誤。

申枨事無多可述，惟論語載：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公冶長）

或以枨爲剛者，可以想見其平居氣象；不過孔子根據素常觀察，覺得申枨嗜慾未絕，不足以語剛德，是故後漢王政碑說：

『有羔羊之潔，無申枨之欲。』

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振有慾而或人誤會他是剛者，得非子路行行者呢？子貢侃侃者呢？或嚶嚶進取者呢？

a 曾皙 曾皙名點，魯人，即曾子父；他在孔門求學，和子路冉有公西華等同時。有一次孔子問他們幾個人的志向，於由求赤等對答後，孔子說：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異夫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

我們看「子路率爾而對」，冉有公西華輪次暢述所懷，曾皙則若無其事然，鼓瑟不已，舍瑟而作，那是多麼瀟灑自如！他所說的一切，正和他的那種神情符合。又據禮記弓記：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同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季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他的行為超脫，幾乎同於道家者流。由他這種人述說的志向，所以「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孔子嘆息而深許之。」程子也說：「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嘆！」

b 顏路 顏路名無繇，即顏回父，少孔子六歲，是孔子第一班學生之一。史記故說無繇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離世之年，顏路尚健在，曾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而見拒，論語除記他這事外，沒有別的話。據家語說：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食之。』情理上想也當然。

(三) 名表

孔門羣賢，除上述已見論語的二十八人外，其他可疑之點甚多，我們先考其異，次始題名，以便參究。

(甲) 考異 孔子弟子沒有確數，篇首已經說過，史記與家語同說七十七人，實際上也不然。宋馬端臨故說：『孔子弟子，史記與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註之曰，家語曰稱，則如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卿皆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家語七十七人之數雖經那麼補充，可是牠的名字又和史記不一樣；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爲家語所無，家語別有琴牢陳亢果豐；又史記鄭國字子徒，申黨字子周，和家語申續薛邦字同而名異。可見那些名字傳說記載的紛紜，蘇子由古史故又錄七十九名，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於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枏，琴牢，琴張六人，合共八十三名。這中間就有好些問題在：孔子弟子之已升堂入室者，究竟是幾個？那些人是誰呢？按史記及家語所列諸名，以及後儒所議從祀者，有的不免重複，有的不免牽強，不可都信。例如公伯寮明爲季氏嬖臣而會爲子路政敵，非孔門生，蘧伯玉爲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孔子弟子列。又有一人二名而竟誤以爲二人者，如二申（申枏申黨）二琴（琴牢琴張）是。至於家語果豐，另本作果實，此必形近而誤，果實當卽史記鄒單；前漢地理志鉅鹿郡鄆縣，後漢郡國志鄆改作鄆，果卽鄆的省寫。二字原通變，實與單也是一樣，如大王，實父有作大王單父者。其他名字異傳者多，俟於下段姓氏中言及。

(乙) 題名

史記列傳所載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皆受業聞見於書傳；其無年而事少見於

經傳者，冉季至公西歲四十二人。今按闕里志所錄從祀諸賢的次序臚列而加按語於後。

(子)四聖 內有述聖亞聖，非七十子之列。

1 復聖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

2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

3 述聖子思，名伋，孔子嫡孫。

4 亞聖孟子，名軻，鄒人。

(丑)十哲

1 閔損，字子騫，魯人。

2 冉耕，字伯牛，魯人。

3 冉雍，字仲弓，魯人。

4 宰予，字子我，魯人。

5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6 冉求，字子有，魯人。

7 仲由，字子路，卞人。

8 言偃，字子游，吳人。(志及家語作魯人，據史改正。)

9 卜商，字子夏，衛人。

10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呂氏春秋謂子張爲魯之鄙家，似爲魯人，按其原籍爲陳陽城，魯乃徙居之所。)

(寅)兩廡

1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

2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

3 原憲，字子思，宋人。(鄭玄說是魯人。)

4 公冶萇，字子長，魯人。

5 南宮适，字子容，魯人。

6 高柴，字子羔，齊人。

7 漆雕開，字子若，(一說作啓)鄭玄作魯人，家語作蔡人。

8 樊須，字子遲，魯人。

9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

10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

11 有若，字子有，魯人。

12 琴張(又名牢)字子開，衛人。

13 申枨，字子周，魯人。

14 陳亢，字子禽，陳人。或疑亢非孔門生，乃子貢徒。墨子有子禽問墨子以多言一節，子禽似又轉學，非一純粹儒者。據禮檀弓下說，陳亢有兄名子車，死於衛，其嫂與家大夫謀，欲以殉葬，謀定而後亢至，舉以告。亢說：『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這是一個破除迷信最有趣的故事。

15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鄭玄說是魯人）

16 梁鱣，字子魚，（或作鯉，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歲無子，欲出其妻，商瞿勸他不要這樣說：『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三年後果有子。這是古代以女子爲生殖器的一段趣聞。

17 公皙哀，（家語作公皙克）字季沈，（史記作季次）齊人。史記孔子說：『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邾，惟季次未嘗仕。』太史公說：『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18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據史記弟子列傳說，瞿年三十八歲，尙無子嗣，母以爲憂。孔子安慰她說：『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這不過是孔子藉人遲育之理以寬老婦之心，確指爲五男兒，當屬尊聖者根據已成事實所增附；後商瞿又本此經驗，阻止梁鱣休妻。

又據史記：『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駝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19 冉孺，字子魯，（家語有本作冉儒，字子魚，形近而誤）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20 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21 伯處，字子皙，（家語作伯虔，字子楷。虔與處形近而誤；子楷史記作子析，可知子皙段借爲析，又因析而誤爲楷，所以史記索隱引家語也作子皙。）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22 曹卣，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23 冉季，字子產，魯人。

24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鄭玄說是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25 漆雕修，（史記作哆）字子斂，魯人。

26 秦商，字子丕，魯人；家語說字不慈，鄭玄說是楚人。按索隱引家語說秦商字丕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考左傳，秦董父曾參與偃陽之役，飯後生秦丕慈，則今本家語「不慈」即丕慈之誤。

27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家語作從字子文，這是從與徒形近而誤，又以父為字而誤為文。

28 顏高又名刻，字子驕，魯人。顏高為一大力士，據左傳，他使用的弓有六鈞重，曾助陽虎攻匡，并曾參與定公八年侵齊之役。孔子過匡，顏刻為僕，拿馬鞭指着城說：「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為陽虎復至，團團圍困孔子，致有「子畏於匡」一段紀實。又當孔子恥為靈公夫人次乘，顏刻問說：「夫子何恥之？」孔子說：「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29 商澤，字子秀，魯人；家語作字子季，形近而誤。

30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家語作穰駟赤，字子從，皆因形近而誤。按通志略，壤駟為複姓。

31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32 石作觸，字子明，秦成紀人。

33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孔子世家說：「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

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34 公夏首，字子桀，魯人。按家語作公夏守字子乘，惟據索隱引家語原也作首，則古本家語與史記同，今本家語係因音近而誤。子桀誤爲子乘，因形近似。

35 公有定，字子中，魯人。據索隱，古本家語和史記同，今本家語作公有字子仲，皆屬形近傳寫有誤。

36 后處，字子里，齊人。據索隱，家語與史記同，今本家語作石去字里之者，誤。

37 鄒單，字子家，魯人。鄒單卽家語的縣廩，說見前條考異，禮檀弓篇的梟子，或卽其人。

38 奚容蒧，字子皙，魯人。按索隱引家語，同於史記，今本作奚成者，誤。

39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按氏族略，無罕父氏，惟有宰父，似應作宰父黑，其字，史記集解引家語同，今本家語

作字子黑者，誤。

40 顏祖，字子襄，魯人。按今家語作顏相，字則同，想因形近而誤，并據索隱，司馬貞所見家語古本，無此人名。

41 榮旂，字子旗，魯人。按索隱引家語作榮旂，字子顏。

42 秦祖，字子南，秦人。

43 左人郢，字子行，魯人。

44 句井疆，字子界，衛人。

45 鄭國，字子徒，魯人。（按卽家語的薛邦，說見前）

46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47 原亢，字子籍，魯人。

48 縣成，字子模，魯人。

49 原潔，字子曹，家語作廉絜，字子庸，形近有誤。鄭玄說他是衛人，古史作齊人。

50 燕伋（家語作毅），字子思，秦人。

51 叔仲嚮，字子期，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52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53 樂歆，字子聲，魯人。按今本家語有作樂欣者，形近傳寫有誤。唐以前，家語與史記均作樂歆，見索隱引。

54 公西輿如，字子上，魯人。索隱說家語與史記同。

55 邾戛，字子斂，魯人。按家語作邾選，字同。文翁圖又作國選。考文翁稱國選者，為避漢高祖諱，然則本名邾選，史記邾戛者誤。

56 狄黑，字皙之，衛人。按史記作字皙，索隱說家語同，「之」為衍字。

57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史記集解引家語同，今本家語作孔弗者誤。他在求學時代，曾問行己之道。

孔子告訴他說：「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不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又

追問說：「行己乎？」孔子說：「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

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及後，「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

有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

問疾，是以朋友益疏矣。」孔子不悅。」（說苑）

58 公西葢，字子尚，魯人。

59 步叔綦，字子車，齊人。

60 施之常，字子常，（似當從史記及家語，作施之常，字子恆）魯人。

61 秦非，字子之，魯人。

62 顏噲，字子聲，魯人。

據上所引，里志載從祀者七十六名，內除子思孟子非七十子之列，尚餘七十四人，較之七十七子差三名。按史記與家語，孔子名弟子中有顏路與曾皙，并具見於論語，志或以他二人之子皆正享而不便使配享，乃不書，另有秦冉（字開）顏何（史記字冉家語字曆）連同以上所有，共達七十八名。惟從祀者有子禽在內，實不應常。因據論語子張篇，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足證他非孔子徒，當除去，以是實符七十七子之數。

補白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曰：『居吾語女。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說苑卷十七

第三篇 論語的古人觀

論語除講論孔子及孔門弟子外，又有一部分關於古聖時賢的品評；這些被品評者，皆在當代社會政治上佔有相當地位，更有幾個特殊階級，與我國文化有莫大關係，為全民族所一致崇奉，視為人類的典型人物，其生活的重要可知。我們知道孔子本來不輕易批評人，正如他的話說：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

孔子對於人的態度，既然這麼正直切當，是故不單對於他的門人底講論公平確實，對於一班古人的意見，我們似也應該絕對信任；因為不單他的批評態度好，而且他的批評是基於其真知灼見而發。

（一）三代三聖

唐帝堯，虞帝舜，夏王禹，三人為三代聖主，『仲尼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他們所以得我後世人景仰不衰者有素。惟他們究屬怎樣呢？

（甲）堯舜禹人格的高尙。堯舜禹人格是人生的極範，論語常用『堯舜其猶病諸』一語，說明某種生活之不易；那種生活，假使堯舜尚覺歉然於心，普通的人更宜勉勵以赴，其受孔子重視也如是。

孔子又不單消極的以難能可貴說明堯舜等人格高尙無比，更積極的以具體物事形容其人格怎樣偉大！
大！秦伯篇說：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堯德如天，光被四海，化澤羣黎，致當時民衆形之不足盡其蘊，悉數之不能究其終；『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貢所以稱贊孔子者，即孔子之所以稱贊堯。白虎通論堯之所以諡堯說：

『堯猶蕤蕤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

堯德如天的高明，悠久，廣博，普遍，舜禹又怎麼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秦伯）

舜禹都是以匹夫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却并不以其爲榮爲樂，他們只顧對天下負責，盡其職守，老子所謂『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居。』足證其心包乎天下之外而天下皆小，超乎天下之上而天下皆卑；誠然巍巍乎極其高明，至高無上！

（乙）堯舜禹開創的文化，堯舜禹不單在人格上顯其偉大，而且他們對於中國文化有特別貢獻，可說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創造人；那爲我國主要文化的儒家文化，就是推源於堯，堯以傳舜，舜以傳禹，禹以傳至周孔。正如堯曰篇說：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堯所授舜的道德，皈依爲『中』，這在文化上是一大發明；我國現代之所以有此民族性，有此文化型，皆『中』之爲用。當初舜從堯領受此道，他的生活確果這樣。孔子故贊美他說：

『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中庸）

舜之所以爲舜，即在他能聽堯之訓而執兩用中。白虎通也說：

『舜猶儻儻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也。』

可見舜之得名，又不單信行堯道，更能推而廣之，擴而充之，使其意義更豐富。他後遜位於禹，對禹授其心

傳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

舜授命禹，雖仍爲執中之義，可是說得更較詳細，危微之辨，所以嚴此中之防，精一之旨，所以幾此中之功。禹於受命之餘，他也和舜一樣執中不違。如孔子說：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

禹一生無可滋議，深得孔子嘉許，即在他的生活豐儉得宜，適合中庸之體。他的中庸顯於勤苦力行和敬神愛人上，於是演成後此的墨家文化；墨子即以夏禹爲祖，和仲尼祖述堯舜一樣。

（丙）堯舜禹政治的成績 堯舜禹對於中國文化有過特別貢獻，在政治上尤有相當成績；並且可說他們能使某種文化推行有力，得助於其政治地位者不少。前古帝制政府本有創造文化統治文化的全權，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是；後來孔子要推行他的學說，原也有憑藉政治地位的企圖，無如他的企圖不能實現。所以荀子有言：『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從仲尼起，始以布衣而行王者之事，寢假而中國文化乃由貴族式而漸趨平民化；以前文化貴族色彩濃厚，實以文化背景如此之故。

堯舜禹等除憑藉其政治地位創造文化外，還有甚麼政績呢？我們分開來說：

（子）堯的政績 堯是怎樣爲皇帝呢？『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冕名）純衣，刑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栝，大輅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鋤，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音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墜色，布衣

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蔽，不更爲也。」（通鑑）「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說苑）孔子故贊美他說：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

這是說堯帝的偉大又顯於政治的成功，文章的煥發，禮樂因而美備，法度因而修明，啓累世洪荒之業，開三代治平之基，此帝堯之所以名。至於管子却本於法治觀點說：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土之在甍也，惟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刃也，恣冶之所以爲，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修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丑）舜的政績 舜是怎樣做皇帝呢？「舜之爲君也，上循堯道，下任衆賢，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軛立誹謗木，設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行止，貴德尙齒，藏金巖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俾下服度，於以杜淫邪而絕艷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己南面，無爲而治。」（通鑑）正如孔子的話：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

又荀子說：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照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螻螳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云也。」

韓詩外傳也說：

「昔者舜飯盒無脛，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執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這就是仲弓所說：「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也就是老子所倡的無爲主義。

(寅)禹的政績 禹是怎樣做皇帝呢？孟子說：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離婁下)「禹聞善言則拜。」(公孫丑上)

又說：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離婁下)

孟子所說，一爲禹的自修，一爲禹之臨政，這兩層意義正和五子之歌所述禹訓一樣：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他能這麼儉約自奉，重固邦本，以致人民愛戴，沒齒不忘。他後來奉行堯舜故事讓位於賢，「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

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孟子萬章上)

(二)殷末三仁

據微子篇說：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甲)微子 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王庶兄，食采於微而名；微爲國，子爲爵。初爲紂卿士，紂無道而屢諫不

從及祖尹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政，滅阬阬，懼大禍將至，特以告紂。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或去，未卽自決，乃和太師箕子、少師比干商量，商書微子篇記其事說：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或弗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澤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去，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願行遜。』』

關於微子去處，這篇陳義很詳，箕子告微子不可不去，以存殷祀，自己有不得不留的苦衷，所謂『自靖』，卽各盡其義之所當盡。按這篇，原屬微子與箕子、比干謀，獨有箕子作答，比干或以死志已決，箕子『自靖』之詞正合心意，乃不復有所言說呢？他們三人行爲雖不一致，志操則同，孔子故說三仁。

微子自與箕子、比干商量去就後，比干諫而被刳，微子說：『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主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據左傳：『楚子克許，許男面縛，御壁，衰絰，與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遽伯，逢伯對楚子說：『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史記宋世家也說：『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按這話不可靠，微子去志既決，早懷喪不臣周之心，何得這麼卑躬屈節來？

降！左傳逢伯特爲許男開脫之詞，并非實有其事；史記又因誤以左傳爲真，失於不察。後來紂子武庚作亂受誅，周公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申以微子之命，國於宋；是周求微子，非微子投周。微子既經就國，因其仁賢而得殷餘民愛戴，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檀弓所謂「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

(乙)箕子 箕子名胥餘，食采於箕而名。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嘆息說：「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匱，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台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既而紂愈淫佚，作炮烙刑，箕子諫不聽，或說：「可以去矣。」他說：「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傳之爲箕子操。

武王克殷，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後武王又訪箕子問道，箕子乃爲陳禹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七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這是箕子對於當代一大貢獻，洪範乃古代政治原理和最有系統的哲學。除洪範外，另傳箕子作有麥秀之詩，說因箕子朝周，過故殷墟，看見宮室盡爲禾黍，極爲傷感，乃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按這詩歌有不可信者二，一則箕子爲殷故臣，不應斥紂爲狡童；二則箕子原不臣周，何顛來朝，或說箕子既不臣周而朝周，爲甚麼他又陳禹洪範呢？蘇氏說：「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箕子墓在今朝鮮平壤。

(丙)比干 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佯狂爲奴說：『王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於是陳述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紂大怒說：『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就殺比干，刳視其心。

(三)周的至德

論語稱周的至德者二，一爲泰伯，一爲文王。

(甲)泰伯 孔子說：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

泰伯三讓天下事，吳越春秋說：『古公(即大王亶父)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賢，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命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薨，泰伯仲雍歸，喪事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辭不受，故曰三以天下讓。』三讓而不明著其德，是故民無得而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 孔子稱爲至德也宜。惟其讓天下是指誰家天下呢？據朱子註：『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云云。』照這說話，大王原是一個大野心家，早已蓄意謀佔王位，泰伯不子同意而失繼承權，那麼，他讓天下是讓商，非讓周。朱子這解釋，有兩個根據：一是左傳宮之奇說：『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僖公五年) 一是詩說：『至於大王，實始戡商。』惟左傳僖五年所載宮之奇語原不十分可靠，朱子自己也曾據宮之奇『虞不臘矣』一語，斷定爲秦人言。至詩『戡商』之義，也有另解，戡即福，言大王始受福於商，并非剪除之意。是故泰伯

之讓，當以三次讓位爲是。

(乙)文王 秦伯既不與立，大王傳位於季歷，是爲王季；王季傳昌，卽爲文王。孔子指着文王說：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秦伯)

文王的至德，是在以三分之二的天下爲殷臣，他怎會得三分之二的天下呢？據呂氏春秋說：『西伯(卽文王)立靈台，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卽其主，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餒者三千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照這說，似乎西伯有得三分之二的天下卽爲澤及枯骨一事，實則這不過西伯仁政的一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咨於二鮒，度於閔天，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於是伯夷嚮熊之徒咸至。』似此，天下之民何得不皈依？民既皈依於他，紂王忌之也切，經崇侯虎譖言，囚西伯於羑里。西伯并不因而怨紂，反倒利用那種境遇，演易八卦爲六十四卦，對中國文化作一極有價值的發明。孔子故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方西伯被囚於羑里，失去自由，閔天之徒設法營救，獻上美女寶物，紂王大悅，乃赦西伯，并賜以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明年伐大戎，得呂尙；又明年伐密須，都於程；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卬；又明年伐崇，作豐邑，遷都於此。『文王侵密，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西洛之地，赤墻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韓非子)看到這些史實，足知文王奄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也非偶然。這麼天與人皈依不以爲意，紂雖無道至極而能終身不二，非至德者何能這樣？北宮文子故說：『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

力，小國懷其德，一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午懼而飯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頌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四）兩大霸王

霸業始於齊桓，繼成於晉文；至孔子時，霸業已經衰歇。孔子曾就齊桓晉文的事加以品評說：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憲問）

本來「仲尼之徒，羞稱五霸。」「無道桓文之事者。」孔子當日爲甚麼又這樣加以評論呢？孔子說這，正是要人知道霸術的不可尙，不足尙，一個較低一個，齊桓猶有片善，晉文則愈乖違，况欲步他們後塵而又不加的呢？從此可見降至春秋時代，不但王道與霸術顯有高低，就是霸術和霸術也令人有江河日下之感！

（五）魯卿大夫

魯國卿大夫經論語提論者，有臧文仲、季文子、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孟之反等人；這些人在人格上雖不完全，却是各人皆有偏長可取，所以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憲問）

（甲）臧文仲 世本說魯孝公生僖伯，彊字子臧，是臧氏之始；臧文仲卽僖伯彊的曾孫，名辰，時有智者之稱。孔子却不以爲然說：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公治長）

孔子不單說他不知，而且指責他說：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衛靈公）

據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即柳下惠）……齊侯乃還。』魯國因柳下惠的話而得免戰禍，他的賢才可以概見，使展喜而必使先去請教他哥哥，則其賢才為魯政府所熟悉也可知。臧文仲為魯卿相，有推賢薦能之任，明知柳下惠賢而不任用，豈非怕柳下惠奪去他的地位？竊位之嫌在所不免。雖然，魯豈止一臧文仲呢？當代又豈止一魯國有他這種人呢？孔子周遊列國而不見用於諸侯，實也以無卿大夫推用之故；孔子此言，頗堪耐人尋味。

總其一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辟雍）縱逆祀，（事太廟）（辟僖公）祀爰居，（海鳥名）三不知也。』

（乙）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為魯元卿，人頗謹慎。公治長說：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人的行為魯莽，草率，多由於不用思想；季文子能够三思而後行，（如左傳文公六年秋，使季文子聘於晉，求道喪之禮以行，預備不虞）似有過人之處。然而孔子又覺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思不可少，過思也不必，因為是非可否，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以多思為尚。像季文子於宣公篡立，應申討而不為，反為出使賂齊，以定公位，是何等優柔！這是過思的人易犯的弊病，常多顧慮。雖然，季文子在魯卿大夫中，仍為可取之士，以致左傳作者為之蓋棺論定說：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丙〕臧武仲 武仲名紇，即文仲孫，父名宣叔。孔子雖不承認文仲爲智者，却告訴子路爲人當有武仲之智。據左傳，武仲預知衛獻公將復國，（襄公十四年）阻止季孫鑄鼎銘功，（十九年）譏季氏受郟庶其之叛，說招致外盜乃引起之因，（二十一年）知齊侯將敗而不受其邑，（二十三年）凡此諸端，皆足顯明他是明理先見，智過常人。甚至在於當代社會，他有聖人之譽，所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二十二）這雖是御叔輕慢的態度，譏諷的口調，却可爲臧武仲已著聖譽於當代的反證。雖然武仲有相當的智識，行爲究有虧欠，曾經阿順季氏廢長立幼，樹敵招怨，致不見容於孟孫，不能在魯容身。孔子故說：

「智則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顏回也說：

「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鏗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家語）

按武仲號稱聖人，還有這些缺點，無非利令智昏，以爲季氏執政，從其所好，則可以固祿位，不料終因而獲罪出奔。既而請求立後，又爲識者不取，總總是私利之過。孔子說：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憲問）

按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奔邾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三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丁〕孟公綽 孟公綽在魯以寡欲名。孔子曾說：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憲問〕

困勉錄說：「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蓋廉靜而短於才者，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尙優；若使他做大夫，卽滕薛且不可。」

〔戊〕卞莊子 卞莊子名已失傳，只曉得他是曹叔振鐸之後；曹叔支庶有食采於卞者，因以爲氏。卞莊子

以勇名，除論語憲問一提及外，據春秋後語說：

「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

又韓詩外傳說：

「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也。」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上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職也；今士節小具，而

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沒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己)孟之反 孟之反爲魯孟氏族人，名側。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師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聽了，贊美他說：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雍也)

孟之反斷後以保全右師，使各士卒從容退飯，於敗軍中立功，他却在此後而言非敢在後，不進非徒係馬力而言馬不進，不獨有功不居，反倒自掩其能。老子說：「夫惟不居，是以不去。」(道德經二章)孔子贊之也宜。

附二名士

論語除魯卿大夫外，又提過兩個名士，一名微生高，一名原壤。孔子論到微生高說：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冶長)

程子說：「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說：「是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無，謂直；聖人觀人於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鐘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

至於原壤，爲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的後人，和孔子素有交往；他的行爲，放乎禮法之外。禮檀弓說：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晉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母死不悲，還能有心放歌，這和孔子態度是怎樣相反！孔子仍本其親故不失為親故之意，盡其在我以為之助。他那麼藐棄禮法，違反人情，孔子也并不加以指斥，以這種人當大事尚且如此，聖人能怎麼樣呢？雖然，那也要看情勢而定，孔子固非不欲教他，孟子所謂：『不屑教誨之者，是亦教誨之而已。』是故到了後來，孔子雖未和他絕交，他又覺得盡其故人本分，不得不稍予指正其行為的乖謬。正如憲問篇說：

『原壤夷俟，子曰：『幼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孔子看他這種人空長百歲，白佔地土，不過為一社會蠹賊而已，既無善狀足述，徒行傷風敗俗，人生不求有點貢獻於社會人羣，有甚麼價值呢？

(六) 衛諸君子

從前吳季札歷聘至衛，看見蘧伯玉、史狗、史魚、公子荆、公叔文子、公子朝等人說：『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所以衛國是個多君子的國，國家就靠他們那些人存在。說苑故說：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今蘧伯玉為政，……其佐多賢，未可以加兵也。』簡子按兵不動。』(奉使篇)

論語也說：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買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憲問)

足見衛國前後數十年，完全是那些君子支撐着！如王孫買等雖不足語於君子之堂，尚也有相當幹才，配居君子之位。孔子在衛多年，與諸賢大夫時相過從，并會屢主蘧伯玉家，對於他們都有相當論評。

(甲) 蘧伯玉 伯玉名瑗，有賢名於當代。孔子贊美他說：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

孔子贊許蘧伯玉，這裏是就從政的觀點和處世的態度上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正是孔子的人生態度。按蘧伯玉有道則進，無道則退，事詳左傳襄公十四年及二十六年：孫文子謀害衛獻公，『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既而『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正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因爲衛獻公之出，咎由自取，入又不得其正，此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蘧伯玉故皆不與聞。孔子以爲義，蘧伯玉何以這麼明於去就呢？考其生平，蘧伯玉是個嚴於自修的人，對於處世爲人之道，虔思有素，始能當機立斷，去非從是。他平常是怎樣虔修呢？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蘧伯玉)

孔子贊美使者答辭得體，無異贊美蘧伯玉虔修得宜。淮南子故說：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莊子則陽也說：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一個這麼講究修養的人，無怪他不失爲君子；不單孔子認識他人格高尚，連那淫婦南子也欽佩他。如小

學內篇說：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磷磷，至闕而止；過闕後，依然有聲。問夫人曰：『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乙) 寧武子 寧武子名俞，莊子子。孔子論到他說：

「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治長）

按左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世。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者，智謀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朱註）

(丙) 史魚 史魚名鱗，世爲衛太史。孔子論到他說：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靈公）

何以見得史魚爲人直道而行呢？新序說：「衛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鱗患之，數以諫靈公，不聽。史鱗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史鱗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寢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北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卷一）

(丁) 公叔文子 文子爲公叔發的諡號，他怎麼配得這名呢？

(子)文子的得名 論語說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憲問)

孔子據公叔發不尸位素餐，不拘分賤下，能够推賢選能，許其足以稱文。這不過是孔子個人偶然有所感而言，至其得這諡號的經過，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徐文豹作亂殺衛侯之兄懿)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丑)文子的家產 據上引禮記，文子曾爲粥與國之飢民，他怎能這樣博施濟衆呢？原來他在衛國是個有名的財主。據左傳說：「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鱣而告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鱣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衛公叔戍奔魯。(定公十三年)

(寅)文子的自修 文子治人嚴，自治更嚴，以致人誤傳其不言，不笑，不取，所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憲問)

孔子雖以公明賈之言不必然，然而時人相傳他不言不笑不取，未始無因，其爲人也廉靜寡慾可見。

(卯)文子的政治 又據諡號中，稱文子聽政，修班制，似乎文子爲政很重秩序，主嚴肅，所以說苑說：「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政理)對於他這種嚴厲主張，時人頗有非議，說是「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文子主內政雖嚴，對於外交又很和平善易，左傳「魯定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蓋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聲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夫將多陽虎之罪而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定公六年)

(戊)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以其居次，連稱仲叔圉，文子也是他的諡號。按汲冢書說：「周公旦制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原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孔圉也以文爲諡號，又是屬那一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

孔文子之所以爲文，據孔子說，不在其才堪經緯天地，或是道德博原，乃是因他好學問故。他的才幹，孔子以其善治賓客，大概孔子至衛，常受他的招待，請教孔子之處必多，孔子故這麼說。照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筮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文子留住仲尼，是他分內事，何況孔子行是因他不合道呢？他連那種事也

拿來問孔子，則其平素和孔子探討其他學問也可知。

(己)祝鮀。祝鮀字子魚，爲衛大祝，論語故說他有治宗廟之才，孔子并說他也善詞令。關於他的職守，與說辭，可參左傳定公四年說：「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其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釐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庚)王孫賈。賈係周大夫，王孫滿之後，當時爲衛權臣，掌兵柄，曾藉媚寵媚與之喻，暗示孔子附己以便執政，孔子雖不直其所爲，卻也承認他有相當軍事才。他長於軍事，可從以下一段事實看出：「晉師將盟，靈公於剽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君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陀按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政，公與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政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我病何如矣？』皆曰：

「五伐我，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另據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玉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與隅百竈，是以不寒；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可見王孫賈雖非賢者，卻也頗能顧及民衆。

(辛)公子荆 荆字南楚，爲衛公子，曾得吳季札賞識，孔子也覺得他沒有時下一班公子奢侈惡習，曾加激賞。子路篤說：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居室本於居心，寡營由於寡欲。操心勝者，有病於欲足；貪心勝者，務求於盡美。公子荆能這麼謹身節用，持盈戒滿，難怪季札既稱其賢，孔子又贊其善。

(七)齊三賢臣

(甲)管仲 管仲字夷吾，顯上人。

(子)管仲執政的功業 據史記說：「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今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服齊。」(管晏列傳)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以復振。是故憲問篤說：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丑)管仲人格的品評

「或問：『管仲』」子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伯，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意問)

伯氏駢邑被奪，以致家人生活困窮，然而對於管仲并不懷恨，自是以爲管仲應該享受那些，自己不配。孔子故許其爲人！雖然，孔子單承認他不失爲人而已，不可以語聖賢；又但說「如其仁」而已，并非就是仁者。原來管仲在人格上有許多欠全之處，正如八佾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註一)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二)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論政，以禮爲四維之首，其重視禮的價值可知。桓公三十三年，盟諸侯於魯之寧母，管仲請桓公招摯以禮。三十五年，天子賜胙，管仲告桓公拜受以禮。三十八年，管仲奉命平戎，辭受上卿之禮。這些事，都足以構成時人一般以爲管仲知禮的觀念。然而孔子以其樹塞門，有反坫如邦君，跡近於僭，不禮之甚！是故管仲非以禮讓爲國之士，僅能做到以力假人而霸，只因他單使桓公爲霸主而止，未能施行王道。孔子故雖一面稱其功業不凡，究屬局量褻淺，規模卑狹。

(乙)晏平仲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據史記，晏平仲爲孔子在齊所敬事之人；我在上文說過孔子至

齊當不止一次，爲期而且很久，是故對於晏子人格有極長時間的體認。本乎他的經驗而批評晏子說：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

孔子在齊若沒有好多年，何能說晏子久交而不失敬？至於晏子善交，歷史上還有一段佳話：「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飯，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憮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絀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管晏列傳）

附晏平仲事略（據左傳）

齊莊公三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襄公二十二年）

莊公六年夏，五月乙亥，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立於崔氏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死乎？」曰：「君死安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而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飯？」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曰：「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子杵臼，是爲景公。……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襄公二十五年）

慶氏亡……與晏子擗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

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郟，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郟，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媿，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襄公二十八年）

景公四年，吳季札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飯，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子施）高（子真）之難。（襄公二十九年）（難作於昭十年）

九年春，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與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飯於陳氏……」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昭公三年）

十六年，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彌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馳，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

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曰：「助欒高乎？」曰：「庸愈乎？」
「然則飯乎？」曰：「君伐焉飯。」公召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反老於莒。（昭公十年）

二十六年，景公疥，遂疴，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子猶（梁丘據字）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濟之以水，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獻無言，時靡有爭。』（詩頌）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五聲外加變宮變徵）八風，九歌，（六府三事）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必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謂可；君所謂否，據亦謂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臺，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而後大公因

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昭公二十二年）

三十二年冬，齊有慧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君無遠德，方國將至，何患於慧？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參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販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昭公二十六年）

齊景公好治宮室，嘗起大宮，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甚。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與敵，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宮之役乎？寡人將罷。」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

凍餒。（晏子春秋）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共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決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而去。（韓詩外傳）

晏子爲齊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飯，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管晏列傳）

晏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雖相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

（丙）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齊賢大夫之一，功勳雖不及管晏，品德卻有可取。曾經有人拿他來和孔子討論說：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治卷）

孔子雖因陳文子但能消極的避惡而不能除惡，不承認他人格已到頂點的仁，卻以他爲清，清是不貪財，不戀位，較俗子也高一等。按崔子弑齊莊公，在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陳文子因而外遊，直至齊景公二年始返。

（八）楚二令尹

論語對於楚大夫有所評論者，爲子文和子西；子文爲令尹於楚成王時，子西則於楚昭王時爲令尹。

(甲)子文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他命名的由來，據左傳說：「初，若敖娶於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育於邾，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飯，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論語關於他的人生，曾有如下的討論：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治長)

孔子許子文爲忠，而不許其爲仁，足見忠不能概括仁，仁是元德。至於子文的忠，見於以下書傳，據左傳說：「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莊公三十年)「緇布以朝，鹿裘以處，燂明而立朝，日晦而飯，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爲政度材以用人，溥惠以撫下，自究厥心，不遑他恤。」(戰國策楚策)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主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之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說苑)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饑子文；至……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勒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矣。』(國語楚語)他的人生態度及其從政的勤勞，由這些記載裏可看出。

(乙)子西 春秋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鬬宜申及公子申，皆以子西爲字；按駟夏未當國，宜申爲亂臣賊子，皆不足論。論語所論者當屬與孔子同時的公子申。憲問篇記：

「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孔子看子西就是那麼一個人而已，無庸褒貶；說他無可取也不可。朱子說：「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事詳左傳昭公三十年定公六年哀公元年又十五年又十六年）

（九）鄭賢子產

子產爲鄭穆公孫，乃以公孫爲姓，名僑；其氏族在鄭原最卑弱，因子產而始昌盛。孔子於當代列國賢士大夫，多所敬事，子產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從經史裏，可知孔子佩服子產之至。論語論子產者有二大端：

（甲）子產的爲政。子產從政四十餘年，爲相也有一十八載，振衰起敝，安內睦外，鄭國賴以數世平泰。子產功誠不小。雖然，總其成者爲子產，尙得多少輔佐之力；要在他能集思廣益，善與人同。孔子故說：

「爲命，裨諶卓創之，世叔（姓游名吉即左傳子大叔）討論之，行人子羽（公孫揮）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禮記）

「爲命」雖是指外交辭令而言，僅爲鄭政一端；可是他於外交辭令既然這麼審慎周詳，由此一端即可推及其餘。是故左傳論「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爲政不拘己見，兼採衆長，於此描述無遺；他也不單於同僚中留意可否，更善於觀民風以驗得失，以定去取。是故「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

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事，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損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豈唯二三臣？」仲尼開是語也。（按孔子時年僅十歲，此必以後所聞，實非當日所說，作傳人并案錄此，以便參閱左傳中這種筆例很多。）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襄公三十一年）子產對於他人議論，抱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雖未聞言而拜，不幾也，等於禹德呢？孟子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公孫丑上）然則子產擇能而使，不毀鄉校，豈不有大舜的風度呢？

（乙）子產的人格 子產人格，在他政治生活中可看出他的偉大，論語論到他有二處，一則論子產爲君子說：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治長）

一則論子產爲惠人說：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憲問）

附子產事略（續左傳）

鄭簡公元年，夏四月，「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襄公八年）

三年，冬十月，戊辰，『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飯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辟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仆，盜衆盡死……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違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襄公十年）

十二年，秋八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公十九年）

十五年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愚，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讎，敵邑是懼，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圍之。」』（襄公二十二年）

十七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吾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小雅）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邇至遠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

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以齒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襄公二十四年）

十八年，鄭子產獻捷（子展伐陳有功）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名，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當陳燧者，井墮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見魯僖公二十八年）文公（晉侯）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辟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襄公二十五年）

同年十二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預言程鄭將死果驗）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十九年三月，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服，禮也；臣之位，在四。」（次於子展子西長霄）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襄公二十六年）

同年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遺而飯，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鬻於勇，蓄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

二十一年秋，蔡侯販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且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如是者恆有子禍。」（襄公二十八年）

同年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飯，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二十二年，鄭子展卒，子皮卽位。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敗。」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亡矣。」（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三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駟（子皙）良（伯有）方爭，未知所成……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襄公三十年）

同年六月，子產如陳，洩盟，飯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不亡乎？不過十年矣。」（至昭公八年楚滅陳）

同年秋七月，駟氏攻良，伯有奔雍梁。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始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子石）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伯有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驪，子產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焉，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叛。」……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子張（丰卷字）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公三十年）另據史記：「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絜，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失遺，四年，田器無缺，五年，不令而治。」呂氏春秋也說：「子產相政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二十四年夏六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修葺繕，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白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主也，宮室卑庳，無觀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賓至如飯，無虞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錡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語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煩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餕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睦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大雅）其知之矣。（襄公三十一年）

同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二十五年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闔門之外，實薰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視同於六卿）子產弗討。（昭公元年）

同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皞、櫟、邲，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楚公子圍果弑王篡位，是爲靈王。鄭游吉如楚，葬邲，敖（楚之先王）且聘主君，飯，謂子產曰：「其行器矣！」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昭公元年）

二十六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其罪而速之死。（昭公二年）
二十八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諺之曰：「其父死於路，（子產父見殺於尉氏）己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遷矣。」（昭公四年）

三十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子產復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昭公六年）

三十一年，鄭子產聘於晉。韓宣子曰：「寡人寢疾，……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飯州田於韓宣子。（昭公七年）

同年，鄭人相斲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

三十六年，三月，鄭簡公卒，司墓之室當道不毀，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昭公十二年）

鄭定公元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朝嗣君。（晉昭公新立）晉侯享諸侯，子產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昭公十二年）

二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子產飯，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昭公十三年）

五年三月，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禍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昭公十六年）

七年，夏五月，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新稜）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昭公十八年）

八年，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晉人舍之。（昭公十九年）

同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或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昭公二十年）

（十）一班逸民

甚麼叫逸民？後漢書逸民傳說：「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會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蹠，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慨，或疵物以潔其精。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木哉？亦云盡性所至而已。雖蟬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利者乎！」故逸民大都是些清高之士，他的人格雖不完全，雖非至上，自也有相當價值。論語所載「荷蕢」「晨門」「長沮桀溺」以及荷蓀

丈人之流，皆屬當代逸民，孔子似未深加注意，他對於歷來逸民惟取七人，那七人呢？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微子）

按這七個逸民，最可取者爲伯夷、叔齊，其次爲柳下惠、少連，再則爲虞仲、夷逸。至於朱張，不見其他經傳，王弼說朱張字子弓，卽荀子所說的那人，後來王應麟故說「朱張行與孔子同。」（困學紀聞）按孔子於絃論七人之餘，說「我則異於是。」足見這些逸民的行爲，志趣，都和孔子不同，何可說「朱張行與孔子同」呢？荀子以子弓與孔子連稱，乃論語的仲弓，上篇仲弓條已論及，王應麟殆因王弼語而又誤會者。假使朱張與荀子的子弓爲一人，則其行爲很高尚，仲尼何獨不品評而表彰他呢？而且荀子大儒，何得崇拜逸民某如孔子呢？他也是說一個大儒的生活態度，何嘗說逸民呢？故以朱張爲子弓之說不足憑，他的事跡無可考見，孔子除一提其名外也未及其生活之究竟，我們也只好捨而不談。

（甲）伯夷、叔齊。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皆孤竹君之子。伯叔乃其兄弟行，夷、齊爲其諡號。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據史記說：「初，孤竹君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名譽）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飯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採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飯矣！吁嗟祖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另據汲冢周書說：「夷齊隱於首陽山，或告之曰：『膾子在也。』父師在夷，即孤竹而君之，以夾爇王燼，商可復也。」夷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將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採薇爲？天下爲周之天下，薇亦周薇也。採薇而食，無乃願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按伯夷尊父命，叔齊重倫常，視尊榮如敝屣，隱居以求其志，聞西伯賢而來就養，見武王伐而不臣周，此孔子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是。孟子根據這些史實也說：

又說：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告子下）

又說：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人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公孫丑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萬章下）

可見伯夷叔齊持身謹嚴，爲人孤介，雖然在嚴峻孤立中，他們也并不失爲寬厚長者。孔子故說：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公治長）

他們叩馬直諫武王，棄周而去，仍未致獲罪者，其意可耐人尋思；雖有太公以其爲義而免難，當也由於他們平日不招人怨所致。他們不招人怨，是因他們寬厚而不念舊惡；不念舊惡而居心寬厚的人，對人自會曲予體諒，對己自會安常守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所以我們若以爲像伯夷叔齊這種人，身世殊堪悲憫，令人憤懣，那卻大謬不然。正如

「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

（乙）柳下惠少連。少連是甚麼人？孔子說：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禮檀弓）

孔子稱獎少連，雖生於夷地，仍諳禮教；他惟知禮，言故中倫有次，行故中倫有義。雖然，孔子說他和柳下惠也就只有這些長處，他們究還不會潔身自好，少連怎樣降志辱身已不可考，至於柳下惠則屢見黜，微子篤說：「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列女傳說：

「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乃無廢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

是故孟子曾說：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告子下）

又說：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公孫丑上）

柳下惠只因不屑去，難免其身不辱。孟子故說：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孫丑上）

雖然伯夷和柳下惠都有缺點，都非至聖，究竟孟子說：

「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盡心下）

又說：

「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齊章下）

這樣看來，柳下惠的品格還是何等高貴！

按柳下惠本屬魯之公族展氏，名獲，字季禽，父名無駭，兄名盜跖，有弟展喜仕魯爲大夫，他因食邑柳下，以惠爲諡，後人故稱柳下惠。他之所以以惠爲諡，據列女傳說：「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誅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傷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惟過三黜，終不去兮，愷弟君子，永能屬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

(丙) 虞仲夷逸 虞仲爲泰伯弟，古公次子，他曾偕兄逃荆，讓位於弟，以成父志；荆蠻服其義行，從而歸之者千餘家，自號爲勾吳。大伯卒，無子，仲雍嗣，斷髮文身，羸衣爲飾。君子說：「泰伯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夷逸爲夷詭諸後，齊大夫夷仲年，邾大夫夷射姑，皆其同族；夷逸獨隱不仕，本名不傳，以逸爲名。相傳有人勸他爲官，他說：「吾譬則牛也，寧服輓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牲乎？」

孔子說他們二人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所以他們雖然未必如柳下惠少連之言皆中倫，行皆中慮，究非潔身亂倫，害義傷教者可比，是故荷蓀丈人及長沮等皆不足道。此孔子所以但舉他們幾個逸民以示範呢？

註一 三版，台名；台爲方形，上下中方各幾千尺。據說苑說，管仲築此，特以自傷於民。

註二 樹塞門者，卽屏蔽內外之意。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版，士以帷。管仲隱以椽而竟用木，此其僭妄。

反坫，爲諸侯酬酢，反饋於其上之禮。趙氏說：「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論語與做人

245.00

外加運費匯費

編者 袁定安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